T 2432/1348 (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4 1951
01

繪圖校正

東西洋考

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東西洋考序

昔輶軒使者握槧懷鉛採四方之方言謠俗以備掌故然皆寰瀛以内事耳島嶼窅隔波臣間以自非躬履其地未易辨悉即

履其地足自雖深心遠綜要然
視筆方手門指畫無異地氣脩
員膺澤謬擢衡之綴著澤海
國也其民辛力何耶亦之徑如
口業張艤艎趁遠夷為奴券而

諸夷蓋道如譯變興百物云閩寅
如城肅已署耶蒙安占余賞回
抵將圖維船以陋進商民細詢
其疾苦瞭則粗及為奴事時分
歸恆靈之亦絕慘乎莫多異函

者並張圖而又竊評讀圖羅時
一漲海發大舟也此接船人行旅
引何以從來爲未通乎圖乃先
代貢舶由閩粵來朝者又何以
要船不至者多人言必傳保之訛

乃紀載闕然良以壇墠謹爲台
之文誰爲知之手蕭公謂余曰
子其圖之已將之閩前往陶夫
當禮聘孝廉張紹和載筆從事
功未及後特孝廉方峨景山樓

氣強出之俾竟勁爲自秋抄至
冬終九四閱月書既成而鍥劂
亦隨竣余取而竟讀之如極船
入江孫某港去即古之某國壁
之鴻飛天表楚以爲已越以爲

危乃今而臨當一匹夫山河
之勝列風土之宰氣與夫順逆
之異情強弱之殊勢成敗之際
變豐嗇之遷更識一展卷洪纖
而迷而文緯孝權雙如來允之

有目之所造福中無人之所觸
殊華異畫收鑒識悉備昌斯考
之大錢也海上人為余言中矣
人時為業橫赤孫手以詐
闌入名為方物商人坐此破產

皇上仁聖二尺一寸商人羈償撤
中貴遣部為滌條緒為自受予
珍之宣
聖天子恩德明珠大貝悉聽賈人
自有之無限採此進為方今庭

纂揆是編以報曰邑職方之名
紀主要之逸叢也而以供史氏
他日之採並煩輶軒躬訊其地
權臣不敏藉以不尸素云耳
時

萬曆戊午人日金陵王起宗書
於三事綠思軒

東西洋考目錄

卷之一
西洋列國考
交阯 清華 順化 廣南 新州 提夷
卷之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 暹羅 六坤
卷之三
西洋列國考

下港 加留吧 東埔寨 大泥 吉蘭丹

舊港 占卑

卷之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啞齊 彭亨 柔佛 丁機宜

思吉港 文郎馬神 池悶

卷之五

東洋列國考 東番考附

呂宋 大港 南旺 玳瑁 中邦 呂蓬 磨荖央 以寧 屋黨 朔霧

蘇祿 高藥 猫里務 樵老 沙瑤吶嗶嘽 班隘

美洛居 文萊 雞籠淡水

卷之六

外紀考

日本 紅毛番

卷之七

稅餉考 水餉 陸餉 督餉職官 公署

卷之八

舟師考 內港水程 二洋針路 祭祀 占驗 水醒水忌 定日惡風 潮汐

卷之九
稅璫考
卷之十
藝文考
卷之十一
藝文考
卷之十二
逸事考

東西洋考

凡例

一島外諸國惟交阯占城暹羅彭亨呂宋蘇祿舶人所稱尚沿故號若下港之爲爪哇柬埔寨之爲眞臘大泥之爲渤泥舊港之爲三佛齊麻六中之爲蒲剌加啞齊之爲蘇門答剌思吉港之爲蘇吉丹遲悶之爲吉里地悶文萊之爲婆羅猫里務之爲合猫里往往訛璞爲朴認魯稱魚是必質之方言參之鄰壤驗之謠俗方物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能得其主名用心良苦今於屬𢷎輙書古號若標題某國則仍依舶人給引之舊使俗眼易于披閱而里耳可以不驚也

一古城之先爲林邑在唐爲環王暹羅之先爲赤土婆羅剎後又爲暹與羅斛二國爪哇之先爲闍婆亦曰社婆三佛齊之先爲干陀利蒲剌加之先爲哥羅富沙蘇門答剌之先爲大食即宿學不能綜其變而名其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尚誤稱占城前代不入中國況豎儒哉自非

窮搜千卷鮮不迷亂余所稱引俱本于先正所論次而折衷之非敢臆見妄爲牽合也

一諸國前代之事史籍倍詳而　明興以來爲畧即國初之事掌故粗備而嘉隆以後爲尤畧每見近代作者叙次外夷於近事無可縷指輙帛此後朝貢不絕一語唐塞譬之爲人作家傳叙先觀門閥甚都至後來結束殊蕭索豈非缺陷余每恨之間採于邸報所抄傳與故老所譚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資庶見大全要歸傳

信

一列國各立一傳如史體其後附載山川方物如一統志體以其爲舶政而設故交易終焉

一集唐所載皆賈舶所之若琉球朝鮮雖我天朝屬國然賈人所未嘗往亦不掇入惑曰日本紅夷何以特書書其梗賈舶者也

一司關者其人强半見在不便立傳第賢者又不宜泯沒聊于各名下爲誌數語其有碑可採者亦附載名下以見繫思倘碑出溢情與本宦名實不相肖則剟不錄

一紀稅璫者何曰史不有宦者傳乎間一展卷如久病暫蘇追念呻吟嘗藥之候悲喜交集乃國醫之功不可誣也即附逐璫疏于後如譜良劑焉

一舶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爲特考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爲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爲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爲鎔成一片沿途直叙中有迂路入某

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軌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
提頭直敘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幾尺幅
具有全海稍便披閱若謂新豐之雞犬識路穆
滿之臺榭積蘇則吾豈敢
一藝文逸事不載者尚多無論搜剔所未及即
余自能覩記者亦僅行其一臠聊待後人之補
入

張燮紹和識

東西洋考

主脩姓氏

督餉別駕金陵王起宗梓
署郡司李泰和蕭 基訂正
龍邑令君荆溪吳 奕參定
前澄令君檇李陶 鎔咨訪
澄邑令君臨川傅 櫆參閱

纂脩姓氏

海濵逸史龍溪張 燮撰次

東西海洋
輿圖考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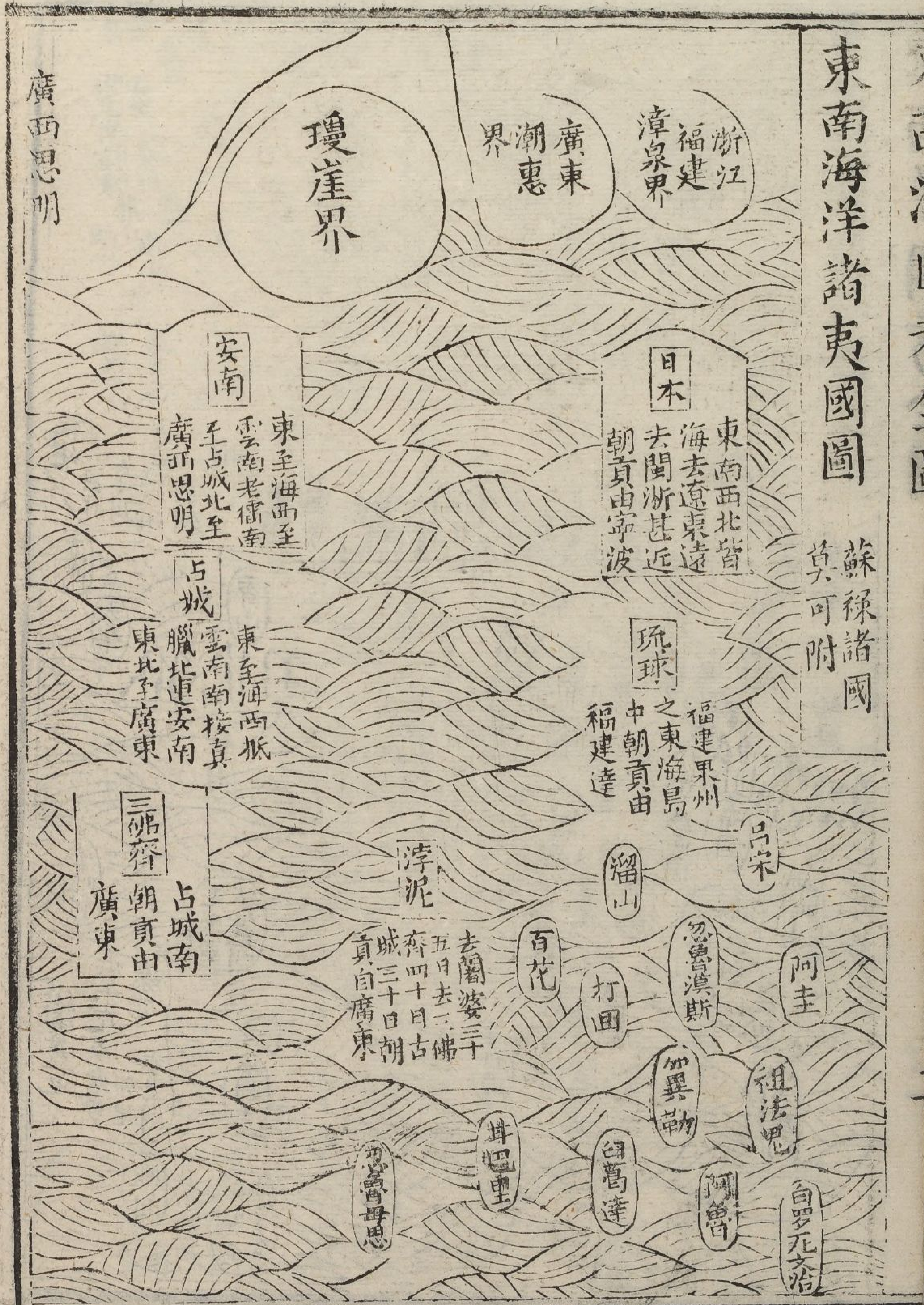
東西南海夷諸國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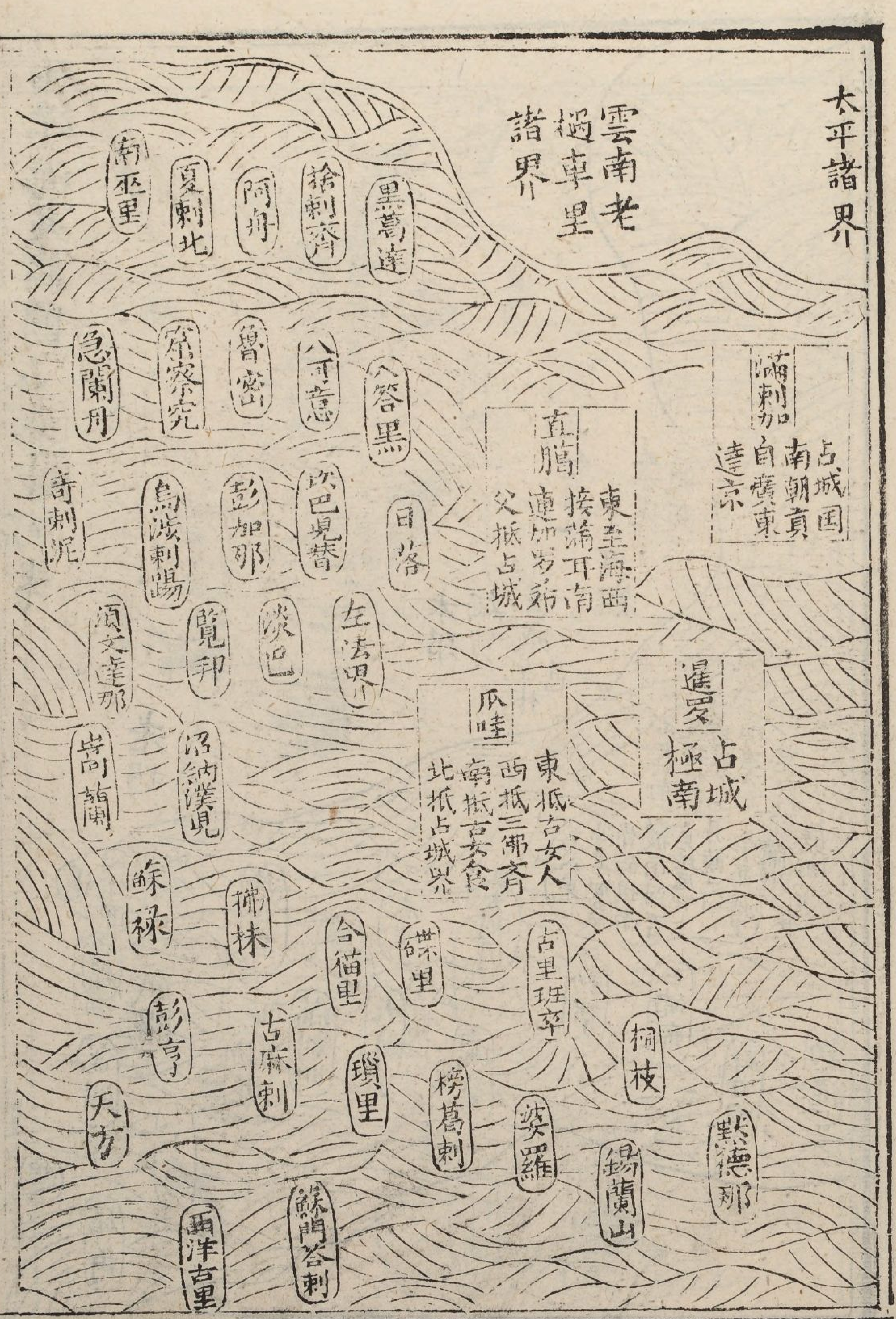
界內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風迅不常難以里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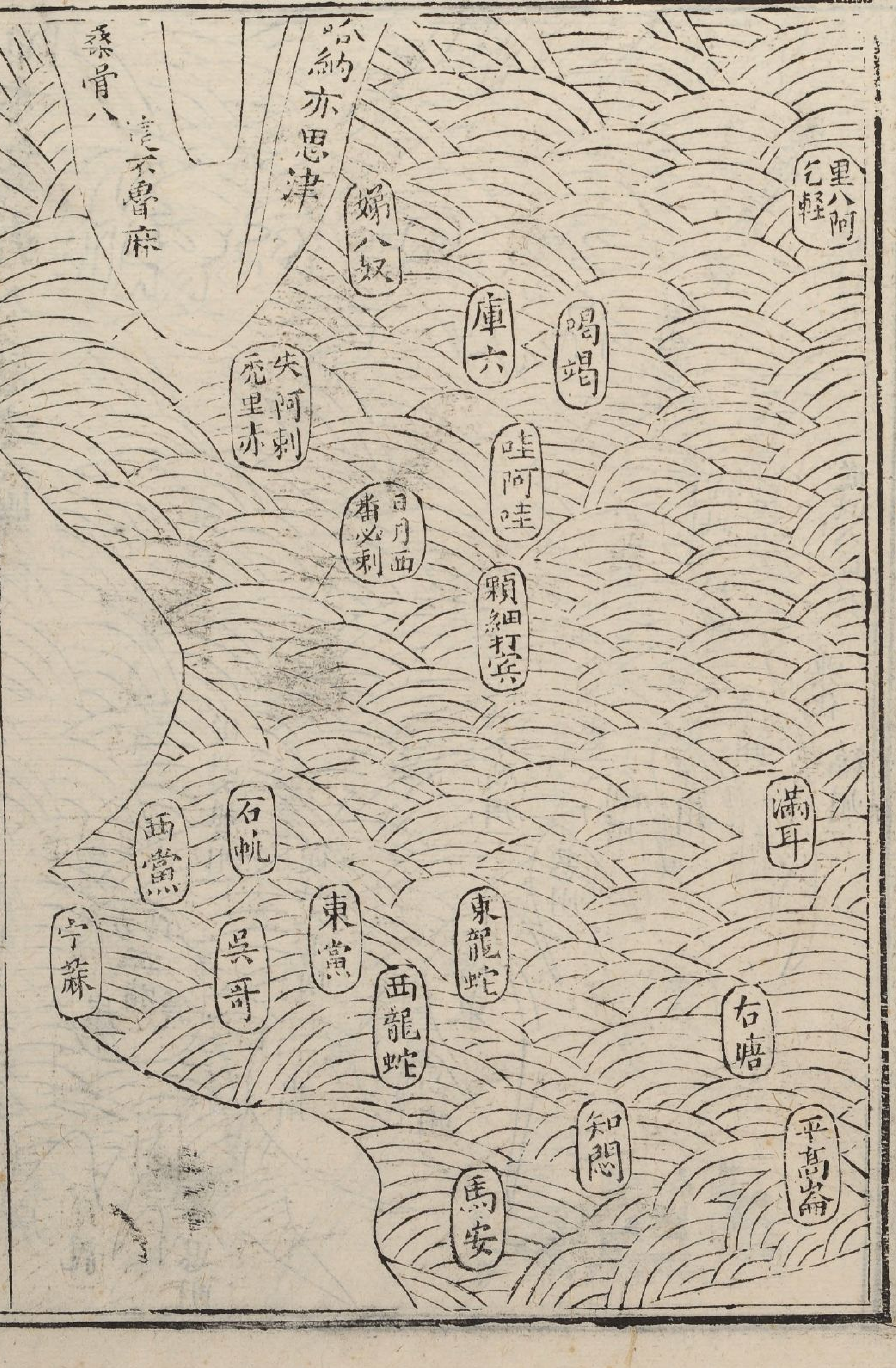




東南海洋諸夷國圖


東南海洋諸夷國圖
蘇祿諸國
莫可附
浙江
福建
漳泉界
廣東
潮惠
界
瓊崖界
廣西思明
日本
東南西北皆海去遼東遠去閩浙甚近朝貢由寧波
安南
東至海西至雲南老撾南至占城北至廣西思明
琉球
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朝貢由福建達
占城
東至海西抵雲南南接真臘北連安南東北至廣東
三佛齊
占城南朝貢由廣東
浡泥
呂宋
溜山
百花
打回
忽魯謨斯
阿丹
祖法兒
白葛達
甘巴里


太平諸界
雲南老撾車里諸界
滿剌加
占城國南朝貢自廣東達京
真臘
暹羅
占城極南
爪哇
南巫里
阿丹
黑葛達
急蘭丹
魯密
八答黑
日落
彭加那
須文達那
覽邦
左法兒
蘇祿
合貓里
古里班卒
彭亨
古麻剌
瑣里
榜葛剌
婆羅
錫蘭山
柯枝
天方
西洋古里
蘇門答剌



西洋海夷諸圖 餘國莫可考




日本
薩摩州
對馬島
五島
大琉球
倭寇至朝鮮遼東總路
倭寇至直浙山東總路
從此入温州
從此入台州
從此入寧波
從此入錢塘
從此入松江
從此入揚子江
從此入淮安
從此入登萊
從此入遼東
從此入朝鮮
從此入直沽
朝鮮
旅順
遼東
直沽
京師
濱
登
萊
膠
蜜
淮安
高郵
泰
通
松江
蘇州
常州
鎮江
南京
浙江
嘉興
寧波
台州
紹興
温州
平陽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小琉球
倭寇至閩廣總路
從此入福興
從此入泉漳
從此入潮惠
從此入廣州
從此入雷州
從此入瓊州
興化
福州
泉州
漳州
潮州
惠州
廣東
高州
雷州
瓊州
方王指
崖
儋
安南國界
廣
龍
思明

海防要論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　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舡百外出洋哨守海上諸島有烽墩可停泊自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閣無山嶴避風處不若海中洋山殿前可集可泊舡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舡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舡以守海上洋山蘇淞之舡以守馬蹟定海之舡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猶為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舡駐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于風汛時月相參巡察有警則我大舡火器衛截賊入使不得越各島則彼毒無所施釁孽不作而外地安堵矣總督胡公與趙工尚之議建而倭至必預知為備亦甚易也善體二公立法之意

東西洋考卷之一

西洋列國考

交阯　清化　順化　廣南
新州　提夷

交阯古南交也秦為象郡漢滅南越置九郡交阯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後改交州隋復為交阯郡唐置都護府朱梁時曲承美據地輸款授承美節鉞已復并于南漢其後州將爭立所部雲擾丁部領及子丁璉討平之宋綏嶺表璉內附封交阯郡王盍於是

淪爲夷矣璉弟璿嗣爲其將黎桓所簒貢使不
絕宋史曰宋鎬使黎桓歸闕上令條列形勢及
事迹以聞鎬具奏曰去歲抵交州境桓遣牙
內都指揮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
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涉風濤半月至白
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
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務爲
誇詫盡出舟師戰櫂謂之水軍宵征抵海岸至
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
一百里驅部民畜産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
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衣乘船鼓
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
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歛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
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
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上有茅竹屋數十百
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
質陋目瞅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

詔不拜信宿之後張筵出臨海汊爲娛賓之遊
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
歡躍凡宴會與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
多衣花纈及紅色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勸
酒常令數十人扛大蚫長數丈饋使館曰若能
食此當治爲饌以獻焉又羇送二虎以備縱觀
皆卻之不受士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
糧以禾穗日給令自舂爲食兵器上有弓弩木
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銳殘忍昵比小人
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凡官屬善
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殺之或鞭其背賓
佐小不如意亦捶之黜爲閽吏怒息乃復其位
而令其制樸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
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然屢爲寇
害漸失藩臣禮桓卒諸子爭立及廷龍嗣苛虐
不道李公蘊逐之遂代爲王其孫日尊稱帝數
改元僭號大越

傳至昊旵無嗣爲其壻陳日煚所有宋史曰李氏有國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爲王世貢不絕顧時時遣將躪蹂其地

高皇帝蕩平區宇王陳日煃率先內附遣學士張以寧封爲安南國王會日煃卒侄日熞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命封先王何得予若日熞乃請于朝遣編脩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熞嗣王而賞以寧得使臣體未幾陳叔明篡立叔明死子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蒼霞集曰叔明老弟煓代視事煓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煒立叔明子日焜旋爲季犛所弒改國大虞稱

太上皇使其子胡𡗥爲國王詐稱陳氏絕無後而𡗥其甥也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愬于

朝胡𡗥懼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嵒以兵護之季犛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薛嵒

上大怒拜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副將軍新成侯張輔右副將軍發兵分道討之（吾學編載　上幸龍江禡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擄人妻女毋殺降有一雖功不宥）成國公薨詔新成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躪坡壘隘留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煙焰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宫室又破賊艘於木九江嗣大破賊於鹹水關窮追季犛父子獲之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郡縣其地（立交阯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衞十一守禦千户所三）論功進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亡何餘孽簡定作亂英國爲大將率兵討擒之踰年陳季擴復叛季擴簡定從子也輔復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英公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因留鎮其地而尚書黃福掌藩臬有威惠遐外以寧壽召輔歸以豐城侯李彬代鎮福亦以久得代中貴人馬騏墨

黄太刻

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彬不能制所攻
没郡邑十數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
四萬并鎭兵討之凡十餘戰利益盛前逼交州
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犄角平賊升故
嘗從征安南者銳而輕敵自以千騎爲前鋒敗
利兵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鎗死成山侯懼不
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阯棄之引兵還利於是
送還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進代身金銀香象
布帛謝罪且乞封而

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策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
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得之不宜棄成功大學
士臣士奇臣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
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恐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今因其請
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
榮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日卿二人言是 遣少宗伯李琦少司空羅
汝敬等持
璽書赦利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巳絕更遣
少宗伯章敞納言徐琦冊爲權署安南國事利
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巳改元順天帝其

國中矣利死子麟立（僭號紹平偽謚利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求冊權署國事正統丙辰以少司馬李郁納言蔡亨持節冊爲安南國王（麟復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濬嗣（僭號太和偽謚麟太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時爲庶兄琮所弑自立（僭號天興）大會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僭號光順）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率兵敵之占城退走虜王茶全以歸弘治間灝死子暉嗣（僭號景統偽謚灝聖宗淳皇帝）暉死子敬嗣（僭號泰貞）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僭號端慶偽謚敬肅宗欽皇帝）誼立四年死於弑其會黎廣度等表誼罷信毋黨阮种阮伯勝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氏圖竊國柄遷誼別宅逼令自盡臣等與國人共聲其罪黨與盡伏誅竊見故國王黎灝第二子故臣炤有子黎賙堪任國事乞賜襲封詔許之（賙僭號洪順追謚誼爲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珝偽封錦江王暉生敬誼珝生灝賙誼被害時珝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賙而灝之子偽洸陽王譓及弟廣以

兄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譓妻鄭惟鏈女是時鄭
疆且握柄於國立賙非其意也賙既立偽尊父玥爲德
宗皇帝多行不義國人惡之正德丙子鄭惟鏈鄭
綏與其黨陳真弒賙而諒山都將陳暠者稱陳
氏後以諒山之甲追交州殺鄭惟鏈自立陳真
擊走之暠病死鄭綏等共立譓爲主於國僭號光紹
偽尊灝哲宗明皇帝謚賙日靈隱王追謚誼爲威帝其大臣阮弘裕等討
弒賙之罪攻鄭氏鄭氏出奔時國柄未有所屬
莫登庸諷羣臣推己典兵登庸者荆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爲陳暠叅

督後歸黎譓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帛
賂譓左右入柄軍政如太傅封仁國公遂甚奪
偽國既得志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譓潛
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出奔清華時嘉靖元年
也登庸乃偽立懬僭號統元追謚賙爲襄翼帝亡何酖懬弃
其母殺之而自立國號大越改元明德偽謚懬曰恭皇帝時譓尚
據清華乂安順化廣南四道登庸立其子方瀛
居守自稱太上皇率兵攻譓連破之譓走入哀
牢國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共立之於漆馬
江登庸屢攻不能克鄭惟憭以黎寧命來請兵

下部議拜咸寧侯仇鸞爲大將尚書毛伯溫監督及督臣蔡經等分道入討乃聚兵以聲侗喝登庸誘使納款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罪獻代身金人自贖伯溫等爲壇兩軍相距登庸脫帽徒然伏壇下稱詔赦之廣西通志曰嘉靖十五年皇子生先議頒詔諸夷禮部尚書夏言奏安南不貢逾二十年宜罷使及黎寧奏至廷議命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從宜撫勦兩廣督臣潘旦疏稱莫氏奸雄之賊黎氏逆利之裔皆非宜立如以夷狄處之則元吳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宜靜觀其變與廷議不合因召旦還以侍郎蔡經代之廉州守張岳獨言用兵之害宜留使者勿前經問岳曰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令備伏請闕獻國中圖籍聽上處分國體不可褻也經曰如此能令登庸聽乎岳曰一檄足矣於是兵事調度一屬之岳司馬毛伯溫至岳手賊情地形冊子授伯溫曰公計用兵則圖進取方畧無逾此者然不若罷毋征爲完計願公策安決耳伯溫客謂岳曰交事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興師遣人上表乞降至是求益懼岳用前言要之登庸初猶倔彊岳懼以禍令蚤自計於是登庸惟命會岳遷去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經奏乞還岳廣東登庸曰張公在吾無恐矣伯溫檄重兵駐節南寧而參政翁萬達素負雄畧諸所策如張岳議乃使通判蘇廷獻傳諭令束身軍門歸地繳印去僭號奉正朔復遣作書諭之登庸乃以十一月素衣繫組躬率頭目耆士候于南關萬達等開張幕府設龍亭復以黃幄傳令開關登庸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傳解其組及接受降書凱旋伯溫

等加秩有差廷議黎寧非眞黎氏後以登庸爲都統使鎭安南然帝其國自如也登庸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宏瀷幼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爲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憭子鄭松立黎暉後維邦爲主維邦死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詣督臣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詞對然請款愈堅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時維潭心難之遁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纂臣不宜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先世雖簒逆今日乃國家外臣也使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鎭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築壇受降如登庸故事廣東通志曰維潭抵關同知黃宇李陶成出關傳譯詰以六事首擅殺貢臣曰復仇之義不皇請命乞矜其愚次維潭曰世孫也其祖黎暉天朝曾錫命焉次鄭松曰隷臣世以衞黎非貳黎也然則何胥遁乎曰

以儀物之不戒非遁也幸不加討其自今有死
無二金印何在曰權倣爲之立銷矣至安揷猶
倅對不决復譯諭曰均貢臣也黎昔可漆馬江
莫獨不可高乎且分土既定庸何傷阮澧等
語塞趨白維潭曰謹遵命黃宇還報授澧款關
儀節使旋習之初十晨開關先夷杜亥夷使備
兵次維潭弁通國臣者俱魚貫入維潭褫衣跣
足身繫白組北面伏地匍成親解其組維潭廼
着衣履同臣者五拜三叩頭訖進服罪表又進
金人代身姑令戴罪還國候旨維潭又五拜三
叩頭畢候龍亭前赴左江道請用賓主見又請
稍降階俱不從黃承祖從旁厲聲示維潭今後
國不費檳榔半咽何靳四拜遂
下拜各頭目皆羅拜張具犒之　督臣陳大科疏
言莫之篡黎其事逆
先朝猶赦其慾况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
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部議如大科言以維潭爲都統
使安南復定萬曆間黎維新嗣維新雖國主然
政無纖鉅悉決於大臣鄭松所擁虛器耳三十
五年交南苦饑叛㑹集衆掠欽州輒散去督臣
戴燿遣兵討捕之移檄維新自縛叛㑹松縛企
揚扶安扶忠三人來獻其與粵西連境者歲歲
爲南太憂督臣周弘謨請增兵增餉以需大創
云其俗夷獠雜居獷悍喜鬬或剪髮或椎髻口

赤齒黑跣足文身暑熱好浴故便舟舍水惟交
愛人倜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則從古傳爲
美譚國中尚知祀文宣王用制科取士亦猶中
華之遺教也其地分十三承政司廣志曰欲示分折爲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舊縣升爲府如慈山渔仁之類或承政只管一府如安邦諒江之類舊名多更改割裂舶人稱東京者即其故都
其王居曰日南殿
清化港即舊清化府也是漢九眞郡治之地隨
唐爲愛州在交阯爲西京今爲清華承政司

順化港即舊順化府也今爲順化承政司
廣南港即舊乂安府也漢爲日南隋唐爲驩州
今爲廣南承政司太傅阮某鄭松之舅也松既
執國政阮不能平擁兵出據于此威行諸部某
卒其子始脩貢東京
新州港即舊新安府也今爲海陽承政司
提夷港亦交阯屬縣以上風俗大約與東京相
類尚有汝南承政京北承政山西承政諒山承政太原承政明光承政興化承政乂安承政賈船所不到附載于此

形勝名蹟

佛跡山在交州府石室縣有巨人跡下有池景物清麗一方勝槩勾漏山在石室縣古勾漏縣在其下漢書註勾漏有潜水牛上岸共鬬角軟還復出東究山在北江府嘉林州一名東皐山唐刺史高駢建塔其上傴遊山在北江府武寧縣相傳有樵夫觀二仙奕棊於此金牛山在武寧縣唐刺史高駢欲鑿其山見金牛奔出遂止漢書註九眞郡居風縣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輝十里崑山在諒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洞山腰有瀨玉橋白雲庵林岫之勝丘皤山在諒江府册巴縣上有石門廣三丈安子山在新安府東湖縣一名象山漢安期生得道處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援所鑿宋海嶽名山圖以爲第四福地雲屯山在新安府新屯縣大海市兩山對峙一水中通

商舶多聚此大圓山在新安府新安縣大海中突起圓嶠永樂十六年山獲白象二來獻鳳凰山在三江府夏華縣邑人歲時登覽三島山在宜化府楊縣三峰特起芜山在大原府弄石縣下有巖洞水穿洞中可行舟隴山在太原府洞喜縣四面皆峭壁中有村墟在焉戲馬山在清化府永盛縣一名遊奕山巍然獨立橫枕長江邑人九日登高處安鑊山在清化府東山縣出美石漢豫章太守范甯嘗遣吏採石爲磬天琴山在乂安府奇羅縣東海邊相傳陳氏主遊此夜聞天籟聲故名永樂初天兵擒黎賊子蒼于此橫山在乂安府河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即此傘圓山在嘉興州其勢高峻雄偉艾山在嘉興州蒙縣面臨大江蹟石環立人跡罕至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開花雨後漂木羣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爲龍富

良江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瀘江上接三帶州白鶴江經城東下通利仁縣大黃江以達于海宋郭逵破蠻決里隘次富良江本朝張輔等破黎寇于此

如月江元兵與懷文侯戰處

天德江一名延蘊江又名東岸江永樂初黎寇懼討役民堙塞天兵既平寇重加浚治舟楫復通

來蘇江舊名蘇歷江自交州東北轉而西下直抵銳江昔有蘇歷者開此故名永樂初工部尚書黃福重浚因王師弔伐乃更名來蘇

宣光江在宣化府聽縣源自雲南教化長官司入境流七百餘里達宣化江沐晟自雲南引兵駐此

海潮江在建昌府快州自阿魯江分流下通玉球江昔陳氏破占城軍處

龍門江在嘉興州蒙縣漢書註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一統志曰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三道飛湍奔開百里舟過此必舁上岸方可復行

夜澤在建昌府東結縣梁時有阮賁世為豪右陳霸先擊破之賁逃澤中夜則出掠因號夜澤

龍溪在鎮蠻府延河縣昔陳氏夜過江不能渡忽見一橋跨江既渡向顧不見及有國改名龍溪

天威涇唐高駢以交州至邕川海多潛石漕運不通鑿開五道有青石徑或傳馬援不能治既而震碎其石亦得通因名天威涇

東津渡在交州府東關縣瀘江舊以舟楫往來阻風永樂初張輔沐晟始置浮橋每歲一易

金溪究水經註曰朱鳶雒將子名詩索麋泠雒將女名徵側為妻側有膽勇攻破州郡為王馬援將兵討之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

越王城在又安府東岈縣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舊都越地故又稱越王城宮址尚存

璽城

望海城俱交州府漢書曰馬援奏言西于縣户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置封溪望海二縣因

築二城守之

大羅城 在交州城外漢交阯郡唐安南都護府皆在此其城張伯儀所築高駢脩廣之宋李公蘊立國于此

雒王宮 交州異域記曰交趾未郡縣時地有雒田隨潮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銅印青綬後爲蜀王子所滅今三帶州宮址尚存

天使館 元傅與礪使安南題詩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師江白日廻喩蜀豈勞司馬檄朝周終見越裳來

浪泊 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馬援平交阯謂官屬曰吾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衣食纔足爲郡縣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游語何可得也

銅柱 馬援破交阯立爲漢界誓云銅柱折交阯滅唐馬總亦建二銅柱

物産

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孔融曰金之優者謂之紫磨一統志謂太原諒山乂安等府所出也

珠 晉陶璜爲交州百姓無農惟採珠爲業以珠易米

辟寒犀 唐開元間交阯進犀角一株色黃如金以金盤置殿中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曰辟寒犀也

珊瑚 一統志曰有赤黑二種在海底而軟見日曲而堅漢初趙佗獻赤珊瑚號絳火樹

犀角 宋及本朝充貢山海經曰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小而不墮食角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二角者山犀

象牙 爾雅翼曰象齒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必削木爲僞齒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宋及本朝交阯充貢

貝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廣州志曰貝有八紫貝最美出交州萬震曰乃有大貝奇姿

雜儐交阯以南皆有之

玳瑁本草曰大如扇似龜甲有文解毒兼辟邪海槎餘錄曰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取用必倒懸其身用滚醋潑之逐片應手而下但不老大則皮薄不堪用耳

翠羽爾雅謂之鷸異物志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禽經曰鷸有文而貪人取其羽為飾故左傳云翠被而楚詞云翠帷

銅鼓廣州記曰俚獠鑄銅為鼓面濶五尺餘鼓臍隱起或作海魚周回有蝦蟇十二相對初因鄉里小兒聞鳴鼃之性得於蠻會大冢中按漢書馬援征交阯得駱越銅鼓改鑄馬式蓋漢而有之與今制不同

銅銅柱之鑄從來久矣

丹砂晉葛洪煉丹求為句漏令杜子美詩交阯丹砂重

奇楠香其香經數歲不敗為諸香之最故價轉高以手爪刺之能入爪既出香痕復合如故華夷考曰香木枝柯竅露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為大蟻所穴蟻食石蜜歸而遺於香中歲久漸漬木受蜜氣結而堅潤則香成矣

近世以制帶銙率多湊合頗若天成純全者難得耳

奇楠香油真者難得今人以奇楠香碎漬之油中以蠟熬之而成微有香氣

沉香圖經曰木類椿櫸多節葉似橘花白子似檳榔大如桑椹交州謂之蜜香斷其積年老根經年皮幹俱朽爛木心與枝節不壞者即香也堅黑而沉水為沉香

速香南方草木狀曰交阯蜜香樹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也心與節堅黑沉水為沉香水面者為雞骨香根為黃熟香幹為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同出一樹今人名速香蓋黃熟語音之訛矣

安息香酉陽雜俎曰其樹呼辟邪樹長三丈許刻皮出膠如飴名息香本草云似柏脂黃黑色為塊新者亦柔軟一統志曰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作香

詹糖香圖經曰出交南木似楠煎枝葉為香往往以皮及蠹屑和之難得淳好者

蘇合油圖經曰蘇

合香與眞紫檀相似而堅實極芬香今不復見但用如膏油者極芬烈耳陶隱居以爲是獅子屎外國說不爾梁書云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先煎其汁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賈人

絹 今交阯絹蓋八蠶之絲所織也薄者畫家多用之其色近古本朝充貢

東京布 亦吉貝所織者尺幅甚狹

羚羊角 郭璞曰麢似羊而大角圓銳陳藏器曰羚羊夜宿以角掛木不着地但取角彎中深銳緊小猶有掛痕者是交阯出高石山

明角 牛白者角亦白是稱明角雄角大而直雌者多磊塊故價爲遜

烏角 考工記曰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

鹿角 許氏說文曰鹿解角獸雅翼曰鹿陽獸遊山夏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埤雅曰羣居則環角外向以防物之害也

獺皮 埤雅曰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一歲二祭其先取魚水濱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今人集其皮爲裘

馬尾 宋時占城多從交阯市馬則馬故所自出

蠟 陶隱居云蠟生蜜中故謂蜜蠟蜂先以此爲蜜蹠煎蜜亦得之初時極香軟人更煮煉或加少醋酒便黃

燕窩 燕食海藻吐以作巢依石穴上伏其卵生雛故多着蟲夷人梯取之王敬美閩部疏謂海燕所築啣之飛渡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此好奇而誤入之者也

胡椒 酉陽雜俎云苗蔓生根極柔弱長半寸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子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

蟳肉 周書王會海陽大蟹註海水之陽以此貢獻蓋蝤蛑距者蝤蛑即蟳別名也今人貨其乾肉以歸

苡薏仁 交南呼爲薢珠一名薏珠子馬伏波所以興謗也

檳榔 俞安期曰檳榔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度之大三圍高丈餘葉聚木端

房椶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皮似桐而厚節似竹而穊中空外勁遝立海南遼然萬里嶺表錄異曰安南人採實以扶留藤兼尨犀子與灰競嚼之云交州地溫非此無以祛瘴癘

椰 物志曰樹高六七丈無枝葉葉如束蒲在上實如瓠繫之顛實外皮如胡蘆瓤中有汁升餘食其膚則不饑食其汁則增渴交州記曰椰子有漿作酒飲之亦醉○沈佺期椰子樹詩曰日南椰子樹香果出風塵叢生調木首圓實檳榔身玉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不及塗林果移根隨漢臣

千歲子 南方草木狀曰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出交阯

菴羅果 一統志曰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實似北梨四五月熟多食無害

波羅蜜 一統志曰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香甜核可煑食能飽人嘉林州出者佳

劉 爾雅註曰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阯

石栗 草木狀曰石栗生石鏬間殼厚肉少味似胡桃熟時爲鸚鵡啄食略盡故彼人珍貴出日南

豆蔻 異物志曰生交阯形似盆智皮殼小厚如石榴辛且香

古度 交州記曰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石榴色赤可食

石南樹 南方記曰實如燕卵取核乾其皮中作肥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

州樹 南方記曰掘煮如李子剝核味甜出武平

國樹 南方記曰子如雁卵縣乾食之味似栗出交阯

多感 交州記曰多感子黃色圓一寸

蓽茇 草木狀曰蒟醬生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交阯多種蔓生

留求子 草木狀曰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及半黃已熟中有肉白色甘如棗核大交阯有之

大茄 草木狀曰交廣種茄宿根三五年漸長枝幹乃成大樹盛熟梯取之

蘇木 華夷考曰蘇枋樹出九真南人以染絳一統志曰一名多那俗名紅木

烏構

木顏師古曰構木名其心似松一統志曰樹似栟櫚堅緻可爲器

棕竹 竹如指大實中黑色而白點文文似栟櫚故名稷竹其粗者名竹枯不中用

棘竹 竹譜曰棘竹生交州大二尺圍肉厚幾於實中夷人破以爲弓枝節有刺種以爲城卒不可攻萬震異物志所謂種爲藩落阻過脅墉者也

白緣 交州記曰白緣樹高丈餘實味甘美於胡桃

人子藤 酉陽曰安南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子如人狀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

犀 交州記曰犀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

象 朝野僉載曰安南有象能如人曲直負心者以鼻捲之

兕 爾雅曰兕似牛青色重千觔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皮堅厚可制鎧漢靈帝時九眞獻爲奇獸元時安南貢兕

白鹿 晉元康初白鹿見交趾武寍縣宋元嘉交趾獻白麀

驨 爾雅云驨如馬一角者騏郭云元康八年九眞郡獵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卽驨也

猩猩 水經註云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貆豘人面顏容端正音聲妙麗楚太原王綱曰猩猩好酒及屐里人置之山谷常數輩爲羣見酒物知人張設輒之先知張者祖父姓名詈曰奴欲殺我亟舍爾去也既復還試其嘗酒遂醉取屐着之爲人所擒

狒狒 爾雅曰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山海經一名梟羊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出交廣郭璞贊曰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

果然 山經果然似獼猴以名自呼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阯有之南州異物志曰交州果然獸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以白爲質黑爲文集十餘皮可得一䅩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蒙貴 爾雅謂之蒙頌一統志曰狀如猫而小紫黑色畜之捕鼠甚於猫林元凱爲安南陳中貴題畫云內相家中蒙貴兒華堂客到

每先知今朝洗面還過耳故寓新圖開閣詩

白雉 漢光武時日南九真貢

孔雀 異物志曰孔雀自背及尾皆圓文五色頭戴三毛長寸以爲冠足有距逆晨則鳴相和交阯郡人多養孔雀殺爲脯腊又養其雛爲媒傍施網罟伺其飛下則牽網横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爲扇拂或生截其尾以爲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

鸚鵡 林元凱詩隴頭春樹拂雲紅學語聲嬌弄晚風上國抵令辭遠貢莫愁彩羽閉雕籠

蚺蛇 水經註曰交阯山多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樹上伺鹿鹿過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實享嘉宴是豆是觴言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衣投之蟠而不起便可得也

紅飛鼠 華夷考曰多出交阯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淺黑色雙伏紅蕉花間捕者獲其一則其一不去婦人帶之爲媚藥

竹鼠 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大食竹根出封溪

鸚鵡魚 一統志曰龍門汀旁有穴出鸚鵡魚色青綠口曲而紅似鸚鵡嘴相傳此魚能化龍

蟻子鹽 嶺表錄異曰溪洞酋長多收蟻卵爭鹵爲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食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蚳蟻子即此

交易

賈舶既到司關者將幣報酋舶主見酋行四拜禮所貢方物具有成數酋爲商人設食乃給木牌於廛舍聽民貿易酋所須者輦而去徐給官價以償耳廣南酋號令諸夷埒于東京新州提

夷皆屬焉凡賈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數日程詣廣南入貢廣南酋亦遥給木牌民過木牌必致敬乃行無敢譁者斯風稜之旁震矣順化多女人來市女人散髮而飛旁帶如大士狀入門以檳榔貽我通慇懃士人嗜書每重貲以購焉按宋史大觀初貢使至京乞市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許之然則彼國嗜書正非一朝耳

論曰久矣夫交南之爲郡縣也文皇帝振宋之陋六師所指海立電飛漢唐土疆於兹重闢厥績偉矣迨英公內旆銜命胥人馬竭猶求獸窮則逸宣廟以止戈爲武休息甚弘然楚楚冠裳棄成鱗介不得與珠崖儋耳同被華風則大造者之靳此一方靈秀也二百餘年覊縻勿絶保境戢惠固獻琛而稱藩易姓代興終款關而待命雖僭竊未攺視黎桓時則有分矣

東西洋考卷之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

占城古越裳地也秦林邑漢象林及區連殺縣令自立稱林邑王數世中絕外甥范熊代之子逸嗣逸死奴文篡立梁書曰文本夷帥范稚家奴嘗牧牛山澗得醴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槀文心異之范稚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譖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鄰國迎王子置毒漿中殺之脅國人而自立永和間襲破

日南殺其守夏侯覽以屍祭天屯日南久之梁書曰夏侯覽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留三年乃還交州刺史朱藩遣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藩不許遣陶緩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嗣屢為晉兵所破然亦世為交南患梁書曰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滕畯灌邃帥交廣兵討之佛嬰城固守畯盛兵於前邃帥勁卒自後踰壘而入佛衆驚潰追至林邑佛乃請降昇平初復為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太守靈源又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阯太守杜瑗遣鄧逸擊破之即以瑗為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眞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

其息及生俘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諸郡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至孫文敵為扶南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傳子陽邁宋永初時遣使來貢南史曰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其後叛服靡常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齊梁亦通使往來隋時為大將劉方所破北史曰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擊之王梵志率其象戰方軍不利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梵志逐之其象陷大破之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至唐而范始滅國人立其姑子諸葛地

更號環王元和初都護張舟擊走之徙國於占
占城之名所自始也宋時襲破眞臘文獻通考曰闍人有泛海之吉陽軍者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眞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騎戰教之弓弩騎射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厚齎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大克後眞臘大舉復
讐俘殺殆盡更立眞臘人主之元世祖詔降虎
符授榮祿大夫占城郡王卽其地立省撫安之
然竟負固大軍南討國王戰敗逃遁然不果降
明興
高皇帝賜占城國璽書國王阿荅阿者遣使朝

貢蓋從此始歸款矣四年王爲安南所苦奉表
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爲聲教所被不敢
輙欺負
上憐之報曰兩國旣其內附豈宜擅兵相攻業
詔安南無開疆釁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
爾是助爾搆兵也樂有聲律方言各異中國人
不可遣爾國人能習華語者來習肄十六年遣
子入賀
聖節永樂改元遣使告諭卽位其王占巴的賴

奉金葉表來貢
上使行人蔣賓王樞往報之
賜金綺有差且勑安南毋相侵掠從來請也四
年遣中貴馬彬諭以共伐安南
詔粵東諸將繕兵甲由海道與占城會
賜占城王鍍金銀印他物甚侈王出兵助征廣通志曰復遣太監王貴通賚勑往勞賜金幣五年奏言充復安南所侵
地獻俘貢方物
上下詔褒美數年間屢遣使來貢悉厚答之至

命中貴彬護其使臣以歸十三年兵部尚書陳
洽馳奏初討安南時占城王雖聽命出征然實
懷二心愆期不進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
以黎蒼女遺之復約陳翁挺侵升華府所隸地
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征之上以交趾初平
不欲竆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其後三年
一朝貢詔書亦間往不絕吳惠日記云正統六年奉使占城王遣頭目迎詔笳鼓塡咽旌麾騰靄氍衣椎髻前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迓於國門帳列戈戟以羣象爲衛旣宣詔稽首受命上元夜請賞煙火褻沉香燃火樹燼陳樂舞民多裸袒士着苧衣

景泰末王摩訶貴殖天順初年弟盤羅悅馳使請封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持冊往王亦遣使來謝云成化中王茶全為交趾所破嗣王徙居赤坎邦遣使請封如故事而安南陪臣據其故都詭稱占城王迎詔使臣馮义誤謂眞王也持封冊給之嗣王古來航海奔廣州投訴更以來朝為辭督臣屠滽命叅議姜英覈其事時安南納叛將而助之霆申言古來不當嗣滽從僉議謂冊印元有古來名宜王其地具疏以聞

仍移檄安南道之順逆安南亦不敢大肆其狼噬乃遣官軍二千令東莞商人張宣護送古來還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正德五年奉詔冊封者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也十二年來朝嘉靖二十一年再至云其俗果于戰鬬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披錦帔着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出游乘象或黃犢車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矢刀鎗梁書曰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皁吉貝繖以吉貝為幡旗民望

之膜拜一而止臣芟葉冠男蓬頭宋史曰撮髮爲髻散髮餘
髾於後女後椎結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户皆北
向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梁書曰男女皆以橫幅吉
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僣玄黃者論死柳葉爲席以麝塗
身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令巫祝之曰阿
羅和敎他早托生也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
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游船十一
月望日爲冬至所部各獻方物十二月望日城
外縳木爲塔以衣服香藥置塔上焚之祭天釀

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吸且吸且注水
味盡而止星槎勝覽曰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歌舞爲樂無紙筆
以羊皮捶薄削竹爲筆蘸白灰書字南史曰書樹葉爲紙
或擊鼓以警衆或吹蠡以即戎古稱歲時採生
人膽入酒飲之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也嫁
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
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囑曰吉利吉利北史曰婚嫁令
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
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喪用火葬以器乘餘骨沉之隋書

日王死七日而葬百官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國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罌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盡七七而罷王在位三十年則入山茹素受戒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從此國事不得復相關傳子攝國朞年得無恙復入為王國人呼為芳嚓馬恰剌札焉唐書曰呼王為陽蒲王妻為陀陽河熊大子為阿長適宰相為婆漫地○隋書曰其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地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

形勝名蹟

金山 在林邑故國梁書曰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鴉侯山** 元史曰唐人曾延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侯山聚兵三千餘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兵交戰諜者云國主實在鴉候山 **不勞山** 在林邑浦外唐書曰有罪者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令自死 **赤坎山** 占城王為交阯所逼徙居于此 **伽倆貌山** **區粟城** 南齊書曰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 **木城** 元史曰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砲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 **半山塔** 元行省嘗屯兵于此 **羅灣** 即占城港口

物産

金即金山所出者南齊書曰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

銀元史曰遣其舅奉國王信物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爲質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王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

錫見吾學編

鐵見宋史

寶母原化記魏生得一美石有胡人見之曰此寶母也每月望設壇海邊置石其上可得美珠一統志載爲占城產

澄水珠宣室志曰嚴生得一珠胡人云此清水珠置濁流則渙然澄徹一統志載爲占城產

火珠舊唐書曰范頭黎獻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照數丈狀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則火燃

琥珀華夷考曰林邑多琥珀琥珀在地其上及傍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馬初如桃膠凝成乃堅

水精一名水玉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

貝齒本草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梁書云占城所出

菩薩石周顯德中入貢談苑曰色瑩白若水晶類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

犀角夷人謂之黑暗宋及本朝充貢吾學編曰占城犀角象牙最多犀大者八百斤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

象牙夷人謂之白暗宋及本朝充貢

瑇瑁見梁書

奇楠香諸國出者惟占城爲佳本朝充貢星槎勝覽曰棋楠香在一山所產酋長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手足吾學編名伽南香

沉香梁史曰沉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

檀香佛家謂之旃檀宋及本朝占城以之充貢圖經曰檀香凡數種有黃白紫之異古今註曰紫旃木出林邑亦謂紫檀也

龍腦香酉陽雜俎云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葉圓而背白樹有肥瘦形似松脂作杉木氣乾脂謂之龍腦香清脂謂之波律膏

麝香唐書曰以麝塗身日再塗再湅華夷考曰似麞而小其香

正在陰前皮內別有膜裹之春分取之生者益
良一說香有三種第一夏食蟲多至寒香滿入
春患痛目以爪剔出之落處草木皆焦其次臍
香乃捕得殺取者又次心結香麝被獸逐狂走
顛墜崖谷而斃破心見血流出作塊者是**乳香**宋時充貢廣志曰即松木脂有紫赤如櫻
桃者名乳香蓋薰陸之類也香譜云今以通明者爲勝**降眞香**本朝充貢本草曰和
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盤旋於上**丁香**宋時充貢本草註曰樹高丈餘淩冬不凋葉似
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丁長四五分紫色中有粗大長寸許者呼母丁香擊之則順理而拆
薔薇水周時入貢宋史曰灑衣經歲香不歇俗呼爲薔薇露**猛火油**周時入貢
宋史曰得水愈熾國人用以水戰**吉貝**梁書曰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鵞毳其緒紡以作
布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朝霞布**唐書曰王妻服朝霞又貞觀時以之充貢**絲紋**

布見宋史**白氈布**宋史曰無絲蠶以白氈布纏其胃垂至於足**貝多葉**
簞貝多葉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夷人以此書字者也織以爲簞宋時
占城充貢**明角**　**烏角**　**黃蠟**見宋史**硫黃**陶隱居云出林邑色
如鵞子初出殼名崑崙黃**蘇木**見宋史本朝充貢**烏構木**見宋史本朝充貢星
槎勝覽曰烏木降香樵之爲薪**觀音竹**吾學編曰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一寸二三
節**穀**宋史曰每歲稻熟王自割一把從者及婦女競割之今漳人所有占粟即占城種也
燕窩華夷考曰海燕大如鳩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葺壘乃白海菜也島夷伺其秋去以脩
竿接鏟取而鬻之謂之燕窩宴品珍之**胡椒**宋時入貢**檳榔**唐書曰取檳榔瀋爲
酒宋時入貢**椰**南方其物狀曰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

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剖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延王大醉故其漿如酒云

波羅蜜 瀛涯勝覽曰占城有果曰波羅蜜狀如冬瓜皮似荔枝內有黃肉大如鷄子味甘如蜜中有子似鷄腰子炒食之味若栗

海梧子 南方草木狀曰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絶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樽爼間佳果也出林邑

茴香 圖經曰蘹香子亦名茴香交廣諸蕃出入藥用番舶者花頭如傘蓋結實如麥而小青色宋時占城入貢

蓽澄茄 本草經曰生佛誓國似梧桐子及蔓荊子微大亦名毗陵茄子按宋史占城王爲交州所攻奔于佛逝即占城屬國也

荳蔻 見宋史按宋史載占城所產又有甘蔗蕉子蓮子麻豆之屬茲不具悉

犀 林邑記曰犀行過叢林不通開口露齒前向棘林自開周顯德中占城獻雲龍形通天犀

獅 說文曰虒獅子也爾雅曰狻猊如虦猫食虎豹宋史占城傳曰民獲獅象皆輸於王

象 酉陽曰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

猩猩 見唐書

白猿 梁天監九年來獻

白雉 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

秦吉鳥 唐會要曰林邑國有結遼鳥謂之吉了能人語華夷考曰如鸜鴿黑色丹味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纏如人分髮能言此鸚鵡尤慧大抵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

鸚鵡 山經曰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舌似小兒脚折前後各兩扶南徼外出五色者舊唐書曰林邑獻五色鸚鵡太宗異之詔李百藥爲賦又獻白鸚鵡精識辯慧善於應答太宗憫之並付其使令放還於林數

山雞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傳玄賦曰惟南州之令鳥兼坤維而體珍彼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古城宋時入貢

歸飛 水經註曰林邑城外香桂成林氣清淤煙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俞益期與韓豫章牋

曰其背青其腸赤冊心外露鳴情未達終宋
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由歸哉龜史
曰官無貪俸但
給龜魚充食

交易

賈船抵岸獻果幣于王王設食待之國人狠而
狡貿易往往不平故往販者少或謂取人膽者
非止獻王亦以供象洗目伺人于道乘其不意
斫殺之取膽以去君彼人驚覺則膽破不中用
矣置衆膽者甕中華人膽輒居上故必取華人
膽爲貴五六月間商人出必戒嚴

暹羅　六坤

暹羅在南海古赤土及婆羅剎地也以赤土致
後人訛爲赤眉遺種隋大業二年募能通絕域
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宣
詔畢爲奏天竺樂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裏赤土
國矣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爲表金函封
之遣子隨駿還報此通中華之始也隋書口王遣舶三十
艘來迎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都遣子那邪
迦送金盤貯香花幷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
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擬供盥洗其日那
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幷致金花金

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
路至王宮駿等奉詔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
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遣婆羅門
就館送食曰飲食疎薄願大國意而食之後數
日召駿等入宴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
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羔羊魚鱉
蝳蝑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
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
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　唐貞觀時婆
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送之
利羅刹與林邑使者偕來唐書曰婆利東郎羅利也常駿使赤土遂
通中國　其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暹瘠土不宜耕
稼羅斛土平衍而種多獲暹取給焉元元貞初
暹遣使入貢賜來使素金符佩之元史曰元貞元年進金字

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表至已先遣使蓋彼
未之知也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
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
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爾言　大德三年暹
國主上言父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
乞循故事以賜帝以丞相言彼小國而賜馬恐
其隣祈都輩讒議朝廷竟賜金縷衣不錫以馬
迨至正間暹降羅斛遂稱暹羅斛洪武四年國
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來朝七年使臣
沙里拔繼至自言脩命來王去秋八月壞舟烏
豬洋漂至南海所餘貢物僅蘇木降香兜羅錦

來獻不敢自外於包茅

上詔其無表詭言冊覆而方物廼存必番商也郤之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則每世一朝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其他遠國如古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渤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令遵古典不必頻煩其移文使諸國知之九年國王哆囉祿遣其子昭祿羣膺貢象及方物下

詔褒諭賜暹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羅從

朝命也二十年再貢二十八年哆囉祿殂遣中使趙達往祭兼賜嗣王昭祿羣膺及妃綺帛氊布有差永樂元年遣使賀

即位二年表貢方物遣中使李興往勞賜文綺鈔帛四年貢使嗣至表乞量衡式許之并賜古今烈女傳是秋國王遣使與琉球脩好遭風漂舟入閩守臣籍記方物以請

上謂李至剛曰屬夷締盟美事也朕豈有利焉鄉有善人猶能救人於危況

朝廷統御天下哉令有司給粟俟便風導之去

七年使凢兩至首春以祭
仁孝皇后秋九月更脩職貢厚報之時南海叛
民何八觀等屯聚島外竄入暹羅至是使歸兼
諭國王毋爲逋逃主八年貢使附迭八觀等還
降
勑嘉美十年冬貢復至十三年昭祿群膺殂子
三賴波磨札剌的賴嗣暹羅於蒲剌加夙輒箠
使之徵輸惟命然猶歲歲開兵隙十七年
詔暹羅國王俾與蒲剌加平十八年貢又至遣
中使楊敏護其使還國并報禮王十九年春奉
表謝侵蒲剌加之罪七月貢如常儀葢是歲使
又兩至云二十一年貢至賜鈔幣如禮其後著
令三載一貢至成化間汀州士人謝文彬者以
販鹽下海飄入暹羅因仕其國後充貢使至留
都遇從子瓚于途爲織錦綺貿易事覺下吏竟
還歸然成化後大率六年一貢矣嘉靖三十二
年使至貢白象及方物途中白象已斃遣象牙
一枝使者以珠寶飾之置金盤內并貯白象尾

毛爲信廣志曰象牙一枝長八寸首尾廂金起
廂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廂石榴子十顆中
大二寸廂金剛鑽一顆
上嘉其意而禮遣之隆慶初年東蠻牛俗名放沙求
婚暹羅暹羅拒之唆東蠻牛恚甚統沙外兵圍
暹羅破之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
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曰暹羅部領數十國
非
天朝印不得調兵
上命給予時鄭汝璧爲禮部郎白內閣不知印
文云何閣臣曰第鑄暹羅國王印予

之可耳鄭曰國初受封未必即稱王且篆文尺
寸或有未合於彼不便彼所存公移舊印文固
在也宜檄粵東撫臣往取循以給之內閣曰然
嗣取印文至則都統使印也遍考諸書國王印
是永樂所賜而耳目刺謬若此豈先朝倖爲
駕御之術耶抑邇來在事者因更給而故殺其
權耶存之
以俟知者
暹羅既敗其後頗爲東蠻牛所制嗣
王整兵經武志在復讐萬曆間東蠻牛復來寇
嗣王引兵迎擊之殺其子東蠻牛宵遁不敢復
窺暹羅暹羅新雄海外遂移軍攻眞蠟眞蠟降
從此年年用兵遂霸諸國矣比倭寇朝鮮部議
遣材官諭諸屬國率夷兵攻夷暹羅願領所部

前驅自効經畧都御史宋應昌以聞會倭酋旋
遯去不果行焉其土下濕氣候嵐熱不齊民悉
樓居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
簟寢處其間王宮高九丈餘以黃金爲飾雕鏤
八卦備極弘麗隋書赤土傳王居有門三重每門圖畫飛仙菩薩之狀懸金花鈴旄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户北向而坐坐三重之榻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前並陳金甕金鑪當前置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然則今之暹羅猶畧袓其華靡也諸酋見王禮制甚肅望門
自拜膝行乃前王與國人白布纏首被服長衫

腰束嵌絲帨王獨加以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尚
釋敎國人効之赤土傳曰其俗敬佛百金之產便以其半
施佛婦人多智丈夫事無大小悉歸與婦計之
聽其裁決婦見華人慕悅之置酒款接留宿酣
狎以爲常夫不能禁也吾學編曰男陽嵌珠玉貴者範金盛珠行鏗然有聲婚則群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紅帖男額以
爲吉祥喪禮以水銀灌之瘞于高埠葢塔其上
貧家鳥葬耳以欅製紙施煙粉爲白黑田平而
沃稼穡豐熟其俗勁悍善水戰星槎勝覽曰削檳榔木爲標鎗

水牛皮爲牌藥鏃等器大將多用聖鋏裹身刀矢不能入
聖鋏者人腦骨也方言謂天爲會頓地爲個因日爲胝月爲曉官制凡九等
一曰握啞往二曰握步刺三曰握嗙四曰握鬥六曰握文七曰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敉坤文
則使臣在館教習譯字生者

形勝名蹟

其國有款細灣細辭滑沽奔諸府皮細祿倒腦細可刺諸司
大峭山在王宮後　筆架山三峯接連如筆架狀　黎頭山　竹與
椰樹灣　黃河水水自五月一派從海中來漸而漲田其地四月插
苗隨水漲而發水漸高苗亦漸長遂至六七尺漲以九月始退退則稻熟可收田得水而肥其
米純白隣壤多取給焉　三寶港是港無鱷魚　金城在王宮　金塔在殿

內其中金佛無數高七八尺小一二尺　三關其一爲程盡所轄其六二爲本夷所轄其三
爲佛郎機日本所轄　錫門華人出入必經之處鄭和爲建卓楔扁曰天竺國　禮拜
寺永樂間鄭和所建寺甚宏麗佛高與屋齊　三寶廟在第二關祀太監鄭和　西
塔其塔無合尖聞夷人初建塔功成鄭和令削去之後屢緝不能就

物產

珠徐衷南方狀曰採珠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海賈云
中秋有月是歲多珠　珊瑚圖經曰生海底作柯枝狀明潤如紅玉海中經曰取珊瑚先作
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三二尺絞網出之皆摧折在網中故難得完好者今一統志
云以絲繩繫五爪鐵猫兒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亦其遺法也本朝充貢　琥珀博物

志曰松脂淪地中千年化爲茯苓又千年化爲琥珀 猫精石 寶貨辨疑曰猫精出南番

酒色潤如指面大者愈大愈好 寶石 華夷考曰錫蘭高山參天頂産青美藍石黃雅鶻石

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沙中拾取之暹羅本朝充貢 金剛鑽 抱朴子曰金鋼生水

底石上如鍾乳狀體如紫石英沒水取之鐵擊不能傷華夷考曰金剛砂出深山高頂人不可

到乃鷹隼打食鄣於野地上鷹糞中獲得以其能鑽定器名金剛鑽 犀角 本朝充貢 象

牙 本朝充貢 翠羽 本朝充貢 玳瑁 龜筒 嶺表錄異曰人立背上可附而

行取殼以生得全者爲貴初用木換出其肉楚毒鳴吼如牛古人謂生龜脫筒指此工人以其

甲通明黃色者煮拍陷瑇瑁爲器謂之龜筒 花錫 爾雅錫謂之鑞 鉛 地鏡圖曰草青

莖赤秀下有鉛 羅斛香 一統志曰味極清遠亞於沉香本朝充貢 檀香 葉廷珪香

譜曰皮實色黃者爲黃檀皮潔色白者爲白檀皮腐色紫者爲紫檀並堅重清香白檀尤良

乳香 佛書謂之天澤香言其潤澤也又謂之伽羅香 降香 本朝充貢俗呼船上來者

爲番降 片腦 華夷考曰産暹羅諸國高二三丈皮理如沙椰腦則其皮間凝液也鳥夷

以鋸付犹蔬谷中尺斷而出剝採之冇大如指厚如二青錢者香味清烈瑩潔可愛謂之梅花

片腦至中國擅翔價焉復有數種其次耳本朝充貢 薔薇水 華夷考名醾醾露曰海國

所産天氣凄寒零露凝結着他草木乃水漸木稼殊無香韻惟醾醾花上瓊瑤晶瑩芬芳襲人

若甘露焉夷女以澤體髮賦香經月不滅暹羅尤特愛重蔑買器不論直 兜羅綿 瞿曇

夫曰兜羅綿刀火不能入 明角 烏角 蠟 見星槎勝覽 阿魏 酉陽

雜俎曰樹長八九尺皮色青黃斷其枝汁出如飴名阿魏海上耳談謂傳之暹羅商云樹如棘

叢生刺若蝟毛春初麞鹿孳逐在奔著樹輒死
地產大蟻壅泥沙啜之成封埵夷人乃以竹筒
作筧射蘿中筒溜成藥彼中食料以此爛物如
鮑肆忘臭按唐本註曰性極臭而能止臭亦奇
物也 **獺皮** **蘇木** 吉學編曰暹羅蘇木賤如薪色絕勝本朝充貢 **夷瓶** 以夷
泥爲之俗名于柸夏月貯水可以不敗 **大風子** 本草釋名曰能治大風疾故名 **紫**
梗 本草名紫鉚蘇恭曰紫色如膠作赤㯃皮及寶鉚用爲假色亦以膠寶物云蟻於樹藤皮
中爲之如蜂造蜜吳錄所謂赤膠 **沒藥** 圖經曰海南諸國有之根株如橄欖葉青而密
歲久者膏液流滴地下凝結成塊一統志曰樹
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
伐其皮脂流於坎旬餘方取之本朝充貢 **血竭** 本草名騏驎竭物如乾血故名血竭南越
志云是紫鉚樹之脂也欲驗眞僞但嚼之不爛如蠟者佳 **孩兒茶** 本草綱目名烏爹

泥曰出暹羅諸國是兒細茶末入竹筒中堅塞兩
頭埋汚泥溝中日久取出搗汁熬制成塊小而
潤澤者爲上大而焦枯者次之 **蓬蓬柰** 華夷考曰華言破肚子益果實也產於暹羅之
崛巃如大棗而青烏夷乾川附遠漬以沸汁其皮自脫圓滿如大李肉潤膩甘美可啖 **檳**
榔 **椰子** **酒** 方輿勝覽曰四夷中酒暹羅爲最 **犀** 埤雅曰犀有四革紋
如系椹或如狗鼻者上點犀無文螺犀紋旋特犀紋細 **象** 埤雅曰象牲久識能浮水出沒
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暹羅本朝充貢 **鶴頂**
揚用脩載劉安期曰鶴鶴水鳥黃喙長尺餘舄南人以爲酒器即今之鶴頂也○按華夷考
海鶴大者脩頂五尺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啖魚鱔晝啄于海暮宿叢谷間島夷以小鏢伏於
鶴常宿所刺之平且有獲五六頭者剝其頂售于舶估比至閩廣價等金玉○又南番大海中

有魚頂中甒紅如血名鶴魚以爲帶號鶴頂紅有人在達官處見其鶴頂紅帶云是鶴頂剪碎夾打而成孔雀本朝充貢尾鸚鵡異物志曰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忌以手摸其背犯者即不飲啄而卒故圖贊云鸚鵡慧鳥棲林啄蘂四指中分行則以嘴六足龜大明會典云暹羅獻六足龜白鼠見吾學編

六坤暹羅屬國也風土與暹羅盡相類第六坤地故產椒是暹羅所無

交易

賈舶入港約三日程至第三關舟至則偵者飛報于王又三日至第二關又三日至佛郎日本關所至關輒聽與其近地交易不必先詣王也既至王城以幣帛橙橘之類貢王然王深居不得見其俗以海𧴩代錢是年不用𧴩則國必大疫故相沿不改𧴩即今螺巴星槎勝覽云每一萬准中統鈔二十貫貿易輸稅各有故事國人禮華人甚摯倍于他夷眞慕義之國也

論曰林邑夙通中華居然雄國暹羅自赤土舉隋亦便有衣被震旦意

明興內附洗沐雲油占城見苦交人則屢詔銷

其鋒暹羅躝跣蒲剌加則十行折其鋭益莫不義畏而仁懷焉然占城從征而有二心於交暹羅當海內清夷輙請遣子入學當屬國雲擾又請助戰擒倭夫固二國之優劣也

T 2432/1398(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2
OCT 4 1951

東西洋考卷之三

西洋列國考

下港 加留吧

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元稱爪哇一統志又名蒲家龍甲兵爲諸番之雄王宮磚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宋史曰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地覆板蒙藤花蓆跏趺而坐唐書曰象牙爲床若席王蓬頭頂金葉冠胷縈斯絲帨腰東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前導有金鑣

珠篋及孔雀尾傘之屬（宋史曰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云（宋史曰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信連四人共治國事如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之有文吏三百員日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千員分主城池帑藏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亦給金有差）民居茅茨磚庫男蓬頭女椎結衣裝纏胸以下姻聘無媒妁但以黃金爲禮將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以牛車載綵棚實綉女其中又作假新人新婦一雙裝束相類迎向禮拜寺訂盟然後抵家其

俗有名而無姓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方輿勝畧曰每月望夜前後婦數十人聚衆成隊一婦爲首衆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衆婦皆和至親友富貴家贈以鈔帛等物每十月有竹槍會其國王及妃各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爲偶各執竹槍妻各執短木列其旁及交鋒一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剌那剌則退設中槍死王令勝者與死者金錢一個死者妻即隨勝者而去）樂有橫笛鼓板自爲夷舞謔所謂太平闍婆之徵也（元史曰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人則醜惟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病不服藥但禮佛祈禳喪有水葬火葬大葬惟逝者所欲而已生子甫一歲以七首佩之名曰不剌頭（俗云吧六頭）金銀象牙雕琢爲

靶無貧富悉佩腰間值忿爭即拔刃相刺國人居相語曰病死天之所厭不若刺死者身自爲雄也其輕命捐生類如此劉宋元嘉時始入中國南史曰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敎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脱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至唐貞觀中遣使入貢唐書曰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元和咸通之間使者屢至朝命優荅之唐書曰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並官之訖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至宋淳化三年其王穆羅茶遣使來貢云中國有眞主本國願得比於外臣宋史曰先是朝貢使泛舶船至明州定海縣掌市舶監察御史張肅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譯者云今主舶大商毛旭者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一號夏至馬羅夜王妃曰落

有婆婆利又其方言目船主爲勃荷主妻曰勃
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椎髻無首飾以
蠻布纏身顏色青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
膜拜一子頂戴金連鎖子手有金鈎以帛帶縈
之名呵嚕使還賞賚甚厚大觀三年再貢詔禮之如
交阯元遣史弼高興征之終不能制元史曰世祖撫有華
夷其出師海外諸番者惟爪哇之役爲大
我朝洪武二年遣行人賜爪哇國璽書三年王
昔里八達剌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
百人納元所授宣勅二道已而我使至三佛齊
爪哇要而殺之宋史曰其國與三佛齊有仇怨互相攻戰十三年王

八達那巴那務來貢
上絕其使下詔責王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板奉
表賀即位二年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
與之西王亦歲歲貢使來朝五年西王與東王
戰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
人西王懼遣使謝罪
勅責西王令償死者金六萬已僅入貢萬金禮
官請索如約
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蠲其金賜鈔幣

諭之八年貢馬及方物十一年復貢是時三佛齊已降爪哇更名舊港中貴人吳賓使爪哇還奏言蒲剌加國王詭稱朝旨從爪哇索舊港地爪哇人不敢即寍上降勅附來使慰諭之俾無猜惑十三年都馬板更名楊惟西沙專使謝恩十六十九年凡再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先是爲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意竟不果而遂滅也正統二年再貢厚賜之景泰時請封賜莽衣織蓋天順四年王都馬班貢使還國以綵幣賜其王及妃鄭端簡謂其國人大抵三種唐人土人而外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絜近紅毛番建禮拜寺彼中蓋其别種由來漸矣

加留吧下港屬國也半日程可到風土盡相類云

形勝名蹟

新村 舊名厮村中華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粵人也賈舶至此互市百貨充溢

西山 中有人三百餘歲身穿紙衣卧樹上辟穀能知吉凶呼爲老仙

覆鼎山

其上似釜故云**蘇魯馬益**港傍大洲林木蔚茂千餘家强半是中國人又有長尾猿數萬人相傳唐時族衆充惡一日有僧至其家取水噀之俱化爲猿止留一嫗不化至今餘種猶存

麻啫巴歇村元史爪哇傳曰由戎牙路於麻啫巴歇浮梁前進又葛郎王追殺至麻啫巴歇後人訛爲滿者伯夷中有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

漳估山賈人登岸之處

郎卑野州唐書曰王嘗登之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

鸚鵡山出鸚鵡故名

石碇相傳是鄭和所遺者重只百斤二千餘人檯之不起及徙置他所癘疫甚多國王乃移還其處

吉利門元史曰大軍繼進吉利門

闍婆城唐書訶陵傳王居闍婆成

婆露伽斯城唐書吉延東遷處旁國二十八莫不臣服

淡水卷去蘇魯馬益二十里

物產

金銀唐書曰出黃白金

真珠宋史闍婆傳曰方言謂真珠爲沒爺蝦羅宋及本朝皆充貢

犀角宋史曰方言謂犀爲低密其角宋及本朝充貢

象牙宋史曰方言謂牙爲家囉宋及本朝充貢

玳瑁宋時充貢

沉香宋史曰方言謂香爲崐燉盧林

檀香宋及本朝充貢

丁香生深山中樹極辛烈不可近熟則自墮雨後洪潦漂山丁香乃湧澗溪而出撈拾數日不盡宋時充貢

銅鼓即今華人所用者諸國以爪哇爲最振響遏雲價直可數十金

龜筒本朝充貢

綾布宋史有繡紋綾雜色絲綾本國充貢

吉貝見宋史

藤花簟宋時充貢

硫黃見宋史

紅花習鑿齒所謂紅藍者也爾雅翼曰花生時但作黃色茸茸然故又名黃藍杵灌水淘絞去黃汁更擣以清酸

粟紮澗之紋如初即收取染紅

夷𦁣　下港出者其色紅

蘆薈　本草曰一名訥會一名奴會俗呼象膽以味苦如膽也一統志曰草屬狀如鱟尾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

阿魏　一統志曰土人納竹筒樹梢脂滿其中冬破筒取脂或曰脂毒人人不敢近繫羊樹下自遠射之毒着羊羊斃即為魏

胡椒　樹如蒲桃葉如扁豆實如浮葵子蔓生梧桐上故國人語曰末葵種椒先種桐

青鹽　唐書曰訶陵最富有穴自湧鹽按魏地記鹽大而青白名青鹽也

木瓜　爾雅謂之楙何承文賦所謂方朝華而繁實比沙棠而有躍者也宋史載為爪蛀所莛

檳榔　見宋史

椰子　舊唐書曰以椰樹花為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腦割之取汁成酒味甘飲之亦醉

蝦蟟丹樹　宋史曰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蟟丹樹蝦蟟丹樹華人未嘗見

波羅蜜

蓽澄茄　一統志曰藤蔓春花夏實白而實黑

荅吉柿　華夷考曰如石榴樣皮厚潤有橘囊樸白肉四塊甘酸可食出爪哇國夷人呼為綢滑

赤白荳蔻　本朝充貢

海菜　海物異名記曰海生而紫蔓其大者為鹿角菜一名猴葵南越考曰猴葵色赤生石上謂之鹿角以其莖有岐也故名

思君　似婆羅蜜而中無子烘食之似芋

茴香　見宋史

蘇木　南州記云生海畔葉似絳木若女貞

犀

象　見宋史

白鹿　見吾學編

猴　宋史曰國中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投以果實則二大猴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群猴食其餘

孔雀　本朝充貢博物志曰尾多變色喻如雲霞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始成

鸚鵡　埤雅曰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瞼眨上惟鸚鵡四趾齊分兩瞼俱動雅翼曰五色尤慧白次之青為下按白者闍婆宋時充貢

頻伽鳥　唐時入貢

倒掛鳥　星槎勝覽曰身形如鸜而

羽五色日間焚香則收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茇香

綠鳩似鸚鵡而小不復能言俗名桐被鳥其五彩者名彩鳩

交易

華船將到有酋來問船主送橘一籠小雨傘二柄酋馳信報王比到港用果幣進王立華人四人為財副番財副二人各書記華人諳夷語者為通事船各一人其貿易王置二澗城外設立鋪舍宋史闍婆傳曰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凌晨各上澗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徵其稅又有紅毛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澗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澗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來往貿易用銀錢如本夷則用鉛錢以一千為一貫十貫為一包鉛錢一包當銀錢一貫云下港為四通八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將本貨兌換銀錢鉛錢迨他國貨到然後以銀鉛錢轉買貨物華船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

東埔寨

東埔寨即古真臘國也其國自呼甘孛智後訛

爲甘破蔗今云東埔寨者又甘破蔗之訛也土風記云西番經名其國曰澉浡只蓋甘孛智之近音先爲扶南屬國王姓刹利氏至質斯多那兼扶南而有之遂雄諸夷旣死子伊奢那先代立隋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至唐疆土寖闢神龍以來國分爲二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南近海號水眞臘久之仍合爲一今賈舶至者大都水眞臘地也宋政和六年使者來貢賜朝服服之宋史曰奉化郎將鳩摩僧哥等十四人來貢賜以朝服僧哥言萬里遠國仰投聖化尚拘卉服未稱區區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賜從之仍以其事付史館明年辭去宣和二年詔封其國王與占城等建炎間以郊恩授王檢校司徒加食邑其國屢與占城戰戰失利至建元時大舉復仇破占城遂王其地改國號占臘蓋於是地方七千餘里矣元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一金牌同往眞臘爲所拘執元貞中始招諭賓服之

明興國王保見那獻琛內附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眞臘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頭香六萬

勅柬樂攻元遣使者

諭即位二年八月國王叅烈婆毘牙遣陪臣九
人來貢賜鈔幣有差先是中貴人奉使彼中將
歸有徤兒三人夜遁去索之不得其王以國中
三夷人充數還朝既引見
上曰華人自遯何與彼事而責償之過且若輩
語言不通風土燮隔將焉用此而令背井離鄉
之爲顧命禮部給道里費舍遣之尚書李至剛
曰臣意華人必不甘逃遯彼土或爲彼所匿則

此三人於法應留
上曰何須逆詐人主但推天地之心以待遠人
可也三年叅烈婆毘牙殂命鴻臚王孜往祭之
封其子叅烈昭平牙爲王賜綵幣七年奉金鏤
表貢馴象及方物景泰三年再貢王城周圍可
二十里城上石佛頭五餙其中者以金王宮及
府第皆面東宮殊壯麗風土記曰莅事處有金窻欞左右方柱上有鏡四十八面列於窻旁王三日一視朝坐七寶牀上着朝霞
吉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足履

葦展耳懸金鐺嘗服白氎風土記曰男女椎髻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圍小布之上惟國主打純花布頭戴金冠有時穿茉莉之類周匝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嵌猫精石手掌用紅藥染赤色臣入見王稽首階下者三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國事訖跪伏而去風土記曰國主坐衙欲見者列坐地上以俟少頃內中隱隱有樂聲外吹螺迎之須臾二宮女捲簾國主仗劍立金窗中矣臣僚合掌叩頭螺聲方絕國主隨亦就坐坐處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畢國主轉身二宮女復垂簾國中有金塔金橋歲時一會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百嗒洲風土記曰用中國十月為正月名為佳得宮前縛大棚可容千人掛燈毬花果之屬封岸遠離二十丈地以木接續縛成高棚每夜裝煙火爆杖請國主觀燈如是半月而後止四月拋毬九月壓獵壓獵者聚國衆皆來城中教閱宮外五月迎佛水聚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燒稻其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供佛婦女觀者無數主鄉不出八月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宮內挨藍且鬭豬鬭象如是一旬諺所謂富貴真臘也生女九歲擇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風土記曰官司每歲四月內擇日頒行本國有女應陣毯之家先行申報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點至刻畫處則為陣毯時候矣先期父母擇一僧是夜大會親鄰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坐女子一則僧坐其中至期與女俱入房手去其童納之酒中天明以鼓樂送僧去後當布帛與僧贖身否則女終為僧有不得他

適婚娶男女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夜燃燈相續人死輿置之野聽烏鳶食須刻食盡者以爲福報居喪但髡其髮女人於額上剪髮如錢大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麂鹿雜皮染黑隨其廣狹以意裁之用粉如白堊類𥐓爲小條子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作字皆從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沃野彌望一歲可三四穫風土記曰糞田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其國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讀何書但由此入仕

則爲淸貫微時於打布之外項上挂白線一絲以此自別既貴曳白線如舊僧皆食肉亶不飲酒肉亦時以供佛王有大故輒僧爲司南今賈舶未有到王城者只到海間一屬國耳故不覩其麗靡或云即蒲甘地按宋史蒲甘入貢朝議欲待以交阯之禮制詔書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閒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襆緘封以往乃本朝貢夷獨無蒲甘應是爲眞臘所弁無疑矣

形勝名蹟

陸伽鉢婆山　隋書曰上有神祠以兵五千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王別殺人以夜祀禱亦守衛千人

伊奢那城　隋書曰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成

婆羅提拔城按唐書是木眞臘所居處

眞蒲風土記曰眞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林長江巨港綿亙數百里古樹脩藤森陰蒙翳禽聲雜遝其間至半港始見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芃芃黍苗而已

禽木州以木為城是華人客寓處

竹坡風土記曰綿亙數百里其竹節相間生刺筍味苦四畔皆高山

佛村風土記曰自查南換小舟順水上餘日過半路村佛村

魯班墓風土記云在南門外周圍十里石屋數百間

銅臺宋史曰列銅塔二十四銅象八以鎮其上象重四千斤

內中金塔風土記曰國主夜卧其上塔中有九頭蛇精乃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國主先與同寢雖其妻不敢入二鼓乃出方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王死期至矣王一夜不往必獲災禍

淡水洋風土記曰四月至九月每日午後下雨洋中水痕高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僅通小舟深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

物產

犀角風土記曰白而帶花者為上黑為下

象牙風土記曰以鏢殺之上也自斃而隨時為人所取者次之斃山中多年者為下

鶴頂

翠羽風土記曰叢中有池翡翠飛入求魚番人以樹葉蔽身坐水濱籠一雌誘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日獲三五隻

銅

金顏香一統志曰香乃樹脂擘開雪白者為作夾砂石為下其氣能聚衆香番人以和香塗身

篤耨香本草綱目曰出眞臘國樹如松形香老則溢出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篤耨盛夏不融香氣清遠土人取後夏日以火炙樹令脂再溢至冬凝復收之雜以樹皮者名黑篤耨一統志曰盛之以瓢碎瓢爇之亦香名篤耨瓢

沉香一統志曰出眞臘為上占

城文之 **速暫香** 一統志曰出眞臘爲上伐樹去木取香者謂之生速什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半存者謂之暫香 **降香** 風土記曰叢林中頗費斫伐之勞此乃樹心其外白木厚八九寸 **蠟** 風上記曰出村落枯樹間一種細腰蜂香人取得之一船可收二三千塊塊大者三四十斤 **藤黃** 本草曰樹名海藤花有蘂散落石上彼人收之謂之沙黃就樹採者輕玅 **布** 風土記曰土人不事蠶桑僅織木綿布亦不能紡以手理成條無機杼但一頭縛腰一頭搭上梭只用一竹管 **獺皮** **夷瓶** **明角** **烏角** **燕窩** **胡椒** 風土記曰纏藤而生纍纍如綠草子 **紫梗** 風土記曰生樹枝間如桑寄生狀頗難得 **大風子** 風土記曰大樹之子如椰子而圓中有數十枚 **婆那娑樹** 隋書眞臘傳曰葉似柿實似冬瓜 **菴羅樹** 隋書曰花葉似棗實似李 **毗野樹** 隋書曰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 **婆田羅樹** 隋書曰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 **歌畢佗樹** 隋書曰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 **椰子** **檳榔** 唐書曰客至削檳榔龍腦香蛤以進 **荳蔻** 一統志曰樹如緣瓜蔓衍山谷春花夏實 **酒** 風土記曰酒有四等第一呼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爲之次者呼朋牙四以樹葉爲之乃樹葉名也又次以米或剩飯爲之名包稜角包稜角者米也其下糖鑑酒糖爲之又人港濱水有茭漿酒按唐書眞臘飲酒者比於淫穢後人亦漸頗醉鄉矣 **麝香木** 一統志曰氣似麝臍 **蘇方木** 蘇恭曰樹似菴羅花黃子青熟黑其木人以染絳南方草木狀曰煎汁忌鐵器則色黯 **犀** **象** 宋史曰國戰象幾二十萬慶元二年貢馴象二 **孔雀** **鸚鵡** **建同魚** 隋書曰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

十尺浮胡魚隋書曰形似鯉觜如鸚鵡有八足

交易

船至篙木以柴爲城酋長掌其疆政果幣將之遂成賈而徵償夷性頗直以所鑄官錢售我我受其錢他日轉售其方物以歸市道甚平不犯司譏之禁間有鯁者則熟地華人自爲戎首也風土記曰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兼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則罷無居鋪但蓬席鋪地間亦有司賃地錢土人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大泥吉蘭丹

大泥即古浡泥也本閣婆屬國今隷暹羅其國以板爲城宋史曰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以銅鑄甲宋史曰戰鬬者將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王所居屋覆貝多葉王服頗効中國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床出即大布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民居覆草椎髻以五綵帛繫腰花錦爲衫市用金錢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鈸歌舞爲樂愛敬華人見華人醉者扶之以歸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

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後量用金錢成禮喪制有棺以竹為舉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如是者七年不復祀矣原田豐利臘月七日為歲節地熱多風雨盛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貯之食畢輒棄捐古稱其鄰有藥樹取根煎為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不能傷也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從商人蒲盧歇為導入都朝貢其表以小囊緘封數重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據其字細小橫讀之使至詔館於禮賓院優賜遣歸元豐五年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明興洪武四年王馬漠沙遣使進金表銀箋并貢方物續文獻通考已遣御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辛丑遣其臣朝貢詔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麻那惹加那乃為浡泥國王賜印誥符幣六年王率其妻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

中宮
東宮
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都下
賜諡恭順葬石子岡續文獻通考曰在安德門外樹碑立祠
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為王
賜玉帶金銀綺帛他物稱是禮遣還國遐旺請
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壽鎮國
上自為文俾勒于石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
朝貢萬曆間國王病卒無子族衆爭立國中相

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為王初漳人張某為哪
嗜哪嗜者大酋之號也國難既作哪嗜避禍出
奔女主既立乃遣人迎哪嗜復其爵歸其女出
入宮中有心疾一日向女主言父欲反女主大
恐亟使人按哪嗜家哪嗜自殺已而國人訟哪
嗜無反狀女主尋悔之緩殺其女官其子為酋紅毛番近築土庫于中謀入彭湖互市者携大泥國文也事詳紅毛番考
吉蘭丹即渤泥之馬頭也風俗俱同渤泥嘉靖
末海寇餘衆遯歸于此生聚至二千餘人行劫

海中商舶苦之或謂吉蘭丹卽小葛蘭國按小葛蘭與柯枝接境而吉蘭丹在大泥相連去彼遠甚但大泥吉蘭丹俱鑄金爲錢而柯枝與小吉蘭亦俱用金錢以此相同影響之所自起也姑載之以破疑

形勝名蹟

長寧鎮國山永樂六年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子遐旺復以爲請封爲長寧鎮國山　御製碑文刻石其上

物產

金星槎勝覽曰大金錢名黨伽小金錢名吧喃　犀角　象牙宋史充貢　鶴頂見一統志本朝充貢　玳瑁見宋史宋及本朝俱充貢　翠羽　錫　檀

香宋史充貢　降香本朝充貢本草曰似蘇方木紫而潤爲良　片腦卽龍腦香一統志曰樹如杉檜取者必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爲上次有金腳腦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　吉貝布宋史曰無絲蠶用吉貝花織成布　明角　獺皮　錦魴皮　燕窩　西國米那名沙孤米其樹名沙孤身如蕉空心取其裏皮削之以水搗過舂以爲粉細者爲王米最精粗者民家食之以此代穀今賈舶慮爲波濤所滋只擣其粉歸自和爲丸　檳榔見一統志　椰子見一統志　蒳藤異物志曰蒳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代篾以縛船勝竹也　巴尾樹見一統志　貝多樹　加蒙樹一統志曰二樹心可爲酒　犀　象　孔雀本朝充貢爾雅翼曰尾長開如車倫金翠煒然羽族最華煇者　鸚鵡本朝充貢

交易

華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舶至獻果幣如他國初亦設食待我後來此禮漸廢矣貨賣彼國不敢徵稅惟與紅毛售貨則湖絲百斤稅紅毛五斤華人銀錢三枚他稅稱是若華人買彼國貨下船則稅如故

舊港　詹卑

舊港古三佛齊國也初名干陀利又名渤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居眞臘爪哇之間王號

詹卑故今王所部號詹卑國而故都爲爪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云（俗名吉寧邪）其地故稱沃土諺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冬無霜雪累甓爲城民散居城外香油塗身覆屋多用椰葉市用錢布字訪梵書以國王指環爲印（宋史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時卽用焉）俗貴好淫水戰甚慣（文獻通考曰習水陸戰臨陣敢死覇於他國）其國多水而少陸部領乃聚畔築屋以居僮僕環之其餘民庶悉架室木筏上以木樁拴閘水長則筏

浮䑺不能沒也或將別居則䑺椿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島夷志謂好潔淨故於水上架屋與此不同其樂有小琴小鼓崐崘奴踏曲之類劉宋孝武世始貢中國南史干陁利傳曰王釋羅那鄰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夢中國有聖人如是者再因圖夢中所見遣使獻王盤[redacted]容質果與梁帝合歲時望北頂禮南史曰王瞿曇脩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

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還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十七年及普通元年凡再至後亦遂絕唐天祐初復通授其使都蕃長蒲訶㮚寧遠將軍宋時貢使絡驛按宋史建隆元年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朝貢二年夏又遣使蒲蔑貢方物是冬其王室利烏耶遣使茶野伽朝貢其後歲各一至太平興國五年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誨乘船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王遐至遣使蒲押拖羅來貢雍熙二年船主金花茶以方物來獻端拱元年遣使蒲押陁黎貢方物淳化三年廣州上言蒲押陁黎前年京廻聞本國為閣婆所侵住南海一年今春乘船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諭本國

從之嘗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鍾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鑄鍾給之時咸平六年也其後貢獻不絕每優賜遣歸元豐時使者入見以金銀花貯眞珠龍腦撒殿用昭殊敬宋史大中祥符元年王思離[illegible]囉皮遣使來貢許赴泰山陪位于朝覲壇天禧元年王霞遲蘇勿旺蒲迷遣使貢眞珠象牙梵夾經崑崙奴詔許謁會靈觀游太清寺金明池及還賜詔慰獎之天聖六年王室離疊華遣使來貢舊制遠國使人賜以間金塗銀帶時特以渾金帶賜之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元豐中使至者再天子念其道里遂遠優賜遣歸二年賜錢六萬四千緡銀一萬五百兩官其使羣陁畢羅爲寧遠將軍伽旁亞里爲保順郎將畢羅乞買金帶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師牒皆如所請給之三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國王之女唐守書寄龍腦及布與提舉市舶孫迥迥不敢受言於朝詔輸之官市帛以報五年遣使皮襪來官皮襪爲懷遠將軍六年又以其使薩打華滿爲將軍紹聖中再入貢紹興二十六年貢使復至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方物也淳熙五年詔免赴闕館於泉州洪武二年詔行人趙述往使其國王恒麻沙那阿遣使隨述奉金葉表來貢

賜曆及文幣六年復貢八年遣使從使者招諭拂菻九年王廸王子麻那者巫里表請紹封

詔授駝紐鍍金銀印封三佛齊國王久之丞相胡惟庸事發事連三佛齊懼而貢絕三十年上念遠夷希至詔禮臣曰惟庸謀叛三佛齊乃生間諜詒我使臣至爲爪哇聞知禮送還朝今度巳悔禍朕欲許其自新暹羅在遠國中最稱恭順而爪哇則三佛齊所悉索敝賦以從者也可移檄暹羅達于爪哇俾戒諭三佛齊嘉與更始禮臣如

旨以行永樂初年三佛齊竟爲爪哇所破廢爲舊港是時南海豪民梁道明寓泊茲土衆推爲酋閩廣流移從者數千人

廷議遣行人譚勝受往招之道明隨勝受來歸廣東通志云譚勝受南海人鄉薦授臨桂丞以最召拜監察御史坐事降行人時閩廣流徒從梁道明者數千人指揮孫鉉使海南遇其子及二奴挾與俱來海上以勝受同鄉令借其二奴齎勑往招道明遂從人朝賜道明襲衣鈔百五十錠文綺十二表裏絹七十二疋勝受奏事稱旨擢浙江按察使留副酋施進卿代領其衆五年中貴鄭和奉使西洋還過舊港遇流賊陳祖義祖義詐降潛謀要刼和料賊無歸順意整兵以待賊

倅至與戰大破之斬獲無算械祖義至京伏誅諸夷聞之震慴曰眞天威也吾曹安意內向矣

是年施進卿遣婿朝貢

詔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賜印誥冠服及文綺後進卿卒二十一年以子濟孫嗣印燬于火

詔給之

形勝名蹟

彭家山在港外

承天萬壽寺宋時賜額今廢

物產

珠宋史曰以珠獻宰臣秦檜檜已死詔償直收之

金

銀宋時入貢

珊瑚宋時充貢

犀角宋時入貢

象牙宋時入貢

瑠璃宋時入貢戴仲培鼠璞曰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今皆鍮冶石汁以衆藥成之非其物也

摩娑石庚辛玉冊云陽石也出三佛齊海南有山五色擊取燒之作硫黃氣以形如黃龍齒而堅重者佳姚西溪叢話曰舶過山下愛其石以手捫之故名摩娑

水晶宋時入貢

沉香見宋史

安息香一統志曰樹脂其形色類核桃瓤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

龍腦香宋時充貢使者來朝至以撒殿

乳香一統志曰樹類榕以斧斫之脂溢于外凝結而成其品十有三有滴乳餅乳袋香黑榻纏末之別宋時入貢

降香

金銀香華夷考曰其香如銀匠攪糖相似中有白蠟般白塊在內好者白多低者白少焚之香

金

美出舊港國

木香一統志曰樹類絲瓜冬取根曬乾

薔薇水一統志曰即薔薇花上露花與中國薔薇不同土人多取其花浸水為露故多偽者以瑠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

蘇合油一統志曰濃而無滓者為上

猛火油華夷考曰樹津也一名泥油大類樟腦第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焰愈熾蠻夷以制火器其聲甚烈舩檣樓櫓連延不止魚鼈遇者無不燋爍

膃肭臍圖經曰舊說似狐而大長尾今滄州所圖乃魚類而豕首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點欲驗其真取置睡犬旁犬忽驚跳若狂

吉貝

椒國中最多他港取給焉

阿魏

蘆薈

沒藥

血碣一統志曰樹畧同沒藥採亦如之

烏楠木一統志曰單馬令國出樹似櫻櫚可為器用

褊桃北戶錄曰占卑國出褊核桃形如半月狀取食絕香美

沒石子一統志曰樹如樟開花結實如中國芋栗

萬歲棗見一統志

火雞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出火雞大如鶴身圓頸長頭有二紅軟冠狀如紅褐嘴尖毛如羊毛脚長其爪甚利好食熱炭因名火雞

交易

舶至獻果幣有成數詹卑人商量物價雖議價金多少然非償金實償椒也如值金二兩則償椒百石其大較云喜買夷婦他國多載女子易其椒以歸舊港則用鉛錢矣三佛齊夙稱蕃盛國破以後漸覺故都蕭條賈人亦希造續文

獻通考曰萬曆丁丑中國人見大盜林朝曦在三佛齊列肆爲番舶長如中國市舶官

論曰闍婆直臘故島外繁華地也東西之王水陸之國嚮化已非一朝渤泥三佛齊亦雄視諸部而或以守祧或以易姓華人適入司彼國鈞傭中使使輙復驅歎遠夷益以覘皇靈之無外矣

東西洋考卷之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麻六甲卽滿剌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後頻遜起自扶南三千餘里皆屬之其東界通交州卽哥羅富沙地也唐永徽中以五色鸚鵡來獻唐書曰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舊隷暹羅歲輸黃金爲賦蓋所部蓄酋尚未稱國云永樂三年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上表願

內附爲屬郡効職貢七年
上命中使鄭和封爲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服
從此不復隷暹羅矣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
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命中貴海壽
禮部郎黃裳迎勞于郊
勑有司供帳飾館待之尋陛見貢方物
上御奉天門宴王
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其
下賞賚各有差居久之禮遣還國廣東通志曰光祿日給牲
牢賜王金繡龍衣一襲金銀器皿帷帳裀褥咸
具賜妃八兒迷速里及子侄陪臣文綺紗羅襲
衣有差就館復賜宴八月賜黃金相玉帶儀仗
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辭歸賜宴奉天門別
宴王妃陪臣如初賜勑勞王副以金相玉帶一
儀仗一副鞍馬二疋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
四十萬貫錢二千六百貫錦羅六百疋絹千疋
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襴二妃以下各有差
禮部餞于龍江驛復賜宴龍潭十年遣使入貢
十二年王母來朝賜如王妃十七年王亦思罕
答兒沙嗣更率妻子來朝言爲暹羅所侵惟
陛下卵翼之
上爲降詔暹羅國王無開兵隙暹羅旋遣使來

謝侵伐之罪滿剌加所得保境息肩者皆中國
賜也二十二年王西里麻哈剌來朝宣德九年
王復至後先賜予甚厚其後貢使不絕天順三
年王无荅佛哪沙卒子蘇丹芒速沙請封遣使
冊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
使溺海死以故罷遣云王以帛纏首衣青花袍
躡皮履乘轎俗敦朴尚回回教居處如暹羅婚
喪大類爪哇（唐書曰嫁娶檳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沉之海）民用陶錫網魚爲業屋如樓閣然不更
鋪板但疊木高低層布連榻跣坐飲食廚廁皆
在其間男女椎髻（唐書曰非有官不束髮）肌膚黑漆間有
白者華人也後佛郎機破滿剌加入據其國而
故王之社遂墟臣隸俛首無從報仇久乃漸奉
爲真主矣古稱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
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則嚙無不立死山有
黑虎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覺者擒殺之
今合佛郎機足稱三害云

形勝名蹟

鎮國山 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勒石其上 五嶼 未稱國時會鎮于此 龍雅山 在滿剌加港外其山甚高

物產

猫精石 華夷考曰中含活光一縷 珠 一統志滿剌加出石榴子珠 犀角 本朝充貢 象牙 本朝充貢 玳瑁 本朝充貢 翠羽 靉靆 俗名眼鏡華夷考曰大如錢質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滿剌加國○靉靆乃輕雲貌如輕雲之籠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曖靆亦可 斗錫 星槎勝覽曰內有山泉流爲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重一斤四兩本朝充貢 乳香 本朝充貢 片腦 本朝充貢 蘇合油 蕉心簟 星槎勝覽按華夷考稱滿剌加取茭蔁葉織成細簟潤二尺長丈餘卽此類也 明角 烏角 蠟 做打麻 方輿勝覽曰樹脂結成者夜爇有光塗舟水不能入華夷考曰樹枝流落膠汁土內掘出如松瀝青內有明淨好者都似金珀一般出滿剌加國 硫黃 見一統志 沒藥 夷毯 燕窩 檳榔 椰子 沙孤米 華夷考曰山野有樹名沙孤樹將樹皮如中國葛根搗浸澄濾取粉作丸曬乾賣之出滿剌加 茭蔁酒 華夷考曰茭蔁葉似苦筍殼厚性柔軟結子如荔枝樣雞彈大取其子釀酒飲亦醉人出滿剌加 犀 象 黑熊 本朝充貢 火雞 華夷考曰出滿剌加大如鶴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氣亦煙燄也子如鵞胎殼厚踰重錢或斑或白島夷採爲飲盞見者珍之 鸚鵡 唐時來獻

交易

本夷市道稍平既爲佛郎機所據殘破之後售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酢屢肆輈張故賈船希往者直詣蘇門答剌必道經彼國佛郎機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于海門掠其貨以歸數年以來波路斷絕然彼與澚夷同種片帆指香山便與粵人爲市亦不甚藉商船彼間也

啞齊

啞齊即蘇門答剌國一名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王裘束類滿剌加官屬畢具宮有內閣百餘蓋他國所無云相傳風俗頗淳語言和媚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島夷志曰酋長人物脩長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故民畏服焉）田磽少穀然賈舶還往財物充牣雅稱富饒貧民捕魚爲生活朝駕獨木舟張帆破浪抵暮卻回國徵其賦以爲常其先爲大食國蓋波斯西境也隋大業中有牧者探穴得文石詭言應瑞當王聚衆劫略遂王其地（舊唐書云胡人牧駝忽有獅子人語曰此山有三穴）

穴中大有兵器弃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胡
人依言果得穴中石及刄甚多勑其反叛於是
糾合亡命刼奪商旅其衆遂盛自立爲王波斯
拂林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於是遂強弃諸國
勝兵得四十萬唐末微以來屢使朝貢唐書曰永徽二年朝貢自言有
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
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
寘于理玄宗赦之使者復辭曰國人只拜天見
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獻方物
拜果毅賜緋袍其先爲白衣大食至河蒲羅拔以來爲
黑衣大食唐書曰白衣大食有二種一盃尼末換二奚深末換殺兄自王下怨其恐
將討之㣲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俯衆數萬卽殺末換求奚深孫阿蒲羅拔爲王號黑衣大食
至德初代宗用其衆平西都貞元中使者三人

來朝悉拜中郎將賚遣之宋乾德四年遣僧西
域因賜王書招懷自是貢船歲通按宋史開寶元年遣使朝
貢四年復貢以其使爲懷化將軍用金花五色
綾紙寫官誥以賜嗣此連貢不絕淳化四年會
長李亞勿來朝船主蒲希密附方物來獻咸平
六年貢使摩尼對崇政殿持眞珠以獻云離國
日誠願得瞻威顏乞不給回賜上不欲違其意
侯其還厚加優賚景德元年使來値上元觀燈
賜錢縱其宴飲四年使又至許遍詣苑囿寺觀遊覽泰岱汾陰並許陪祀
宋史車駕東封船主陁婆離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又祀汾陰詔令貢使陪祀大中祥
符五年大食國老人無西忽盧華年百三十歲
耳重輪體貌甚偉自言遠慕皇化附船來王詔

賜袍帶束帛建炎後以國費匱乏閒關謝貢大
食竟脩貢知故事則懷德者遠也宋史帝謂侍臣曰荼馬政廢武備不脩致金人亂華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却之優賜以荅遠人之意遠人懷之貢賦不絶入明始稱蘇門荅刺洪武
初國王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王鎻
丹罕難阿必鎮遣使入貢
詔封爲蘇門荅刺國王
賜印誥金幣五年再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
戰中流矢死子弱不任嘗膽其妃飲泣令于國

曰能復讐者我與爲夫共圖國事有漁翁聞之
率衆殺花面王妃遂從漁翁吾學編曰永樂七年來貢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久之故王假子率所部殺漁翁王王子
蘇幹剌以衆奔峭山十一年中貴人鄭和擒假
王俘至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
聖天子威靈條進方物甚懸宣德中貢使頻至
十年封其王子嗣王世世朝貢不絶數傳後凡
再易姓而爲今王今王者人奴也先是其主爲
大將使奴牧象而象肥主以爲能呼語之曰而

牧象良苦其爲我監捕魚稅坐而受直奴前謝
從此往稅捕魚得大魚輒遺其主自取小者主
後聞之曰奴忘其食指而奉我耶命侍左右出
則捧檳榔盤後隨一日王召諸大會議事奴從
主仗劍入王居趨蹌嚴若神而主跼蹐惟謹奴
出謂主曰主自視雖貴孰與王主笑曰臣何敢
與王齒奴曰主第不欲王耳是可取而代也主
驚顧無妄言將亦吾族奴因閒進曰吾主行擁
重兵出鎮海隅詰旦入辭奴從而後主誠乘間

請屏左右以畢所私王必不疑王步之內奴拙
刃刺王灑王頸血爲主盟手主兵柄在握誰敢
不服咄嗟而事可定矣主詰朝果入辭如奴約
自王曰臣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有所私布請
屏左右王叱左右出奴突引王裾前刺王掀其
主上殿號殿下曰王爲不道吾殺之吾爲君主
時所擁兵悉集殿外諸會股慄無敢鬨者因誅
其偶語者若而人餘悉拜官有差主既爲王命
奴代爲大將隷以所部居亡何奴弒王自立是

爲今王於是大爲防衛于國拓其宮規制宏壯
宮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雖勲貴不得帶劍上
殿王出乘象象列綺架亭而帷其外又列象百
餘披結俱如王所乘象望者不知王在何許鹵
簿傳呼甚盛犯者無赦法制嚴於他國矣

形勝名蹟

俱紛摩地那山 大食王牧處得黑石白文于此 舊唐書曰在國西南鄰於大海
高勝樹山 澗中出油王出征戰取油傾水上燃 之能飛渡作火攻人死以油塗之能
堅其尸千 年不壞 椰嶼 在港口嶼上 有三寶廟 恒曷水 舊唐書曰 大食王糾
合亡命渡恒曷 水刦奪商旅 惡水灣 龍涎嶼 星槎勝覽曰 蘇門答剌西
去一晝夜浮灔水面波激雲騰每春羣龍來集 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駕獨木舟登嶼採取
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于海一手 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 翠藍嶼 星槎勝 覽曰在
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 釋迦經此山浴水被竊袈裟佛云後穿衣者必
爛皮肉由此男女今皆無 衣止樹葉紉結而遮前後

物產

寶石 本草綱目曰山海經謂之采石碧者唐人 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靺鞨今通呼爲
寶石大者如指頭小者 如豆粒皆碾成珠狀 瑪瑙 格古論曰非玉非 石堅而且脆中有
人物鳥獸形者最貴○負暄錄曰瑪瑙產有琥 南北南瑪瑙產大食色正紅無瑕可作杯斝

珀宋時充貢 玳瑁 犀角 象牙埤雅曰象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以爲器飾 鶴頂 琉璃宋時以瓶及甕盛物來獻 照身鏡梁四公子記云
扶南貢碧頗黎鏡廣一尺半重四十斤內外皎
潔向明視之不見其質蔡條云御庫有玻黎母
乃大食所貢 靉靆 龍涎香遊宦記聞云龍涎香最貴重出大食國海旁常
有雲氣出山間土人即知龍睡其下更相守之
俟雲散知龍已去往求必得龍涎入香能歛
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和香焚
之翠煙裊空結而不散或言涎有三品一曰汎
水一曰滲沙一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面善水
者伺龍出隨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滲人沙中
魚食則化糞散於沙積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
有花若木芙蓉花落海大魚吞之腹中先食龍
涎花爇入久即服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
用惟糞者不佳若散碎皆取自沙滲力薄欲辨

眞僞投沒水中須臾突起直浮水面或取一錢
口含之微有腥氣經一宿細沫已蘸餘結膠舌
上取出就淖稱之亦重一錢將淖者又乾之其
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熱鑽入枯中抽簪
出其涎引絲不絕驗此不分褐白褐黑皆眞○
星槎勝覽曰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腥氣焚之
清香可愛 片腦宋時獻 安息 木香本朝充貢 乳香宋時獻 丁
香本朝充貢 薔薇水宋時獻 蘇合油 天鵞絨本草綱目謂鵞爲天鵞云皮毛可爲服飾謂之天鵞絨華夷考曰海東青小而健能擒天鵞即此也華人以絨
織之沿爲僞之物 瑣服一統志名瑣服曰又名梭服以鳥毳爲之紋如絨綺 兜羅綿
亦毛毳織成長者每疋至六七丈今人呼爲哆囉嗹 駝毛緦面埤雅曰駝肚腹不帖
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今其毛緦溫厚煖於狐
貉極堪禦寒過夏退毛至盡乃能避爇故古者

冬取皮於狐類而表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宋時來獻 花錦 宋時獻 西洋布 一統志名闘布華夷考曰西洋布幅廣至四五尺精者價乃勝綾 錫 本朝充貢 賓鐵 宋時獻 蠟 膃肭臍 即唐書所謂骨肭獸俗名海狗腎 燕窩 胡椒 星槎勝覽曰蔓附樹枝結椒纍垂如梧桐子但粒小耳本朝充貢 石蜜 唐書大食傳曰刻石蜜廬如巒狀 沒藥 孩兒茶 即烏爹泥本草一名烏疊泥或作烏丁皆夷語無正字 血竭 千年棗 宋時獻 大茄 一統志曰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瘁子大如西瓜重十餘斤以梯摘之 無名異 本草集解曰出大食國生石上狀如黑石灰番人以油鍊如黳石嚼之如陽 瓜 星槎勝覽曰皮若荔枝未剖臭如爛蒜剖開如囊蜜味如酥油香甜可口 犀 宋太宗問蒲押陀犀象何法可取對云犀使人升大

操弓矢伺至射殺之小者不用弓矢可捕獲本朝充貢 象 蒲押陀曰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繫之 駿馬 唐書曰有千里馬號爲龍種 鸚鵡

交易

舶到有把水瞭望報王遣象來接舶主隨之入見進果幣于王王爲設食貿易輸稅虎稱公平 星槎勝覽曰胡椒番秤一播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重金五兩二錢○龍涎與香一兩用金錢十二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准中國銅錢九千價亦非輕 此國遼遠至者得利倍于他國蓋宋時稱本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

至今富饒猶昔也

彭亨

彭亨者東南島中之國也星槎勝覧名彭坑續文獻通考曰暹羅迤西國疊山山旁多平原草樹繁茂然鳥獸希少沃土宜穀蔬果亦饒其城以木圍之方廣可數里誅茅覆屋男女椎髻衣長布衫繫單衣富者頭著金圈數枚貧人則五色燒珠爲圈束之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古稱上下親狎民無寇盜好佛誦經而久乃寖漓也俗漸好恠刻香木爲

人像殺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朝貢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門的里來朝并貢方物其後二百數十年而有柔佛之事先是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壻也贅于彭亨柔佛之副王精悍好鬬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佛副王戚屬俱會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爲壽手指一巨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見餉者不惜重貲爲報王子固靳之副王恚甚歸而

起兵攻彭亨矣二國初爲婚媾賊出意外彭亨人人惴恐不戰自散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浡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彭亨國中鬼哭三日浡泥王迎其妹還浡泥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久之王歸彭亨其次子驍而多智遂毒殺父誅兄自立至今尚爲王每爲毛思賊適逃主實所掠人遠近苦之毛思賊者婆羅屬夷也刼掠海上生人至彭亨賣之代作崑崙奴不如指者則殺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

形勝名蹟

石崖 一統志曰其國石崖周匝崎嶇如柵寨

金山 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餘人採取月進王二十金

地盤山 織嘉文席處

狼窴

物產

沙金 即金山所採者排沙揀金金末存鎔雖黃光閃鑠視亦復類沙既煎乃始成塊

犀角　象牙　鶴頂　玳瑁

花錫 見一統志

沉香 見一統志

速香 本朝充貢

降香

片腦 是狼窴所出者本朝充貢

嘉文席 嘉文草蔓生有脊用刀刺脊踢去之織以爲席溫柔妍雅帖人肌夏微涼而冬微溫故價直逾倍其製狹而長蓋夷中一席只卧一人故狹等身之外捲以作枕故長

燕窩　胡

椒（本朝充貢）　西國米　椰子（見一統志）　檳榔　蓽吉柿

蒳藤　蔓抽被地無枝葉有皮裹其外如竹皮剝之則落藤長數丈不值剪伐可繚繞數圍狼寳出者爲多　犀　象

交易

舟抵海岬國有常獻國王爲築鋪舍數間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托宿焉即就鋪中以與國人爲市鋪去舟亦不甚遠船上夜司更在鋪中臥者音響輙相聞

柔佛

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男子削髮徒跣圍幔佩刀婦人蓄髮椎結王服與下無別第帶雙刀耳會見王棄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茭葦以刀刺之又置烏簿書浩大及秘密事情外以繩縛之塗泥封固印識其上宮室覆茅插木爲城其外有池環之港外多列沙垓（猶中華蜑户）無事以船載貨國外有警或出征戰則募召爲兵稱强國焉婚姻王與隣國王家自相配偶餘人締結亦論門閥相宜王用金銀器盛食民家

磁器都無匕筯以手拈之而巳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方加剃男子則再削髮逝者火塟也其酋好鬬屢開疆隙彭亨丁機宜之間迄無寧日先年有大庫吉寧仁忠於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兄䠶巳謀殺吉寧仁其後二王出騎馬墮地死從者皆見吉寧仁爲祟至今人家祀之競傳靈應蓋夷俗尚鬼其固然矣

形勝名蹟

東西竺（星槎勝覽曰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若蓬萊萬丈之間）

物產

犀角　象牙　玳瑁　錫　片腦　嘉文席（是東西竺所織者星槎勝覽曰地出蕉心簟想嘉文席之所自始也）　木綿布（見星槎勝覽）　椒　蒟醬　西國米　血竭　沒藥　檳榔（見星槎勝覽）　海菜　蓽吉柿

交易

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星槎勝覽曰田瘠不宜稼穡歲藉諸邦淡洋米以食）道逢賈舶因就

他處爲市亦有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只在舟中無復舖舍

丁機宜

丁機宜爪哇屬國也幅員最狹僅千餘家彔佛黠而雄丁機宜境相接也彔佛狡焉有啓疆之思動爲國患悉索敝賦無寧日近始求通姻好然安恐無親善事之猶恐其不得當也其國以木爲城王居旁列鍾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食啖所須手自操割民俗都類爪哇大率爪哇一帶酒稅甚廣而酒禁乃甚嚴民間攜酒具取水釀酒國有常賦然上族之家輙不復御酒惟細民無賴者時時闌入醉鄉則曹偶笑之上族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若開宴則人具一大盤盤有足置地上雜貯肴核每進一物客甫嘗畢則客之從人徑從後取食之曰不敢嘗殘酒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爲持門户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

形勝名蹟

獨石門　鐵釘嶼以形尖故名其外水流甚急　鱷魚嶼亦以其形似鱷也其水晝則南流夜則北流

物產

犀角　象牙　黃臘　嘉文席　西國米　血竭　沒藥　檳榔　海菜

交易

夷亦只就舟中與我人爲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爲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淚之虞而船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布顚也

思吉港

思吉港者蘇吉丹之訛也爲爪哇屬國其中凡數聚落而吉力石其主也吉力石有王百餘歲能知吉凶國在山中賈舶僅經過其水濶而未嘗泊舩彼民出詣饒洞與華人貿易華人所泊者饒洞也饒洞原野平衍以石爲城其酋出入乘車車以金飾亭御四馬或八馬亦御黃犢前導百餘鹵簿皆備諸夷見王輙避匿不敢出獨

女人合掌伏道旁其餘風俗多類下港云其與國爲思魯厓爲猪蠻猪蠻多盜故華人輒不肯駐猪蠻有丈于名北極十餘歲時軀重數百斤爲盜所刼負之不能起今爲哪嚐饒洞之後爲金後山脩竹成林茉莉自花不假培植人皆赤身只一紙蔽其下體種豆供餐疆者善射逐獐鹿猿猱火焙而食饑𠻳其肉渴飲其血佐以樹酒足跡未嘗下山

形勝名蹟

保老岸山 一統志曰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舶人呼爲巴哪大山

吉里悶山 與保老岸山相對西面拖尾甚長

椒山 在猪蠻國

牛郎山

義里山

白嶼 即饒洞港口

望加黎洲 饒洞國外十餘里

杜板村 即吉力石之港外是元史所云杜並足也

塔寺 寺外有塔故名

八節澗 元史曰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史弼高興會兵其處

聖水 在杜板村星槎勝覽曰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爲聖水元將史弼高興征其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祝天以鎗插海中泉隨鎗湧起汲而飲之軍威大振

物産

金 銀 珠 犀角 象牙 玳瑁 沉香

檀香　降香　錫　銅鼓　龜筒　夷瓶　瑪
椒　檳榔　椰子　血竭　豆蔻　畢撥　蘇
木　犀　象　孔雀　火雞　鸚鵡　傾伽鳥
倒掛鳥

交易

吉力石主氏哇而臣饒洞蘇魯厖諸國他國貨
華下港者彼中亦時相通我舟到時諸屬國鱗
次饒洞以與華人貿易雖在夐邈亦蕃盛之鄉
也向就水中為市比來販者漸夥乃漸築鋪舍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以木為城城只一半餘半皆山也
按水經註稱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又馬文淵遺兵十餘家住西屠國不返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今之文郎馬神疑即其後而播遷茲土云
王宮繡女數百人王出乘象或泛舟
以繡女自隨或與衣或持劍或捧檳榔盤王登
舟趺坐榻上繡女坐地下與王相向或用女人
刺舟威儀甚盛民居多縛木水上築屋以居如
三佛齊男人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裸或着小

袖衣蒙頭而入下體以縵圖之初盛食以蕉葉爲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磁器又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以葬其俗不逞姦者論死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人蓄髮髮苦短見華人髮許長心慕之問何以致此或紿之曰我生長中華用華水沐之耳夷女競市船中水欲以沐髮華人故靳之以爲笑端焉 女人慕悅華人輒持香蕉甘蔗及茉莉花相贈不妨往復嘲謔第國禁甚嚴無敢私通者 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盦避欲走然地饒沙金夷人携貨往市之擊小銅鼓爲號貨列地中主者退丈許深山人乃前視貨當意者置金于貨之側主者遥語欲售則持貨去不售則懷其金蹣跚歸矣隣境又有買哇柔每夜半盜斬人頭以金裝之故夜必嚴更以待

形勝名蹟

金山 即烏籠里彈深處幽澗迴流驅舟良苦兩峰縈陰木多拱抱每夕景曉雲禽聲四合幾鬮人賜華商即乘輿以行未有不中道返者也 丹戎世力山 未那

突大山　班節系禮山　加會嶼

物產

沙金是金山出者夷人持貨往易每壓往賓歸鶴頂文郎出者最多降香蠟藤席紅白色間雜而成莿藤文郎亦盛他國獨蓽撥獐皮血竭肉豆蔻犀孔雀鸚鵡

交易

故王有賢德始開港時待賈船大有恩信王子三十一人俱不令外出恐擾遠人也其妃爲買哇杲國主之妹故王既殂嫡子嗣立買哇杲人導之爲欺詐買貨輙緩償直至解維每多負逋商人從此希造矣其地女人悉蕩小舟以飲食來市至售貨物則男人司之市用鉛錢

遲悶

遲悶者吉里地悶之訛也其國君重迦羅之東田肥穀盛沿山皆旃檀至伐以爲薪其氣蒸人鮮不病者地又苦熱旁午必俛首向水而坐差可辟瘴男女斷髮短衫夜卧不蓋體俗亦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無姓氏不知年歲

亦無文字紀事以石片子爲記如千石則總于繩上一結亦亦有會長互訟則兩造各牽羊入曲者沒其羊直者仍帶羊以出結繩束矢之風其猶存于絕島乎

形勝名蹟

犀頭山 項有巨石石有竅王歲時祀之有巨蛇由竅中出食所祭都盡石項人莫敢躡

物產

檀香 獨盛他國 蓽撥 荳蔻

交易

市去城稍遠每賈舶至王自出城外臨之妻子及姬侍皆從防衛甚盛日有輸稅然稅鈔不多夷人砍伐檀香樹絡繹而至與商貿易倘王歸則貿易者不得自來慮有紛紜也須請王更出乃至 星槎勝覽曰商舶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與所傳微異豈習俗至今稍革耶

論曰滿剌加奕世朝天用深帝眷答剌彭亨供玆包茅均彼楛矢其他諸國前籍之所未名雖重譯尚賒而占雲屢出示麗主客獲滐禁嚮夫固羲御之末光谷王之餘潤

也

T2432/1398(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3

OCT 4 1951

東西洋考卷之五

東洋列國考

呂宋

呂宋在東海中初爲小國而後寖大（吾學編曰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質朴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隔察老來朝幷貢方物其地去漳爲近故賈舶多往有佛郎機者自稱干系蠟國從大西來亦與呂宋互市酋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爲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大蓋屋王信而許之佛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上野藏記

郎機乃取牛皮剪而相續之以為四圍乞地稱
是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予地月徵稅如所
部法佛郎機既得地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甚
具久之圖呂宋殺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呂宋遂
為佛郎機有矣干系蠟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
更易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者也華
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
澗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萬
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敝裏系勝征美洛

居役諸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戰政和堂集月高肖為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為哨官鄭振岳為通事郭惟太等為兵夷人偃
息臥船上使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之或刺
殺苦毒備嘗潘和五等謀曰叛死箠死刺死等
死耳不然亦且戰死不若殺酋以洩吾忿勝則
揚帆故鄉即不勝死未晚也議既定夜半入臥
內刺酋持酋頭大呼夷人驚起不知所為悉被
刃或落水死和五等悉獲金寶兵器駕其船以
歸失路之廣南為交酋所掠獨郭惟太等三十

二人走免附舟返舍會既死子郎雷猫吝擁兵
駐朔霧馳回代立爲酋遣僧來訴明年閩撫遣一
賈舶招回久住呂宋華人酋爲給糧以歸致書
及詞重訴交宛呂宋嗣王具文一道用金篋封識另小書用紅羅包裹付賈舶
携來內稱郎雷氏敝裏系勝是猫吝爺氏奉干
系蠻國王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蒙差官來探
日本消息招回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
國有征伐之兵敝國有備禦之固況日本熟知
敝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何足以懼前華
回唐人係是久住不安生理今之華者因敝國
狹窄米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
鑒察其被害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實貝並究殺
交之人償命以警後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於
舊年十月駕船往貴省奔訴交宛萬里懸情惟
冀秉公嚴追究治從兄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
報又訴詞一紙爲辯明交宛事緣交守國欽討
美洛居時有澗內唐民願充助敵者二百五十
人自備行糧立功給賞時交與兵同船開駕到
交逸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號交責番人吊
在船擄慾戒原船裝載金銀莫計同船番目各
帶寶貝銀錢數多船進合萬門灣泊交令唐人
牽罟捕魚其烹而食臥至半夜唐人心貪財寶
陰謀不軌將交并番目四十餘命盡行殺死僅
存巴禮書記二人報息將本船寶貝駕逃僕時
奉命帶兵駐劄朔霧各屬聞變共議報寃將城
內舊澗拆卸僕聞計回國勸諭不許生端報怨
復議設新澗城外慮及番兵横爲擾害着頭目
四人逐日在澗看守以便唐人生理不想起盖
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思見澗地接邇城廓兼
之唐人每有交逆之情恐招蕭墻之禍再議移
澗此非本心華回唐人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
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寃伏望作主轉

行　達施　閩撫許孚遠具疏以聞（許忠公疏畧曰我民往販呂宋中多無頼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不下萬人番酋築蓋舖舍聚劄一街名爲澗内受彼節制已非一日去秋彼酋抽取我民二百餘人爲兵刑殺慘急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犬狼之性輕動干戈不戢自焚固其自取而殺其酋長奪其寳貨逃之交南我民狼毒亦已甚矣）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歸國置惟太等于理潘和五竟留交夷不敢還夷人故奴視華人徵賦溢格稍不得當呵辱無已時犯者即嚴置以法自玆釁旣結疑二日深夷酋虜使我矣其後又有機易山之事白採金中貴鼍尾四出妄一男子張嶷

更爲新奇其説上疏曰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採取之可得巨萬無禁有詔下閩廷臣力言其謬不報閩當事持之乃遣海澄丞王時和及百户于一成往勘其地夷初聞使至大駭諸華人流寓者見酋言華無他特竆人横生事端今遣使者來按玆土使竆人曰竆便於還報耳酋意稍解令夷僧散花道旁迎使者諸流寓先結蓬蓆爲廠如公署狀酋盛陳兵衛邀丞入亦爲丞設食然氣豪甚問丞曰汝

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也且金豆是何樹
生來丞無以對數目嶷嶷云此地皆金不必問
豆所自蓋嶷欲借
朝命歸之襲破其國耳至是不敢顯言夷人皆
大笑酋留嶷欲兵之諸流寓苦解俾歸爲戮於
司寇迺釋令登舟時三十年四月也丞歸病悸
死嶷以奏事不實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竟疑中
國有啓疆意益暴虐諸流寓諸流寓無賴者聲
言今日之事汝爲政一旦天兵下海門汝輩盡

爲吞人乎語稍稍傳布夷益疑明年夷遂決計
謀殺諸流寓詭言將征他國凡華人寸鐵輙厚
售之即切肉小刀價至數錢華人利其直輙聽
鬻去家家無復寸鐵乃約日勒點名籍分三百
人爲一院入即殺之事稍露諸流寓乃糾衆走
菜園屯聚爲亂八月朔日夷其大廵攻菜園死
傷無數次日聚大崙山揭竿應敵夷亦少挫酋
旋悔禍遣人請和華人慮其誘我撲殺彼使夷
怒設伏城旁初三日華人在大崙山饑甚不得

食冒死攻城夷人伏發燃銃擊殺華人萬餘
華人大潰或逃散餓死山谷間橫尸相枕計捐
二萬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是役倉猝無主
盟又糧與刃俱乏之故搏手困窮膏塗遠與華人
在大崙時風雨大作人立雨中夜半望見長天
有光炯爍大地震動每驚寤自相觸殺夷乘其
弊而屠之是月澤亦大水漂沒萬家受禍同時
陽九之均厄也後夷酋下令招撫其所掠華人
貲悉封識貯庫中移書閩當事俾諸戚屬往領

明年賈舶乃稍稍去奸商黃某者與酋善輒冒
領他貨稱爲某子甲姻黨綑載乾沒云三十三
年有
詔遣商往諭呂宋無開事端至是禍良已留者
又成聚矣佛郎機身長七尺眼如猫嘴如鷹面
如白灰鬚密捲如烏紗而髮近赤其僧擁重權
國有大故則酋就僧爲謀主人論死者僧誦經
勸之首肯然後行刑中罪用枸輕枸一足重則枸兩足婦女歲
時詣寺讖悔有陰事輒密向僧自輸僧爲說法

鞭之數十恐痛不敢言夜留宿寺中聽僧意所指畫唯唯而已婚姻父母不能定惟僧所決之人死貯以布囊就寺以葬所畜財產半入僧室矣先是呂宋國王兄弟勇甚既爲佛郎機所戕輒祟於國國人每值死日夷僧爲摽牛厭之摽牛者柵木爲場置牛數十頭於中環射之牛吽擲死以此逐鬼云性婪甚靡國不至至則謀襲人呂宋滿剌珈遂至易社在呂宋者初嘗攻破婆羅婆羅放藥水毒殺之故奔呂宋其存中國

香山盤據爲日已久今則馬非馬驢非驢儼然金城雄其灣中矣廣東通志曰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爲名撫按查無會典舊例不行乃退泊東莞南頭蓋房樹柵特火銃自固御史丘道隆何鰲前後具奏皆言殘逆稱雄逐其國主先年潛遣火者亞三假充滿剌加使臣風飄到澳往來窺伺熟我道途略買小兒烹而食之近日滿剌加國王奏其奪國讐殺等情屠掠之禍漸不可長宜即驅逐所造房屋城寨盡行拆毀詔從之海道副使汪鋐帥兵至猶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遯去嘉靖中黨類更番往來私舶雜諸夷中爲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皙廣人能辨識之○方言謂天爲西羅日爲梭羅風爲綿除山爲文池眞珠爲亞思佛玳瑁爲實除奴牙犀角爲亞里高佛金爲阿羅銀爲巴勞礁

形勝名蹟

覆鼎山 其形似鼎倒覆故名上有野夷巢居樹巔射鳥獸鮮食之人跡不到 文武樓 遠望山容甚偉故華人蒙以佳號 大崙山 華人與呂宋相攻時屯聚于此 圭嶼 爲其出與吾澄圭嶼相類因襲今名 半邊山 望之半缺故名 加溢城 初只一山夷人以其要害地也慮紅毛出沒始築城伏銃其內賊至以銃擊之敵不敢窺張嶷所稱機易山想即加溢之訛耳 大湖 假港 即呂宋港口

物産

金 永樂時充貢奸人所捉影而唱金豆之說也 銀錢 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峙次三錢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子釐小者九分名黃料釐俱自佛郎機携來

花 即吉貝花 蘇木 夷名巴勝居 椰 夷名哥其

交易

舶至遣人馳詣會以幣爲獻徵稅頗多網亦太密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釁隙而後彼亦戒心于我恐族類既繁後復爲亂輒下令每舶至人只二百爲率毋溢額船歸所載回必倍以四百毋縮額我人當放舟時多詭名充數聽其查覈中流輒逃回彼土 市名澗內舊有城中後既猜嫌改設城外新澗

大港是東洋最先到處彼中一大部落也砂石爲城佛郎機以酋來鎮米穀繁盛他産不過皮角之屬末至港有筆架山

南旺在大港相連再過爲密雁爲雁塘皆小小村落所産皮角子花

玳瑁港地勢轉入故稱玳瑁灣而表山環其外凡舟往呂宋必望表而趨故茲山推望鎮焉灣名玳瑁然玳瑁非其所出所出蘇木耳再進爲里銀中邦是海中一片高輿

呂蓬在呂宋之南産螺𧴩

磨荖央在呂宋之後産子花油麻椰子以寍從文武樓一帶可蓬産只蘇木其地有龍隱山最大

屋黨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會屯聚糧食處所也其咽喉名漢澤

朔霧俗名宿霧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彼中與其國人相親好佛郎機之破呂宋朔霧人有力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

與朔霧爲婚媾城戍儼然一大會擁重兵守之向歲呂宋王之子求報父寃自稱奉命駐劄朔霧是也所產蘇木子花海菜以上俱呂宋屬國佛郎機人主之者也呂宋王如中國總兵官巴禮如文吏諸國酋皆呂宋王所遣偏裨爲政其間所在各建禮拜寺咸有巴禮司彼夷化諸國風俗與呂宋盡相類故附列焉

蘇祿 高藥

蘇祿在東南海中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巴都葛叭剌卜各率其妻子酋目來朝并貢方物

賜王冠服金錢錦幣雜器子女姻戚侍從賞賚有差會典曰賜王紗帽金箱玉帶鈒花金帶金蟒龍衣金銀錢紗錦紵絲紗羅器皿等物王妃冠服銀紗紵絲等物餘冠帶衣服諸物三王者東王爲長西王亞之峒王又亞之空國來歸艤次入闕下亦嚮化之篤也還次德州東王以疾殂于驛亭命有司營葬更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姬妾內侍十人守墳滿三載然後還國遣使冊其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今賈舶到者言其城據巉巖之巔雅稱天險

疑是岡王所都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克聚落不滿千家山涂田瘠間植粱麥民食沙中魚蝦螺蛤氣候半熱男女短袄纏皂縵繫小印布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編竹爲布時從鮫室中探珠蒲袖自成生涯云

形勝名蹟

石崎山一統志曰國以此山爲保障　犀角嶼　珠池入夜登高望之水面浮光

物產

眞珠一統志曰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　玳瑁本朝充貢　珠殼　片腦本朝充貢　番錫本朝充貢　降香本朝充貢　竹布本朝充貢　綿布本朝充貢　蓽茇本朝充貢　黃蠟本朝充貢　蘇木本朝充貢　豆蔻本朝充貢　鸚鵡

交易

舶至彼中將貨盡數取去夷人携入彼國深處售之或別販旁國歸乃以夷貨償我彼國値歲多珠時商人得一巨珠携歸可享利數十倍若夷人探珠獲少則所償數亦倍蕭索顧逢年何如耳夷人慮我舶之不往也每返棹輒留數人

爲質以羮後日之重來

高藥與蘇祿相近出玳瑁

猫里務　絹巾礁老

猫里務卽合猫里國也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使回回道奴馬高奉表來朝并貢方物國於呂宋隣壤故與呂宋使者偕來其後漸成沃土俗亦近馴故舶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猫里務蓋小邦之善地也有絹巾礁老者數爲盜海上駕舟用長橈其末如瓠之截半虛中以盛水者入水蕩舟其行倍疾望遠濤中僅微茫數點倏忽賊至趨避不及無脫者猫里務旣重遭寇害死亡數多遂轉貧困賈舶往者慮爲賊所急稍稍望別島以行

形勝名蹟

羅黃山　上有白石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小國見華人舟蹔然以喜不敢凌厲相加故市法最平瞧老在海上行刼弟欲人之詣彼土也舟往販者每善待葢自藏其殺機焉

沙瑤吶嗶嘽 班隘

沙瑤吶嗶嘽其地相連吶嗶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呂宋一帶第不屬佛郎機部署男女畜髮椎結衣服無內外領或用布丈餘抄摺男子多襲以二三重婦人一襲而止男着皮履

婦人乃鄧跣足足極細潤耳皆穿大孔令可容極重金鐶衣服即錦綺或甚奇絀之布必剪破服之以衣服多為富字亦用紙筆第畫不可辯築板為城竪木覆茅為宮拜則兩手和南伸身直伏跪屈足而俯兩手支地人多奉佛在處禮拜寺甚夥凡入寺者將死堆柴坐其上自下焚之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妻與人嘲笑夫徑入其妻所嘲笑之人亦不敢逃聽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輙論死其人願到家與妻子別輙聽

去及期妻子自送詣酋酋令架高棚登棚自剖其腹孕婦以水灌之仍用水滌所生子置子水中生而與水習矣又有班險者卽蚊鼻山山甚奇往往有仙人出沒山頭火光日夜不斷故亦名火山險巇倍常人跡罕到其上極至半山而止人皆扁頭赤身亦佛郎機號令所不到處也

形勝

海山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僻土無他長物我舟往販所攜亦僅磁器鍋釜之類極重至石疋然竟少許不能多也舟至詣酋亦有微贈交易朴直

美洛居

美洛居俗訛爲米六合東海中稍蕃富之國也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乃椎結腦後嫁女多市中國桼酒器圖飾其外

富家至數十百枚以示豪侈讌會設二大盆乘酒置坐隅人手一器酌而飲之長大者起爲夷舞年少環列旁視遜不敢登場也先是佛郎機來攻國人狼藉請降赦其酋令守舊爲政于國歲輸丁香若干不設兵戍令彼國自爲守和蘭旣輸張海外無安頓處忽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酋語曰若舍事吾吾爲若主殊勝白頭佛郎機人皆白頭故云酋唯唯又禪理國事如故佛郎機聞之怒曰悔不殺奴汚吾刄奴故反耶亟治兵征美洛居驅澗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人中途殺夷王駕其舟遯歸事具呂宋考王子自朔霧馳還呂宋嗣立爲王飲恨久之益出兵竟失所志紅夷雖主美洛每一二載大衆輒返國旣去復來呂宋王兵抵境外值紅夷空國言返斬關以入遂殺美洛居酋立所親信主之紅夷繼至復破呂宋酋逐之去更立美洛居酋子爲嗣自是每歲征鬬遞爲勝負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辨遊說兩國間分萬老高山山半爲

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並雄玆土

形勝

萬老高即兩國分界處　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山採拾不了故常帶沙泥之色王每檄致之委積充棟以待他壞之售民間直取餘耳

物產

丁香東洋僅產于美洛居夷人用以辟穢日多置此則國有王氣故二夷之所必爭

交易

向時舟所携貨有爲紅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機必怒謂此舟非關我輩來直是和蘭接濟將貨掠去且橫殺人故必緘固甚密不令得見若紅毛人見有佛郎機所需貨怒亦如之解紛之後稍息厓柴然一淵兩蛟商彼者亦難矣

文萊

文萊卽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章二年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自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并貢方物

賜王及妃文綺俗傳今國王爲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先年曾爲佛郎機所逐國人走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死佛郎機無數佛郎機遂奔呂宋其地故有一石城一木城後折石城於長腰嶼築岸閉潮今所遺者木城耳王剃髪裹金繡巾腰佩雙劍出自步行從者二百餘輩其親屬稱邦奇蘭貴重與王相亞王有金印一枚重十六兩印上篆文作獸形一隻云是永樂間所賜者夷人婚娶請印印背上恐或假寵中國以呵喝其部落非果鑄自上方也入禮拜寺每祭用犠吾學編云人多念佛素食惡殺民間不得食猪肉食猪肉者論死此地有毛思番在處行刼所得人貨中分與王

形勝名蹟

聖山夷人自號此山爲天下第一山樓于閬國北境通聖山人跡罕到此沿其名耳　長腰嶼　毛文蟣　鯉魚塘　浮納招廟神爲國初時押工總管宣庫三人陣亡合葬于此因廟食其地賈舶到必屠牛烹雞弃獻茉莉花紅花梳篦等物以祭舟中有人不拜則病彼國人將行賈亦獻花禮神得利回取雙雞繫刀于足俾鬬墓前

雞死即以謝神亦大奇也

物產

眞珠本朝充貢　玳瑁本朝充貢　瑪瑙見一統志　車渠魏文帝賦曰玉屬也多織理縟文本朝充貢　片腦海上耳錄曰腦樹出東洋文萊國生深山中老而中空乃有腦有腦則樹無風自搖入夜腦行而上瑟瑟有聲出枝葉間承露日則藏根柢間了不可得蓋神物也夷人俟夜靜持革索兟樹柢輂束震撼自落　黃蠟本朝充貢　藉藤

交易

華船到進王方物其貿易則有大庫二庫大判二判秤官等酋主其事船既難出港最宜蚤行有時貿易未完必先駕在港外

東番考不在東西洋之數附列于此

雞籠淡水

雞籠山淡水洋在彭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名山記云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君長徭賦以子女多者爲雄聽其號令性好勇暇時習走足蹋皮厚數分履棘刺如平地不讓奔馬終日不息縱之度可數百里男女推髻于腦後裸逐無所避女或結草裙蔽

體人過長老則背身而立俟過乃行至見華人則取平日所得華人衣衣之長者爲裹衣而短者蒙其外九十餘襲如襜帷颺之以示豪後別去仍掛於壁裸逐如初男子穿耳女子斷齒（女年十五斷唇兩旁二齒）以此爲飾手足則刺紋爲華美衆社畢賀費亦不貲貧者不任受賀則不敢更言刺紋男子惟女所悅娶則視女可室者遺以瑪瑙一雙女不受則他往受則夜抵其家彈口琴挑之口琴薄鐵所製齧而鼓之錚錚有聲女延之宿未明便去不謁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迨產子始往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母或云既留爲婿則投以一箒一鋤傭作女家有子然後歸姪婦產門外手柱兩杖踞地而娩遂浴子於清流焉人死以荆榛燒炊剝尸烘之環偪而哭既乾將歸以藏有祭則下所烘居數世一易地乃悉污其宮而埋於土他夷人無此葬法也四序以草青爲歲首土宜五穀而皆旱耕（名山記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比中華稍長）穀種落地則禁殺人

謂行好事從天公乞飯食此收稻訖乃摽竹竿於路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訂兵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皆潰其殺人者賀之曰壯士前殺人也見殺者亦賀之曰壯士前故見殺也次日即解嫌和好如初其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伐竹搆屋而茨以茅廣長數雉聚族以居無曆日文字有大事集而議之位置如横階陛長者居上以次遞下無位者乃列兩旁至宴會置壘團坐酌以竹筒時起

跳舞口烏烏若歌曲焉其人精用鏢竹棅鐵鏃長五尺九咫銛甚携以自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羣出則約百許人即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取其餘肉離而腊之篤嗜鹿腸剖其腸中新咽草旹啖之名百草膏畜雞任自生長拔其尾飾旗射雉亦拔其尾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島中不善舟且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蓋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中貴航海諭諸夷東番獨

遠窻不聽約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擬之狗國也至今猶傳為寶富者至掇數枚曰是祖宗所貽云厥初朋聚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為常其地去漳最近故倭每委涎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

形勝

璜山琉璜氣每作火光沿山躲爍　沙巴里　大幫坑　大圓

堯港

物產

薏苡　甘藷漳名番藷以其自東番攜來也異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南方草木狀曰實如拳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蕷蒸曬切如米粒以充糧糗是名藷糧　椰　佛手柑　酒名山記曰米甘香採苦草雜米釀之間有佳者飲能一斗　鹿名山記曰儦儦俟俟千百為羣

交易

夷人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雞籠人差富而慳每攜貨易物次日必來言售價不準索物補償後日復至欲以元物還

之則言物巳雜不肯受也必疊捐少許以塞所請不則諠譁不肯歸至商人上山諸所嘗識面者輙踴躍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絶島好客亦自蹝彝有韵

論曰合東洋諸國僅足當西洋大國之三呂宋既折入于系蠻巳非貢夷之舊直蒙故號與相覊縻而巳蘇祿婆羅買類藏珠會均執玉異防風之後至同儷日之齊翻宜其久也雖籠蹝未稱國自門外要地故列之附庸焉

東西洋考卷之六

外紀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也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始稱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遞相攻伐女子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魏志曰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宫室常有人持兵守衛）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人不服乃立宗女

上野藏記

臺邇爲王自魏至隋朝聘不絶隋書開皇中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又大業三年王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二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遣裴世清使倭倭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王加見大悅曰我聞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辟處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見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並二儀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後令使者隨清來貢唐咸亨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武后時使臣眞人衆因請從諸儒授經副使仲滿至慕華不肯去自此文物日增矣唐書曰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宴之麟德殿開元初復朝請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仲滿慕華不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悉久乃還建中元年使者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擇人莫識貞元末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宋時屢遣僧入貢方物宋史曰僧奝然來朝太宗存撫甚厚賜紫衣館太平興國寺其國多中國圖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及越王孝經新義皆金縷紅羅褾水晶爲軸奝然請五臺令所過續食求印大藏經詔給之景德元年僧寂照來朝不曉華言而繕寫甚妙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國清寺願留詔使赴闕神宗以其遠人有戒業處之開

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
者皆僧也元豐初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
德大
師
日本舟爲風濤飄至者悉厚給之
按宋史
乾道三
年風泪日本舟至明州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
復百餘人詔日給錢米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
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給常平倉錢米
賑之紹熙四年慶元六年嘉太二年復有倭人
風飄而至者詔並
給錢米遣歸國
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
嗣發水犀十萬征之全師漂沒
元史曰敗卒于
閶晚歸言官軍
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諸
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山下衆議推張
百户爲主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日本人來
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盡殺蒙古漢人謂
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閶等是也久之莫
青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終元世竟不通然亦不能爲寇洪武二年倭寇
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卽來毋患苦吾
邊不能奮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
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
襲我也秩曰
聖天子蕩平區夏四裔來庭此非蒙古時也吾
遠宣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
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乃于命造
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
從之憲章類編曰廖永忠上言陛下定四海臻太平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獨倭夷鼠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驚鳥請令沿海添造快船巡徼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七年來貢無表文九年表
貢詞謾
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
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
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
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祖訓示後世絕不與通而令信國公湯
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
衛所兵戍之犬牙盤錯矣吾學編曰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詔至京論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賊信國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永樂元
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
賜冠服文綺紐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
賜賚甚豐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期期十年

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册封頃之
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
上釋歸于璽書責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
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罪在必誅朕所隱恐
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熟計之義持奉表謝罪
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吾學編曰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堠堡伏兵伺倭十七年倭入王家山島傳烽沓至榮率精兵疾馳望海堝賊數千人直抵馬雄島榮發伏出戰遣奇兵截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是時方招來諸島夷貢使絡繹

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始戢論功封榮
廣寧伯宣德七年命中使往諭自後遞貢遞掠
羈縻而已倭益縱無忌至焚官庾墟民舍縛嬰
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酒爲樂
慘毒不忍言成化時廷臣議郤貢竟從中格正
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
朱縞也入倭有寵于王易姓名充使守臣白發
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賜飛魚服遣歸嘉
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不能御

其各諸酋爭貢以邀互市及賞賚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來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賄先素卿宗設大忿攻素卿遂躪諸旁縣奪舟去御史以聞下素卿獄論死因罷市舶絕貢者十七年至十八年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以三爲率每舟不得過百人不者郤勿受夷性婪饕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恫喝官府逐寇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來不得直何以還報因盤據島中海上亡命無賴之徒交搆爲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時特設閩越中丞臺彈治之撫臣朱紈日夜飭兵甲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紈疏曰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紈竟爲豪家所中自殺賊益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定諸邑時王忬爲中丞拮据措有成緒旋移

大同去李天寵代之盧鏜湯克寬俞大猷爲將倭四出流剽諸道與戰俱不利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粤有威惠調粤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繇相嵩貴華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肯下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二千人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琉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琉未幾去以

揚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文華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軍莫能禦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横行數千里殺傷蔽野至蘇州始爲參政任環所敗大猷等逐賊海上斬獲頗多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十月有倭由漳浦登岸所過焚掠無計漳自此歲歲苦倭

漳志曰三十六年海寇許老謝策等突至月港擄殺千餘家是冬倭泊浯嶼往來漳潮間流毒甚慘三十七年夏寇月港焚燒人家奪舟去是冬海寇誘倭三千餘復泊浯嶼三十八年正月

散處行刼二月倭數千自潮來延刼海濱長泰南靖平和諸處楊宜旣罷去宗憲代之以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東合勢雄甚當事意在議撫而鶚主剿賊進圍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葉福唐阮中丞傳曰賊衆奔桐鄉公先馳入城與知縣金燕死守自倚戟女墻上更四十餘日乞援于胡竟不應賊悉力仰攻不能入持胡公牘請犒曰吾與胡成矣公怒伏神銃射之穿其股賊乃退宗憲欲搆二賊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乃討擒東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庄鶚遣官兵盡殲東巢進攻海于梁庄海死兩浙暫平李文定曰海奔樑沈庄憑險設守諸道兵觀望不敢進公躬率重兵赴之別選壯士夜潛渡濠薄賊柵焚之海重甲突圍創斃之賊遂滅其明年誅王直直徽人也嘯逋海上有盜道能號召諸夷治艨艟巢五島中奸商王滶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來皆直等爲導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宗憲遣洲行以陳可願副之直爲言日本方亂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遣養子

毛臣同可頗還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隨洲來貢直亦許俱至宗憲遣毛臣還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直至覺有異乃先遣滶入見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若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

臣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命居獄中俟命疏聞有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國爭之強宗憲不敢爲請直死王滶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巡撫李遂討平之李遂至如皐與賊遇白蒲諸將請擊之遂曰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皐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凉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邊令毋得過天長瓜

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已釋去遂益令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斷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賊大潰江北倭悉平　其寇閩最劇者曰張璉璉饒人也三十九年夏由潮襲漳郡無寧土漳志曰張璉借僞號襲陷雲霄城屯住十餘日方去是時平和詔安龍巖南靖俱被倭饒殺掠草寇乘風所在爲亂璉又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横嶼與永爲營官軍踰年莫敢進繼光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力戰大破之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

每至郡邑從當事酣飲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酒罷輒督兵行數十里黎明破其巢郡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猖肆四十年寇漳州陷鎮海南靖而月港人自稱二十四將雄據海上久之先是張維等二十四人造船通倭官府莫能禁戊午冬遣兵剿捕維等率衆拒敵由是益横據堡爲巢官府爲倭饒兆亂故用以賊攻賊之計遣金幣招致洪迪珍迪珍故入倭倭衆由詔安漳浦取道漸山進擊八九都操以戰草坂城外倭敗走而迪珍等益横張維復據以逆海道周賢宣檄鄭士元討擒之自此地方告寧而設縣之議起矣八四十二年賊陷興化復命

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繼光督軍薄戰因風縱火賊糜巢中無脫者因捕餘寇於連江仙遊追至漳浦大破之明年討吳平林道乾于詔安滅之當是時微繼光繼光無閩時廣中倭亦爲總兵劉克寬所敗斬獲無算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匱蒼黔之屠膾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還隆慶時海上連寇曾一本等復勾引入犯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倭自平清盛秉政一門並據要路爲淫暴於國萬曆十四

年平信長爲關白其義子平秀吉者先是母爲人婢得娠欲勿舉念有異徵育之秀吉幼微賤販魚爲業醉臥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將殺之見其鋒頴異常因留養馬名木下人嗣從征伐有功爲大將已而信長爲明智所殺秀吉與行長誅明智廢信長子自立爲關白倭奴旣盛散入諸國間萬曆初使臣封琉球間中山王往往爲倭所苦至十八年阻中山王勿通貢閩撫以聞朝議置腥羶不問二十年正月秀吉帥

行長清正等入犯朝鮮朝鮮承平久武備盡弛
王李昭聞變恇怯遂隳三道太妃及世子爲倭
所執昭北走義州絡繹告急遣祖承訓往援全
師皆没
上震怒以宋應昌爲經略率大將軍李如松督
諸將東征渡鴨綠江戰平壤大破之倭奴宵遁
我師追討遇伏發戰碧蹄館師遂少挫自是連
戰不利大司馬石星度內閣有厭兵意力主和
議以布衣沈惟敬往遊說焉倭遣小西飛來議
貢顧養謙孫鑛相繼爲總督俱掣肘不得展中朝力陳其僞章滿公
車大司馬持之堅
上爲下御史曹學程于獄至論死於是中外莫
敢言乃遣臨淮勳衛李宗城及沈惟敬持冊封
秀吉爲日本國王使至秀吉不受封宗城遁還
朝鮮陪臣李元翼知關白無意罷兵議來釜山
漸弛作攻復之計爲惟敬所阻久之倭益肆羽
檄旁午和議訖不成
上始暴大司馬星誤國狀下獄論死二十五年

邢玠爲經畧楊鎬爲經理鎬誓師躬自督戰屢
破淸正圍秀吉秀吉糧盡請和鎬曰受降不受
和也倭弃營甚會大雨雪我師沾濕不得駐倭突
圍出戰我師敗歸鎬坐奪職萬世德爲經理無
何秀吉死倭人及首拔舍而還世德追破之斬
獲甚夥朝鮮以寧當朝鮮鼎沸時倭聲言入閩
閩撫張皇久之事定而後解嚴然殘倭流刼者
時時竊發海外掠我賈船春秋防汛遣刁斗憂
者富人射利之徒又譎給别引挾重貲走倭覬

其厚宜且陰輸中國情形亂未歇也三十九年
上命廷臣議嚴越販之條犯者殺無赦奸計稍
戢而倭已將他部攻破琉球虜中山王以去中
山王入倭之二年得還國上章補貢自陳包茅
不入之罪廷議以中山王既降倭恐藉貢使爲
倭偵探謝遣之四十三年琉球使者重來泊閩
海上閩當事驅之使歸嚴內防也四十四年夏
倭將有事東番漂渡閩越間在處爲蠆　閩遣
材官董伯起偵之徑擁之去其明年倭曾村山

等安命小舟送伯迆來歸并獻方物上章求市當事以章表不中式拒不納厚犒之遣還然比年以來無日不中倭秋襲料羅冬陷大金春屯彭湖大扺遭風飄搖登岸取水元非入犯頓當者無不摧殘官軍不能制聽其揮斥旋復解維他往至夏五月有倭舟爲風濤擊碎流泊東湧中丞臺命將以計擒之旋以捷聞自戒倭後請增置遊擊將軍一人領舟師備倭戒容亦稍振云夫倭在東海中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

國百餘最稱魁然然唐宋之世酷慕華風爲不侵不叛之外國雅容文雅宋時滕木吉來朝上命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云國中不習戰也宋史曰海賈周世昌遭風至日本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命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射不能遠曰國不習戰鬬至元而黠至我國家而遂稱天驕之雄蓋造物者突開東南幾番殺氣而華人導之禍遂裂耳詎云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哉倭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

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
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
爲伊勢山城之西爲冊渡冊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
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冊渡西爲美作
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
伯耆美作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
石見之西爲山口呑國卽古之周防州也山口
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爲豐前其南
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

南爲後筑後筑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
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
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
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
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
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
亶其號令內相攻彊則屬役而豐後最大其入
貢必由博多歷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
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

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後和泉諸島耳男子髠頭剃髮懸向文身婦人被髮屈紒足皆徒跣亦間用屩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敢捍者遡又為蝴蝶陣勢且益熾夫中原百貨所萃彼國之所必須嚴絕百端既不勝內熱微聞一線又多憂奸潰則衣御之不可以已也亦久矣隋書曰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屩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不得用金銀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攕竹為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穳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朝會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沸湯中令競者探之云理曲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投水捕魚無文字唯刻

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
十筮尤信巫覡毎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好碁
慱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温暖草木冬青俗無盤
爼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
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
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妬婬死者
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
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
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轝○唐書曰王以金玉
文布爲衣左右佩銀蘤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
○宋史曰奝然善隷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以
書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
巻並得自中國上宜五穀而少麥樂有國中高
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東境接海島夷人
所居身面皆有毛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王
六十四世文武寮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
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
爲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

次瞻波尊次萬魂尊次利利魂尊次國狹槌尊
次角龔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見尊次國常
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奘
諾尊次素戔烏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
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次炎尊次彥瀲尊
凡二十三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
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卽
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
寧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天皇次
孝靈天皇次孝元天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
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
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鎭國香椎大神次神功天
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
國人言今爲太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
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大
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
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
雄畧天皇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

皇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宣
化天皇次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
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於百濟當此土
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
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
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
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崇
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
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
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
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
合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
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總天皇次文武
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遣粟田眞人入唐
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皈依天
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
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
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

教及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
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
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騰
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澄入唐請天
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
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當開
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
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
遣僧宗睿入唐傳教當光啓元年也次仁和天
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
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土天皇當此土周廣順
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爲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
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
和泉攝津凡五州其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
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
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其統一百一
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干
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其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

道有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凡七州其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其統五十二郡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其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阿波讃岐伊豫土佐凡六州其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其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褹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續文獻通考曰飲食常用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筯匙男披髮而東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髢長曳地男女冶容者黑其齒會時蹲坐為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

形勝名蹟

壽安鎮國山 國之鎮山永樂初御製文賜之立碑其地

邪摩堆 是倭王都處即魏志所謂邪馬臺

阿蘇山 隋書曰石無故起火接天俗以為異因行禱祭

東奧州 產黃金處

五龍山 元師至平戶島移五龍山舟破棄士卒十餘萬處

平戶島 元史曰太宰府西有平戶島可屯軍船

一岐島 元史曰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

八角島 日本盡殺蒙古高麗處

聚快樂院 續文獻通考曰其城蓋築四座名聚快樂院內蓋大樓樓閣九層糚黃金下聽房百餘間東西游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

相板關

赤門關 續文獻通考曰東號相板西號赤門二關各有船數千隻

千丈溪 續文獻通考曰二月至千丈溪點齊選兵

物產

金 銀 僧奝然曰東奥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 如意珠 隨書曰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曰魚眼精也 青玉 見南史 瑪瑙 華夷考曰出日本生土石間種有三般紅黑而白紋如纏絲者歳紗斫木不見熟者纔眞 琥珀 宋時充貢 水晶 宋時貢有青紅白三色 水銀 廣雅謂之澒本草謂之靈液 螺鈿 宋時貢 石

硫黃 宋時貢 銅 見一統志 鐵 見一統志 錦 魏志曰貢異文雜錦二十匹 細絹 宋史曰產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 花布 景初二年獻斑布宋時獻白細布 刀 倭刀甚利中國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圓蓋百鍊而繞指也 屛風 宋時貢畫屛風今亦有入中國者畫金隱起如打成帖着 扇 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惟用團扇元初東南使者持聚頭扇人皆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貢遍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天下遂通用之 硯 見一統志 漆 一統志曰以漆製器甚工緻兩山墨談曰泥金畫漆之法古亦無有宣德時遣漆工至倭國傳其法以歸 椒 魏志曰有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 犀象 宋史曰多犀象 黑雉 見南史 山鼠 南史曰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虵吞此獸虵皮堅不可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虵則死矣

交易

自市舶罷而倭不能來射利之徒率多潛往倭輒厚結之欲以誘我乃舶主之黠者至冠進賢衣綺繡詭稱閩撫材官與重申互市之約彼雖在疑信亦厚遣之以庶幾幸而售耳其意乃滋

不可測矣宋史曰交易用銅錢文曰乾元大寶

紅毛番

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顏師古曰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其種也一名米粟果佛郎機據呂宋而市香山和蘭心慕之因駕巨艦橫行爪哇大泥之間築土庫為屯聚處所竟以中國險遠垂涎近地嘗抵呂宋呂宋拒不納又之香山為澚夷所阻歸而狼卜累年矣廣東通志曰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曆二十九年冬大舶頓至濠鏡其人衣紅眉髮連鬚皆赤足踵及趾長尺二寸壯大倍常澚夷數詰問輒譯言不敢為寇欲通貢而已當道謂不宜開端李榷使召其酋入見游處會城一月始還諸夷在澚者尋其守之不許登陸始去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習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與和蘭貿易往還忽一日與酋麻韋郎談中華事錦曰若欲肥而橐無以易漳者漳故有彭湖嶼在海外可營而守也酋曰倘守臣不允柰何錦曰寀璫在閩負金錢癖若第善事之璫特疏以聞無不得請者守臣敢抗

明詔哉會日舍乃爲大泥國王移書閩當事一
移中貴人一備兵觀察一防海大夫錦所起草
也俾潘秀郭震賫之以歸防海大夫陶拱聖聞
之大駭曰當道繫秀于獄震續至遂匿移文不
投初秀與夷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
指旣動不可耐旋駕二巨艦及二中舟尾之而
至亡何已次第抵彭湖時萬曆三十二年七月
也是時汛兵俱撤如登無人之墟夷遂伐木駕
厰自以鱗介得窺衣裳矣李錦徐擧得一漁舟

附之入漳偵探詭云爲夷所虜逃還當事者已
廉知其踪并繫之嗣議使錦秀諭令夷人還國
許以自贖并拘郭震與俱錦等旣與夷首謀不
欲自言其不售第云我國尚在依違而已材官
詹獻忠擕檄往乃多擕幣帛巵酒覬其厚償海
濵人又有潛裝華貨往市者夷益觀望不肯去
屢遣官諭之比見夷語輙不颺夷視之如發蒙
振落也而采璫者已遣親信周之範馳詣海上
與夷訂盟以三萬金爲中貴人壽貴人從中持

之盟巳就會南路總兵施德政遣材官沈有容將兵往諭沈多才畧論說鋒起從容謂夷曰中國斷不容遠人實偪處此有誑汝逗留者即是愚爾四海大矣何處不可生活嗣又聞瑫使在此更曰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爾爲鼠輩所誑錢既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麻郎見沈豪情爽氣嘆曰從來不聞此言旁衆譯夃相語曰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殺何如沈厲聲曰中國甚慣殺賊第爾等既說爲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鬬想是元懷作反之意爾未覩天朝兵威耶夷語塞又心悔恐爲之範所賣乃呼之範索所餉金錢歸只以哆囉嗹玻璨器及夷刀夷酒遺瑫將乞市夷文代奏而都御史若御史各上疏請剿於是德政嚴守要害厲兵拭甲候旨調遣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不得肴身挾錢者治如法蓋接濟之路遂窮又聲言預作火攻之策夷度茲事必無濟理又且坐困乃以十月二十五日挂帆還錦秀震獻忠

等論死及戍有差嗣奉
旨使駿商至大泥移檄和蘭毋更爲細人所誤
云或謂和蘭長技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橫
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啣樹五桅艙上
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傍
鑿小窓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由窓
門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
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
震數十里敵迫我時烈此自沉不能爲虜也其

役使名烏鬼嘗居高自投于海徐出行濤中如
御平原舵後銅盤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
可海上不迷奉天甚謹祀所謂天主者于中其
酋所居及卧內俱哆囉嗹蒙其四壁毋華商詣
酋守門者撞鍾爲報侍者二人出傳語値酋卧
或别冗則坐外間以俟傳見乃進或爲設食以
一大片置盤中人分一刀切而食之與華人語
數侵華人若華人與他夷人爭鬬則爲華人左
袒嘗謂華人曰此身浮泊世間須有鱗甲爪牙

令可畏若葦牝雞耳譏其不會鬭未嘗以狸膏
蒙其頭也萬曆四十五年在呂宋港口迎擊華商大肆刼掠舶主苦之

物產

金　銀錢　琥珀　瑪瑙　玻瓈　天鵞絨

瑣服　哆囉嗹　刀

交易

商舶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羅爪哇渤泥之間與
相互市彼國既富裒蹄華人貨有當意者輒厚
償之不甚較直故貨爲紅夷所售則價驟湧

論曰譬天下之大其猶上林乎珍禽異羽競響
齊騫即派嶼剩巢殊方片翮分之固頭長頸短
合之皆腹毳背毛獨倭猶梟也不能革子之鳴
東行能無惡子之聲哉和蘭繼至髯目巴露象
齒終焚絕之此爲時矣

T2432/1398(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4

OCT 4 1951

東西洋考卷之七

餉稅考

宋時發舶海上郡國有司餙水送之嘗登泉山見刻石紀歲月甚夥爾時典綦重云閩在宋元俱設市舶司國初因之後竟廢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弖引爲亂至嘉靖而弊極矣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巡海

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都御史朱紈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通都海禁漸肅顧海濵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徵貨固得捆載歸來貧者為傭亦博升米自給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搏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為亂潰裂以出其久潛蹤於外者既觸網不敢歸又連結遠夷鄉導以入漳之民始歲歲苦兵革矣四十四年奏設海澄縣治其明年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葢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西洋若交阯占城暹羅諸國皆我羈縻外臣無侵叛而特嚴禁販倭奴者比於通番接濟之例此商船之大原也先是發舶在南詔之梅嶺後以盜賊梗阻改道海澄隆慶六年郡守羅青霄以所部雕耗一切官府所需倚辦里三老良苦於是議徵商稅以及賈舶賈舶以防海大夫為政萬曆三年中丞劉堯誨請稅舶以充兵餉歲額六千

同知沈植條海禁便宜十七事著爲令于時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税有差名曰引税東西洋每引税銀三兩雞籠淡水税銀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税銀六兩雞籠淡水二兩每請引百張爲率盡即請繼原未定其地而限其船十七年中丞周寀議將東西洋賈船題定額數歲限船八十有八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願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其徵税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船廣狹爲準其餉出於船商陸餉者以貨多寡計值徵輸其餉

出於鋪商又慮間有藏匿禁船商無先起貨以鋪商接買貨物應税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餉而後聽其轉運焉西洋船面闊一丈六尺以上者徵餉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東洋船頗小量減西洋十分之三陸餉胡椒蘇木等貨計值一兩者徵餉二分雞籠淡水地近船小每船面濶一尺徵水餉伍錢陸餉亦如東西二洋之例加增餉者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携來即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澳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征後諸商苦難萬曆十八年量

臧至百二十兩每歲夏仲至秋中風汛屆期賈
客揚帆歸抵海外經過南澳浯銅諸寨及島尾
濠門海門各巡司隨報餉館逐程遣舟護送以
防寇掠實欲稽察隱匿寶貨云自萬曆四年餉
溢額至萬金刊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
萬有餘二十一年倭寇朝鮮鬨以震鄰禁止通
販海上人輙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穀捕
魚之引竟走遠夷中丞許孚遠念之恐復爲
變如嘉靖時移檄招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
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許駕回詣官輸餉如故
事凡私通及壓冬情罪一切宥免於是越販商
人胡臺謝楠等二十四船聞撫綏令皆駕船回
澳二十二年餉驟溢至二萬九千有奇此因逆
而順收之者也其後當事疑稅餉羸縮防海大
夫在事久操縱自如所申報不盡實錄議倣所
在推關例歲擇全閩府佐官一人主之及瓜往
還示清核毋專利藪而泉人以兵餉匱乏泉觀
察議分漳販西洋泉販東洋各畫隴無相攙越

金刻

欲於中左所設官抽餉如漳例漳郡守持之謂
割漳餉以給泉兵則漳餉當匱且有不漳不泉
寅緣爲姦者將柰何奏記力言其不可獨擁稅
不屬海防官聽上裁詳文畧曰本府軍需往往告匱即隆慶間開設舶稅
僅數千金萬曆間增至萬兩以此佐之猶且不
敷動請司餉濟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稅
至二萬餘兼以尺七寸田凡屬官者靡不括以
充餉即鐵鑪牛行濂船漁稅撥無遺利始免仰
給司帑然亦必盡數追完方克有濟見在十縣
餉額共三萬七千七百九十餘凑船稅二萬餘
大都六萬上下而水陸官兵月糧修船置器犒
賞諸費歲不下六萬如二十一年禁海餉詘則
括府縣帑藏支用豈有羨餘積藏於庫哉餉在
漳則漳利餉在水則泉利其便均也漳餉匱則
請在漳泉餉匱則請在泉其不便均也今欲東
西洋分屬漳泉割漳餉以贍泉兵不惟漳之兵
食無從措給從此私販之徒緣爲姦利不漳不
泉東影西射公然四出不可究詰者又什百於
昔日本府籌之未見善畫在彼府計其無弊何如耳於是漳泉分販議罷
不行而上章請改設餉館給關防會二十七年
上大擡天下關稅中貴人高寀銜
命入閩山海之輸半蒐羅以進內府而舶稅歸
內監委官徵收矣時議委三司首領一員與委官合管正稅外索
辨方物費復不貲諸虎而冠者生翼橫噬漳民
洶洶賴有司調停安輯之不大沸時郡守韓擢澄令龍國祿

也　三十四年有
旨封閉礦洞各省直稅課有司照常征解
命甫下海內方忻忻忭舞而所在稅監仍奏請
轉解及辦進方物且言稅歸有司奴輩無所事
事乞召回于是
旨紛出先後互異稅銀准解工部又總解稅監
分進內庫方物准折辦又
勅該監照舊辦進其布政司銀既彙解而稅監
者又欲州縣有司徑解及代辦方物有司莫知

適從紛然久之藩司具咨戶部請畫一而部咨
回覆以藩司一邦之主若金花稅糧等銀何莫
不由藩司而州縣敢于徑解乎近者南贛巡撫
題奉
明旨各處稅課都着類總解稅監分解應用是
各處者指各省直言也類總解監者明命布政
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解何須類總
為乎方物乃稅監芹曝之誠非有司貢獻之禮
撫臣既題准折辦及措處加平等費續奉

明旨照舊辦進並未有有司備辦之旨謹始慮
終正在今日亟當移會該監備將歷來
明旨開導其詳使知類總二字
旨意昭然徑解之舉終屬悖謬矣自是議稍定
當事復申前餉官之議以海澄洋稅原議輪委
各府佐徵收但外府官遠來住劄非便而增設
供應人役所費倍蘇不若于本府佐刺五員歲
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
體為宜當路報可於是本府官承委歲一更代

云四十一年
上採諸臣議撤寀鐺還
詔減關稅三分之一漳稅應減萬一千七百當
事悉罷五關雜稅獨以洋商羅大海之重利卽
不減猶可支持僅蠲三千六百八十八兩然不
可謂非
聖世洪洞之恩也夫賈人占風犯濤博十一於
鯨介之國幸而取贏遠望故里關山欣同隔世
有續命縷乃壘者既憑高攫之黠者查豪者又從

旁百計浚之情倍可憐當議鐫時主者曰孰使
之走不測風濤與蛟龍爭命也此於征賦丈夫
不必議此亦未足服商人之口要以弊竇開而
無變計則中閭雖撤遺毒尚沿賦雖減猶未減
惟是上下相維美意行其良法使害馬既去鮫
泣長收縱鐫少猶多也四十四年推官蕭基署
郡符蒿目商困條上恤商釐弊凡十三事看得海澄
餉稅初僅三千其後增盈至萬又加倍之迫中
使而推始盈二萬七千近奉　恩命減三分之
一議減三千乃蠹弊未滌颶害連遭商人羽毛
剝落行道相戒給引日少將來餉額愈不可支

及今不爲釐正上下交病安所底止請先言其
害而後覩其便可乎一曰官害夫倉巡下屬逢
船至營求差使如田夫逐鹿一有奉委魘以富
名稱驗查而常例不貲稱押送而常例不貲稱
封釘而常例又不貲夫餉船動載數千担旬日
盤量不能殫其數即賢者亦不克勝而况鼯鼠
之腹止計充囊者乎又况狡者貪者貴放指嚇
倍索常例之外尤有足未到船蹤已充盈者乎
故差官是奢商之蠹賊也一曰吏害夫衙役之
橫無如餉館之甚上以嘗官下以餌商報貨則
匿其半而輸半於吏書量船則匿其一而酧
其二分於吏書喜則喃喃怒則張嗚甚官壞而
吏仍肥餉虧而書悉飽皂快人役一同類分至悰
猾異常故衙黨是殘商之蟊蠹也一曰舖商之
害夫一船商以數百計皆四方萍聚霧散之賓
而聽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順指之柄先
從外洋派斂衆商從一科十從十科百動稱使
費代爲打點而市棍包引之徒分門別戶以相

表裏衙蠹狙獪之雄絲牽繩聯以相應和彼以各艙之商拋命圖財詎堪魚肉有委貨於中流以求脫免者故積年操柄是削商之刀鋸也三害不芟將見吏書以積包者爲市包棍以船主爲市船主又以商梢爲市其究商絕民困餉虧計窮浸漸以往又不止今日之情形也爲今日計商人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諸蠹減一分則省一分之害釐弊拯惡無出此二言矣謹據一臆叅訪與論酌爲規條凡議十三以聽採擇○議水餉水餉以樑頭尺寸爲定載在成冊而商人往往剋減尺寸官亦利其加增而重科之吏書人役百般詐索奸弊莫清今酌以十月修船時餉官躬詣從腹闊處看量尺寸編記天地玄黃字號以某船往某處給引其同澳卽照字號規則依納水餉不必復量樑頭其約省商費固無量也在餉官雖以今年理來年之船然互相代積事所宜然賢者自不惜以一勞而杜百擾今春除已駕發外議以今秋九十月始○一議復

印信官單之規原給引時商船量報樑頭登引而本海道發印信官單一本發與商人以備登報各艙貨物遞送掣驗如所報有差錯船沒官物貨斤數不同貨沒官此厲禁也重以道印之冊至嚴崇也誰敢犯之邇因內監奪官單付餉館書吏命各商先替草單吏書從中任其加增商欲不減報貨物不可得者是穢叢也合無請復舊規將道印官單於請引時發下商人令諸在船散商親填貨物多寡如不能書者卽寫代筆某人與主商樑頭濶狹備造官冊隨送隨驗隱報者如律究治亦釐弊清商之急務也○一議出水免委官驗船洋船多以百計少亦不下六七十隻列艘雲集且高且深委官二員竭力莫勝適以飽索常例止矣而奸商藉經驗護送之名益便於放膽犯載是滋害也夫一船一商主司之卽散商負載而附者安能逃其耳目合無專責一人仰船主親遞甘結同港諸船主其相保結嚴以一體連坐之律又廣開首舉之門

能首實者給重賞如此責命必觧有犯者而出
水雜費杜矣商已當受其利矣故委驗之官斷
可已也○一議入港先委官封釘封釘前無此
例近年始有之防漏貨也然滔滔洋波何地不
可匿載何必入港而封之適以飽官巭之需索
乎只宜嚴禁地方套小艇先出海外接載餉貨
者須命巡欄澚甲之人防之然假巡緝名色駕船
者多是漏載之奸應示禁巡欄澚甲之船在大
担內者只就海畔瞭望不許近泊商船在本港
者從溪邊巡視不許在商船邊往來倘商梢登
岸止用小艇渡載而撈檢有夾帶貨者究没其
巡欄澚甲人役如三五成羣生事指騙者亦究
治此法三令五申未必不可以杜漏貨而餉商
害也○一議禁加𧼈夫匿貨漏稅應盡没官律
有明禁至禀禀也自有加𧼈之名而商人始不
得實報畧其餘以待加起於是明用錢少賠用
錢多如報道本船一千担其加𧼈作一千二三
百者有之甚則加𧼈作一千五六百者有之是

與商爲市也此加𧼈者歸何手乎而考成徒
以匿報故事登冊宜額餉之虧失也合無照舊
規貨物逐一開報有加𧼈者以漏貨論大書告
示使民遵守商貨盡數開塡餉額必有羡無失
即船寡之年無虞乏矣故革絕加𧼈與樑頭加
增者並禁於以絕乾没杜衙蠹足國餉有三會
焉○一議驗船後船貨二稅船貨二稅俱從在
船貨物多寡精粗匀科命艙商自秤以防船主
多科之弊邇因有常例有加增有菓子銀有頭
鬃費名色不等俱從商首取給任其科索東洋
船有歛三百餘金者西洋船有歛四百金者悉
歸商首操縱不止餉一費一甚餉一而費二矣
衆商爲喉主商爲腹怨聲載道率此之由自今
以後台無容艙商自納自秤彷收糧銀之法投
入櫃內商首不得科索止命銀匠數人驗銀足
色限十日內通完違限者方指名奎追不得混
票更嚴禁管餉收餉人役揹索情弊亦蘇小商
而杜奸商之一端也○一議禁包引給引時積

年市猾每每包引包保至五大船者串慣主商倡言給引費至數十兩而後來諸商自給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且從中瓜分及船回銷引時又倡言費銀數十兩而後之銷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又從中瓜分此輩坐富作奸已久甚至揑名給引虛造僯結將引移東轉西賣與越販如朱彩德等其證也近畧訪鄭心齋等究治外今後引從商人自給保取里僯實保無容包同衙役作弊犯者重治以清市猾○一議洋船隨至隨驗以便起貨海舟入澚販涉久而幾壞裝載重而甚危而巨颶時作覆没堪虞乃衙門吏胥不飽欲壑不爲稟驗以致風水叵測閣破濕漏如前年之秋可鑒也自後船至即行抽驗限以三日爲期不得踰期才難遇者究治所謂早一日得一日之便者也○一議蘇遊兵之害洋船啓行既有經舘驗船經懸蓋印抱引出洋法綦密矣何必更用廈門司蓋印復添設浯銅遊之盤詰乎夫盤詰所以防四月後踰期之船杜

越販也今一槩嗜爲利孔盡行留難總哨目兵次第苞苴藉聲措詐阻滯拖延是費商也亦厲商也合請示禁○一議復失水壓冬之船免徵餉銀失水者人貨俱付之奔濤而勒追者復向追之誅求其家人父子於斷腸招魂之餘株連親黨波及侶儔此近日之苛政也自今以後如失水被刧之情形既覈同港僯澚之公結不虛應宜寬免以恤遊魂至壓冬而索水餉者向無而近有之爲不無假道走倭之虞耳然多有中途飄泊歸來無期者應從寬免如不得已于餉乏之時只宜先徵一半留其餘以待來歸不得一槩弃索則舊規所宜酌復者此爲亟矣○一議洋餉充額以六十船爲率夫每年徵輸大似貢法無論歲之豐鈌船之多寡廣收不盈數詘不減何不平也今約餉舘六十隻即可足額其溢出者隨多寡申報徵銀儲府以備公用或留異日補乏之資逐年仍送查盤以便稽實如每年船出六十下者亦少然就給引之時可量酌之

取數果少不過從西洋呂宋二處船隻稍稍增補權宜申請以無失額亦不為厲此乃萬一之過在司餉者相機裁之耳○一議餉館吏書餉館吏書舊從府撥吏二書四而中間幇附不知其幾矣乃司餉官勢不能不携人役跟用此皆朘商之膏而蔽上之窠也且府役權難約束不無掣肘之形若本役獨為任使適多騁指之累矣合無餉吏二名自本府發其書手即就餉官衙役取去止許四名而止庶鈐束自由功罪有歸而衙黨亦差汰矣○一議禁主商科斂方物近查蔡美一船簿開出方物銀百十兩而冊載僅半之餘蓋未可量算矣且物貨原有定價聞平易之未聞其酷索之也總之官市一吏書市二矣書吏索一主商又斂二矣重重徵削皆商膏也應宜切禁船主不得藉此項名色科斂衆商即有應用之貨平交公買其價值載在成冊可依不然中使藉上供之名窮搜異貝哀號方熄可令人已去而弊猶踵乎何得不就今釐革也分守叅知洪世俊力贊之條上中丞臺君宣指悉報可俾垂令甲船事有重大難決者悉詣府決之而餉大夫亦稟稟奉德意惟謹賈人子各得意去譬之旱魃之後而登泰岱僵觸石之吐雲矣若通倭之禁向歲稍弛廷臣章數上近乃歲歲申飭犯者戮不待時然禁嚴而倭患尚剔此又司關者所不得問也

水餉

萬曆三年提督軍門劉詳允東西洋船水餉等

第規則 時海防同知沈植議詳

船濶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稅銀五兩一船該銀八十兩　一丈七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五兩五錢一船該銀九十三兩五錢　一丈八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六兩一船該銀一百零八兩　一丈九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六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二十三兩五錢　二丈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一船該銀一百四十兩　二丈一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五十七兩五錢　二丈二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八兩一船該銀一百七十六兩　二丈三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八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九十五兩五錢　二丈四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一船該銀二百一十六兩　二丈五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五錢一船該銀二百三十七兩五錢　二丈六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十兩一船

該銀二百六十兩　販東洋船每船照西洋船丈尺稅則量抽十分之七

陸餉

萬曆十七年提督軍門周詳允陸餉貨物抽稅則例　萬曆三年陸餉先有則例因貨物高下時價不等海防同知葉世德呈詳改正

胡椒每百斤抽稅銀二錢五分　象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一兩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五錢　蘇木東洋木小每百斤稅銀二分西洋木大每百斤稅銀五分　檀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五錢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二錢四分　奇楠香稅銀二錢八分　犀角每十斤花白成器者稅銀三錢四分烏黑不成器者稅銀一錢　沉香每十斤稅銀一錢六分　沒藥每百斤稅銀三錢二分　玳瑁每百斤稅銀六錢　肉荳蔻每百斤稅銀五分　冰片每十斤上者稅銀三

兩二錢中者稅銀一兩六錢下者稅銀八錢　燕窩每百斤白者稅銀一兩中者稅銀七錢下者稅銀二錢　鶴頂每十斤上者稅銀五錢次者稅銀四錢　華撥每百斤稅銀六分　黃蠟每百斤稅銀一錢八分　鹿皮每百張稅銀八分　子綿每百斤稅銀四分　番被每床一分二釐　孔雀尾每千枝稅銀三分　竹布每疋八釐　嘉文蓆每床稅銀五分　番藤蓆每床稅銀一分　大風子每百斤稅銀二分　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　交阯絹每疋稅銀一分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四釐　水藤每百斤稅銀一分　白藤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牛角每百斤稅銀二分　牛皮每十張稅銀四分　藤黃每百斤稅銀一錢六分　黑鉛每百斤稅銀五分　番錫每百斤稅銀一錢六分　番藤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　烏木每百斤稅銀一分八釐　紫檀每百斤稅銀六分　紫標每百斤稅銀一錢　珠母殼每百斤稅銀五分　番

米每石稅銀一分四釐　降真每百斤稅銀四分　日荳蔻每百斤稅銀一錢四分　血竭每百斤稅銀四錢　孩兒茶每百斤稅銀一錢八分　東香每百斤稅銀二錢一分　乳香每百斤稅銀二錢　木香每百斤稅銀一錢八分　番金每兩稅銀五分　丁香每百斤稅銀一錢八分　鸚鵡螺每百個稅銀一分四釐　畢布每疋稅銀四分　鎖服每疋紅者稅銀一錢六分　餘色稅銀一錢　阿魏每百斤稅銀二錢　蘆薈每百斤稅銀二錢　馬錢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椰子每百個稅銀二分　海菜每百斤稅銀三分　没石子每百斤稅銀二錢　虎豹皮每十張稅銀四分　龜筒每百斤稅銀二錢　蘇合油每十斤稅銀一錢　安息香每百斤稅銀一錢二分　鹿角每百斤稅銀一分四釐　番紙每十張稅銀六釐　暹羅紅紗每百斤稅銀五錢　棕竹每百枝稅銀六分　沙魚皮每百斤稅銀六分八釐　螺肥每石稅銀二

分　獐皮每百張稅銀六分　獺皮每十張稅
銀六分　尖尾螺每百個稅銀一分六釐　番
泥瓶每百個稅銀四分　丁香枝每百斤稅銀
二分　明角每百斤稅銀四分　馬尾每百斤
稅銀一錢　鹿脯每百斤稅銀四分　礦土每
百斤稅銀一分　花草每百斤稅銀二錢　油
麻每石稅銀一分二釐　黃絲每百斤稅銀四
錢　錦魴魚皮每百張稅銀四分　甘蔗鳥每
個稅銀一分　排草每百斤稅銀
二錢　錢銅每百斤稅銀五分

萬曆四十三年　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漳州府
議東西二洋稅額貳萬柒千捌拾柒兩陸錢叁
分叁釐今應減銀叁千陸百捌拾柒兩陸錢叁
分叁釐尚應徵銀貳萬叁千肆百兩貨物抽稅

見行則例

胡椒每百斤稅銀二錢一分六釐　象牙成器
者每百斤稅銀八錢六分四釐不成器者每百
斤四錢三分二釐　蘇木西洋每百斤稅銀四
分三釐東洋每百斤稅銀二分一釐　檀香成
器者每百斤稅銀四錢三分二釐不成器者每
百斤稅銀二錢七釐　奇楠香每斤稅銀二錢
四分二釐　犀角每十斤花白成器者稅銀二
錢九分四釐烏黑不成器者稅銀一錢四釐
沉香每十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　沒藥每百
斤稅銀二錢七分六釐　玳瑁每百斤稅銀伍
錢一分八釐　肉荳蔻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
冰片每十斤上者稅銀二兩七錢六分五釐
中者稅銀一兩三錢八分二釐下者稅銀六錢
九分一釐　燕窩每百斤白者稅銀八錢六分
四釐中者稅銀六錢五釐下者稅銀一錢七分
三釐　鶴頂每十斤上者稅銀四錢三分二釐

次者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華撥每百斤稅銀伍分二釐　黃蠟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鹿皮每百張稅銀六分九釐　子綿每百斤稅銀三分四釐　番被每床稅銀一分　孔雀尾每千枝稅銀二分七釐　竹布每疋稅銀七釐　嘉文蓆每床稅銀四分三釐　番藤蓆每床稅銀一分二釐　大風子每百斤稅銀一分七釐　阿片每十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交阯絹每疋稅銀一分四釐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一釐　水藤每百斤稅銀九釐　白藤每百斤稅銀一分四釐　牛角每百斤稅銀一分八釐　牛皮每百張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藤黃每百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　烏鉛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　番錫每百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　番藤每百斤稅銀二分二釐　烏木每百斤稅銀一分五釐　紫檀每百斤稅銀五分二釐　紫檁每百斤稅銀八分六釐　珠母殼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　番米每石稅銀一分

番銅鼓每面稅銀八分七釐　紅銅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爛銅每百斤稅銀八分七釐　土絲布每疋稅銀一分六釐　粗絲布每疋稅銀八釐　西洋布每疋稅銀一分七釐　東京烏布每疋稅銀二分　八丁蕎每百斤稅銀一錢正　青花筆筒每箇稅銀四釐　青琉璃筆筒每個稅銀四釐五毫　白琉璃盞每個稅銀四釐　琉璃瓶每個稅銀一分　鶯哥每個稅銀三分　草席每一床稅銀九釐　漆每百斤稅銀二錢　紅花米每百斤稅銀二錢　犀牛皮每百斤稅銀一錢　馬皮百張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蛇皮每百張稅銀二錢　猿皮每百張稅銀一錢　沙魚翅百斤稅銀六分八釐　翠鳥皮四十稅銀五分　樟腦每百斤稅銀一錢　蝦米每百斤稅銀一錢　火炬每千枝稅銀一錢　棕竹枯每百枝稅銀三分　綠豆每一石稅銀一分　黍仔每一石稅銀一分　胖大子每百斤稅銀

正

三分　石花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

萬曆四十五年督餉通判王起宗呈詳番船載米回港徵稅如西國米例　詳文畧曰海澄洋稅上關國計盈虛下切商民休戚職日夜兢兢惟鈌額病商是懼然變態多端有未入港而私接濟者有接濟後而匿報者甚欲弃其稅而減之者即今盤驗數船除物貨外每船載米或二三百石或五六百石又有蔴里呂船商陳華蒲船載米不由盤驗竟自發賣問其稅則曰規則所不載也訪其價則又夷地之至賤也夫陸餉照貨科算船盈則貨多貨多則餉足今不載貨而載米米不徵餉不費而獲厚利孰肯載貨而輸餉乎誠恐貪夫狥利後不載貨而載米國課日以虧也查規則內番米每石稅銀一分二釐今此米獨非番地來者乎今後各商船內有載米五十石者准作食米免科凡五十石外或照番米規則或量減科徵庶輸納惟均而國餉亦少補也

督餉職官

本府海防同知相繼署稅務凡七人

羅拱辰 廣西馬平人舉人隆慶三年任清軍同知後以才望改海防隆慶六年稅務初起公首膺斯任議留稅銀若干築城圭與城凡八面以象八卦名曰神龜負圖其後卒官吏民惜之萬曆間城爲豪所毀驅其石去至今海濱徵警始議更築轉思羅公之勳矣

沈植 湖廣臨湘人萬曆元年任三年當路請船稅以充兵餉公條海稅禁約十七事當路才之後擢廣東僉憲

周裔登 廣東南海人辛未進士萬曆七年任後擢　部員外郎民有平恕之思

姚應龍浙江慈谿人舉人萬曆十三年任公磊塊多英御事曾有成局後中讒去竟祀名宦

葉世德浙江溫州人舉人萬曆十七年任後擢王長史

王應乾廣西馬平人舉人萬曆二十年任

舒九思浙江奉化人舉人萬曆二十一年任久之論劾罷去當路始疑舶政爲防海大夫私物而輪管之議起矣

各府佐貳官委署餉務只一人

趙賢意浙江東陽人乙未進士授邵武府推官以能聲最諸郡來督漳餉時萬曆二十六年也未幾中貴人橫摉利權各府佐遂罷遣

本府佐貳官輪署餉務凡有八人事歸有司後議以本府輪管不復借材他郡

杜獻璠南直上海人舉人清軍同知署三十四年餉是時商人稍脫梲鐺之苦而公華胄起家不妄取予擢宗正大夫人爲立牌郡副使鄭懷魁撰○侯展驥霞中濯鱗海甸虞廷九載漢吏任專夜燭清凝晨烏化警軍籍清核而轅門無脫巾之號考校貞嚴而楚庭無宼玉之恨其最著者督餉吾澄率多惠政彼逃命于龍堆鱗谷之險爭息于蝸角蠅頭之間者得侯如得艾也單車詣船城社塞漁獵之竇諸餉投櫃豪猾絕乾沒之階馬如犇金如粟筭其歛幸見息肩門如市心如水貂鐺爲之奪氣債無逗遛商稱便利南陽杜毋政在今日如晦王佐不蔡可占矣玆擢宗正大夫行以親民者入而展親以佐郡者轉而佐國又豈特一方之惠向陽之

春也耶鄭僑功成宜播輿人之誦年祐德厚永垂峴首之思共勒貞珉爰誌不朽

沈有嚴南直宣城人舉人海防同知署三十五年餉公强直自遂風骨稜稜而舶政乃更平易賈人安之

鍾顯江西定南人歲貢督捕通判署三十六年餉後被劾罷去

陳欽福江西南豐人舉人督糧通判署三十七年餉公門市心水在脂不潤擢廣東提舉商人至今思之

呂繼梗浙江新昌人舉人督捕通判署三十八年餉公溫然長者所在輿名流酬和盛有篇章其爲政詳練周至嘗陳餉事十議兩臺命懸象魏以示來茲商人立石頌德○郡人宮保尚書戴燿撰○夫澄東南偏一𣹢也民故鮮耕殖之饒以海爲田始歲輸不踰九千既中使

至竭澤漁矣民安土任貢猶將撫其凋敝況危生以供上乎必實與以長便俾上不病國下不病商可永垂無擾者而後爲軫念之至若我呂侯其人也侯涖東之慱聞有道術者也嫺于經濟聲華燁然倅漳未朞月而案牘神恬萑苻迹掃當塗者廉其賢屬之餉務當是時也澄雲霓侯而侯亦雨露澄曰風濤叵測東西岐島有發不及至者至不及返者返不及有貨者餉其能如額乎即可如額而諸爲餉病者弊竇種種計餉則不得不計弊矣蒿目焦思條其款十上于兩臺藩臬皆報可而侯得一意行之諸不便國不便商者一切報罷于是船得從實報報得從實驗驗得從實納有不督責而自輸者較曩額加溢焉餉事竣商人私相告語曰呂侯十濩吾商人生命也剏行利可近習行利又可遠易人而行易紛異時而湮又易廢且奉公者所便抑又嘗私者之所不便也以爲便檝不上下鼓以爲不便方圓左右圖矣吾儕何知梗商者惟恐

一日輿便商者惟恐一日廢耳遂相與叩臺使
者請曰得此法與賈舶常相維不惟議法者德
抑亦主行法者德也夫法必不便必有尼之者
今而後俱得請也長便可知已以燭弊如鏡照
以釐奸如劃犀以療積猾如立之水谷以便賈
航如負之春暄以垂憲來茲又如衡之平輕重
低昂咸聚則焉石可泐此法不可朽也爰勒貞
珉以貽來者其十法劃然夫巳另編之餉署之
前侯字思榮由鄉進士兩令邑三守州今任清
漳別駕其世家尤多顯仕云

龔朝典 湖廣臨湘人舉人海防同知署三十九
年餉以墨論罷

張應奎 湖廣蘄水人甲辰進士推官署
四十年餉後卒于官

邵 圭 浙江餘姚人舉人清軍同知署四十一
年餉公長才亮識傾心儁流其督餉自
足額而外多從寬政商人德之立碑頌美後左
遷商人無貧富悉致厚贐公好語謝卻之商人

金錢餘艎與諸夷相貿易以我之綺紈磁餌易
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爭趨之第其
出也淩風破浪輿天吳九首博命其返也頭會
箕斂不勝噬血吮膚之慘是以人又爭患苦之
視中土之商輪檝優游利害勞逸奚啻霄壤理
餉先屬海防今議於郡佐中歲委一員稱曰餉
館歲丁巳我王侯以半刺承檄理其事侯金陵
世家也才若流雲慧若然犀一覩簿畢胸中便
自了了接諸商務節省簡便如船初進港苦驗
發稽遲未免漂損侯登時往驗風雨不辭便一
先時每委役將貨物秤明而後請驗乾沒無算
侯旣躬覈斯賓隨塞便二今歲紅毛奮爲梗船
貨被掠僅存其半餉若全徵其誰堪之侯就中
量派許其半徵便三至久番漏報法應株及通
船沒官侯只着漏者充完餉額不用株揚便四
其餘藉口上進方物減値強市額外橫征者一
切明禁便五間有全舟覆沒往時征餉如故侯
廉其實狀務從寬恤便六蓋侯心切惠商而拘

東左右甚嚴檢防宿蠹甚周是以諸商議伐貞珉以紀不磨而介不佞一詞也蓋侯嘗署余邑矣其爲政勤而彊練而密簡而不煩刑罰平恕閈不沐浴其膏露者夫圭海之商即梁山之民也民有去思商有怍儺侯豈特無忝官常直不負家聲哉宜爲頌頌曰大海東滙濤湧波沉島夷碁列氛霧滃淫念此海賈邇險莫禁一葉爲舡指南爲針濟邊取給匪今斯今不畏鯨鯢而畏漁侵天惠此邦屏星聿臨琉璃爲照香蓮爲心汎汎者舶其至如林一切衆生波羅蜜酣歡呼告語我庶我祉兕葢齊高龍門媲源召公是似芾棠載陰刻篆豐碑後來所欽

公署

督餉館在縣治之右即靖海館舊基嘉靖四十二年新設海防改建爲海防館萬曆間船餉輪管因改爲督餉館○四十五年通判王起宗以餉館驗舡舊往厦門厦門無駐劄處所議於圭嶼再建公館一區於驗船爲便奏記申請其畧曰商船出海向屬浯銅官兵于厦門盤驗始放開駕近改委各館輪驗職冬春之間已驗放出洋身履其地始知不便者三故易地設館之議不得不爲之請也夫厦門原隸泉州爲浯銅汛地職等非隨波上下者比必駐公館方可譏盤厦門原設叅府海防二署當洋舡開駕正春汛防海之會叅府及泉州防館駐劄職一詰其地既無空閑公廨又難借擾民居不便者一況漳州官遠涉泉境既非所轄之地又無服役之人勢難單騎褁糧而跟隨人役不下數十人若渙散民居殊非關防體統不便者二且本府

至廈門兩經潮汐衝突波濤一遇風則輕舟難
泝時日稽遲商船不無躭閣不便者三職往來
洋上相地度形圭嶼一山浮于海口環山皆海
適在中央乃商船必由之路又澄邑所屬之區
且今築造城堡其上添制兵船其下職議于圭
嶼設立公館將來盤驗即駐本嶼船之出洋也
既可稽查船之回港也亦便驗塟不趲出于他
境不阻隔于風濤雖易地不同及譏察則一此
職目擊而身歷者脩候詳示另議設處
估計工料覆詳亦一勞永逸之計也

論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此周制也漢
時商各以其物自占率二千而算一軺車二算
船五尺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其緡錢
告者以半畀之從此網蔡密矣市舶之設始于

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中國而商於夷未有
今日之夥者也夷人來市似乎以逸待勞然鱗
介窺我版圖紛然其擾不若自此之彼境內永
清開舶以來垂數十載權領之時贏時縮權司
之誰濁誰清権政之遞因遞革據牘覆按抑可
深長思矣

東西洋考卷之八

稅璫考

高寀者順天文安人也初給事
上前累遷御馬監監丞先是大學士張位以國
帑匱耗請開採以充邊儲比
三殿之役於是四方言利之徒姦弁積猾率上
章請遣中貴出督礦歲輸巨萬萬足供大工又
徐及榷稅
上俞其議廷臣爭之強不能得也燕山衞指揮

馮綱千户胡志嗣請以寀使閩
帝命寀徃閩自市舶鎮守先後報罷四封老稚久不識貂璫爲何物比寀銜命南下金鉦動地戈旗絳天在在重足莫必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惡少年無生計者率望羶而喜營充稅役便覺刀刄在手鄉里如几上肉焉寀在處設關分遣原奏官乃所親信爲政每於人貨湊集置牌書
聖旨其上舟車無遺雞豚悉筭然稅額必滿澄之賈舶爲巨寀躬自巡歷所過長吏望風披靡

漳守韓擢每股掌玩之澄令龍國祿者強項吏也分庭入見寀不爲屈嚴約所部不得爲寀驅使每事掣肘不令飛而食人寀遣人詣令白事其人輙張自豪國祿庭笞之寀在郡恚甚欲具疏劾其阻撓韓守調寀曰澄故習亂所不即反者以有龍令在也倘令危民何能即安激而生變若亦豈有頼焉寀氣奪而止自後每歲輙至旣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設于圭嶼旣開稅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闌出入廣捜捕稍

不如意并舩貨沒之得一異寶輙携去曰吾以
上供三十年賈舶還港寀下令一人不許上岸
必完餉畢始聽抵家有私歸者逮治之繫者相
望于道諸商嗷嗷因鼓譟爲變聲言欲殺寀縛
其參隨至海中沉之寀爲宵遁益自是不敢復
至澄其開採之役漳龍巖亦與焉寀不論有礦
無礦但與富人廬墓相連處輙命發掘必飽行
賄乃止其應開之山聚徒躍冶竟得不償失大抵
廖縣官爲名而已三十二年澄商潘秀郭震等

携渤泥國王文以和蘭夷求市爲請稱渠錦囊
所載舊浯嶼元係彼國通商處所乞脩故事夷
舟徑趨彭湖當事者嚴絕之紅夷則遣人厚賂
寀大將軍朱文達者與寀厚善嘗以其子爲寀
乾子寀謀之文達曰市幸而成爲利不貲第諸
司意有佐佑惟公圖之文達喇喇向大吏言紅
夷勇鷙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攖
其鋒不如許之寀遣周之範往報夷因索方物
夷酋麻韋郎賂餉甚侈并遣通事夷目九人赴

省候風未行恭將施德政已奉憲檄遣沈有容
諭夷無爲細人所誤德政整兵料羅少候進止
麻帚郎知當事無互市意乃乘風歸寀竟上疏
爲夷乞市

上命中丞及御史言寘瑠疏不納海上人悉北
向稱萬歲寀聞之頓足曰德政乃敗吾事蓋從
此思甘心之矣明年德政擢神機營右副將軍
後軍都督文達私語寀知許歸裝悉異香大貝
寀心動遣數百人邀之途掠其裝以去旣胠篋
無他長物始遣還三十四年

上命封閉礦洞諸稅咸歸有司瑠威勢稍殺然
已屢擢太監賜緋魚服其在會城築亭臺于烏
石山平遠臺之巔損傷地脉又于署後建望京
樓規制宏壯幾埒王家諸棍受寀意指諷人爲
立碑平遠臺頌寀功德恬不爲怪原奏官魏天
爵林宗文百計媚寀由是得幸忽進一方云生
取童男女腦髓和藥餌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
種子寀大喜多買童稚碎顱刳腦貧困之家每

剖愛以售惡少年至以藥迷人稚子因而就寀
倖傳多金者稅署池中白骨齒齒嗣買少婦數
人相逐爲秘戲以試方術歌舞孌童又不下數
十人備極荒淫天爵等術旣售益自爲得計導
之橫噬如陰雲毒霧蒙被草木無不焦枯子衿
路相遇避塵稍緩困辱隨之脅紳奉使過里與
寀徵芥蔕者闕前行旅並遭搜掠里市貧民挾
貨無幾寀朝夕所需無鉅細悉行票取久乃給
價價僅半額而左右司出入者又幾更橫索錢

始得到手如是者歲歲爲常登稅已屬有司轉
解然寀日遣稅棍詭名督催仍買取方物追勒
減價商民無所望天閩中驛卒習爲驕悍獨寀
稅役經過輙縮項欲死每一人索馬三四匹人
夫稱是往來驛路雞犬騷然四十二年廣東稅
璫李鳳病死有
旨命寀兼督粵稅閩父老私計粵稅視閩稅爲
鉅寀必舍閩適粵所在欣欣祈解倒懸然粵人
已揷血訂盟伺寀舟至必揭竿擊之寧死不聽

寀入也寀既隴蜀望奢神氣益飛揚不駐如饑烏蹲躇兩樹間攫物之念愈動遂造雙桅二巨艦詭稱航粤其意實在通倭上竪黃旗兵士不得詰問時施德政爲閩都督𡰥之海門無從遠發中丞袁一驥檄所部緝治之而浦城人有爲璫役所苦者匍控兩臺袁逮其役使材官馬仕騏于之理四月十一日寀所未償直商人數百輩自金繒以迨米鹽所負金錢巨萬羣赴闥署求領辭氣稍激寀揮所練習亡命群毆之立斃

數人餘衆趨出復從魏樓射之放火延燒民屋數十餘家衆各奔潰次早遠近不平各群聚闥署約數千人寀露刃躍馬率甲士二百餘突犯中丞臺是時

皇太后哀詔新至轅門解嚴寀斬關而入一驥叱曰汝反耶寀見一驥辭鋒伉慷意爲少沮未敢遽犯但刼一驥俱出步至憲臺會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程等後先繼至始釋中丞返署而議司與寀偕還時萬姓走護大兵徐

集一殺寀無難諸司慮傷國體以理解散之曰
衆休矣
明旨自有處分無狂鬪也衆乃解去至次早又
留海防同知陳豸爲贄始聽思誠等出中丞若
御史上疏暴寀諸姦狀大小臣工叩閽之牘爲
滿
上始下一驥疏撤寀回京徐聽處分十六載之
風霾一朝開朗矣寀雖奉
嚴旨然尚踟躕未肯就道必盡釋稅役諸械繫

者乃起行識者謂大盜既已就擒不妨寬假束
縛圖獻俘於闕下今日馭璫亦須如此聊爲委
曲以聽早去九月九日寀發榕城遣材官黃應
龍覃繼榮護之以歸遵
朝命也寀輜重塞途日行僅一舍馳賄乞援于
大璫既將抵京不即歸命公然引疾棲遲里門
朝議譁然久之然後入見
上怒命繫之聞寀在請室中竟日股戰後不知
所終 巡撫都御史袁一驥爲稅監流毒激變劾
制要挾顯謀叛亂事近 皇上大沛德意

稅減三分之一海內百姓歡欣鼓舞大小臣工亦仰頌聖德爲閭閻稱慶獨稅監高寀謂減稅即減其嗇稅之利恩減則漸致罷稅之機恐不久撤回弃日漁獵岌岌若狂又以粵人戒嚴擯斥懼不敢往思專取盈于八閩者橐括無遺故私派一切行戶金行取紫金七百餘兩珠行取大珠五十餘顆寶石行取青紅酒黃五十餘堀鹽商每引勒銀二錢歲銀萬兩其他綢段鋪戶百家編定輪日供應日取數百計而打造通倭雙桅海船二隻竹木潰鐵各鋪行取料二千餘兩置辦通倭禁物如番段龍鳳紅袍建鐵刀胚硝磺鉛錫氊單湖絲價數十萬出入陳兵家丁三百餘人賓客謀士及歌童舞女百人飲食珍奇及一應朮菜酒果盡取商店日用五十餘金各項物價分毫不給又聽魏天爵等擺置設立看驗使用寀受其贓而各棍人人取足百金之產編派無遺擒拏拷逼幷投水卽自縊究號動天趕臣泣訴日以百計皆甘心以命與寀博

臣等每善諭百姓猶如防川惟恐一旦決裂不能救隨出牌禁諭乃寀稔惡彌甚四月十一日怒各行哀求稍給麾兵持刀亂砍殺傷潘六蔡廷機等數命餘各驚逃又恨逼近民家居停鋪戶及暮射火將三十餘戶無辜蕩燬一時萬姓裂眦切齒欲得寀而食其肉乃不思招安退衆十二日率領家兵二百餘乘臣以國變撤衛屏從突出七首隨招各咒露刃刼臣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要盟而始釋臣情形若此其爲叛亂豈待智者知哉寀以貪殘兇惡之性日糜爛其民故民樂與偕亡而脅臣以倖緩萬死有餘辜之命是陛下責臣以保民而寀欲臣保其惡以殺民也日大行慈聖皇太后升遐臣民無不縞素獨寀藉口詔書未到張樂演戲沉湎如故大逆不忠由來漸矣且民因臣被脅暫解以舒臣其積怨深怒已成燎原之勢皇上不速召寀顯戮以謝天下寀小而如楊榮與民俱付烈焰禍猶止在地方大而爲

尉佗結倭外援操戈叛逆則禍在社稷矣若臣見辱刑餘又何足道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早賜施行海邦幸甚○第二疏爲逆璫蔑君叛國聚兵通倭讐執命臣懇速誅滅以保東南疆土以免萬姓鋒鏑事稅監高寀剝民一十六年恃富敵國潛蓄異志打造兵器藏貯萬件近又私造海舫招集亡命練習刀槍騎射散泊沿海身踞會城經營狙伺凡姦豪勇猛蹈險輕生之輩皆收爲親兵外假朝廷之威陵轢臣民內圖通倭制閩粵二省之命而籠天下半壁之利形爲百足勢成負嵎近因肆虐以激民變挾劍一呼兵卒雲集先劫臣以諭散百姓次挾道臣爲城下之盟因恨同知陳豸盤詰其開洋海船唱兵拘執擁入稅府自十三日迄今未有釋放之期夫豸天朝之命臣而兵防之要任也當春汛戒嚴正督率巡兵之日寀惡其礙已擅自拘執叛亂之形已著臣受　皇上付託悲以逆賊貽憂君父不敢愛身以犯其鋒其邊海伏姦要害

處所一面布置兵卒制其航海通倭而盤踞內地之姦漸次以圖翦割其陳豸被執不放以兵入索彼必殺豸以逞大傷國體故甯濡忍朝夕以待雷霆若　皇上恐怫早圖寀不死于皇上之法而死于萬民之怒則紀綱掃地國勢陵夷從此不可挽回矣臣才本迂踈濫承節鉞惟恤民瘼以固邦本禁通倭以保封疆因輿兒豎納鑿而威望素輕致薰腐賊臣以兵刃加遺忝皇上之委任臣無所逃罪但地方禍在燎原臣于斯時求弛負擔則臣爲畏死爲避難而重負國恩故醜顏在列而直陳悖逆之狀伏望皇上赫然震怒亟行封刃之誅顯戮無君之惡使腥穢滌于一朝萬民從此帖席仍乞即賜罷臣以謝高寀臣不勝隕越待命○第三疏爲逆閹久繫府官閩省變在呼吸懇乞聖明速下霆威以弭大禍事稅監高寀惡逆萬狀具前疏者不敢復贅惟恨同知陳豸挾侁拘禁始猶鑰門環守今則竟置私牢聲息不通矣豸仁廉公正百姓戴

之如慈父毋令見其橫受刑餘之僇辱咸願捐軀爲豸一洒臣諭以候旨處分幸各俯首宷知神人共憤無所自容大出金錢召募海洋巨盜以爲兵衛軍竈日增會城之內市罷肆而户晝閉勢如厝火積薪僅僅濡濕以延頃刻　陛下不覩如燃眉亟下崇朝雷雨一解鬱攸之氣至烈焰猛發宷之首領與閩民俱膏鋒刃斯時而責臣以不能禁亂未萌即臣無敢逃罪顧　陛下宇二百年磐石山河縱一閹豎與積怨之民相尋干戈釀成內釁而外寇乘之誰爲厲階一至此極況天子至尊即臣工有犯非重辟不輕置獄今高宷　陛下之奴隸而豸則外臣之才而賢者也以奴隸奪主威而辱賢臣非豸之辱而朝廷之辱也以　陛下之明而容無君之惡豈以言者過而有未信之心耶今豸見在因執而宷航海艦豎旗列戟見泊南臺擡夾船內蒲載違禁番貨及下海　稽刀弓弩鳥銃大藥皆萬目共覩鑿鑿有據者　陛下猶然置疑直至遺

裂糜爛不可收拾始悔不信臣言亦無及矣伏乞大奮乾斷亟賜誅戮下兵刑二部議覆施行

○第四疏爲府官究繫瀕危逆璫怙終愈甚王網掃地民恨敷天懇乞聖明亟賜傳首陳尸以正大罪事臣惟國號中華雖蠻夷率服君爲其主雖彝識知尊世未有作逆而逭天誅無君而進上刑如兇豎高宷其人者宷之稔惡擢髮難數如近日殺死潘六蔡廷機等二十餘命射火燒燬鄭欽陳懷等三十餘家擒進而綁縛斬首者聚屍而焚之烈火卽縱兇而騎殺于外者官司買棺斂骨而置若罔聞先脅臣以兵次劫盟于司道旋執同知陳豸禁錮臣已三疏列其罪狀使宷尚知有君稍懷顧忌則釋陳同知于幽囚而安海邦積怨之民弭營窟負固之狂謀輟彼國媚倭之異志席藁待命猶身戴百死無足以竟燃臍碎骨之辜乃頑兇狡賊日長月滋養流倭於私室以召募亡命傳習刀法鬭敵揚於城外以侍衛親軍訓練行陣匠作百人大脩攻

戰之具先是該監造府原建敵樓以象大內北
臺冊至儼然皇居上築箭堞馳道已預設不逞
之謀近且擺列發熕神飛砲百子銃佛郎機杏
樣火器放則百丸齊發殺人千步之外人情洶
洶無敢寧居此何等景象臣等因諜而得其凶
謀首惧往者寃聚之衆欲盡殺閩省官民而據
城招倭以叛炎謂粵人之拒其去欲帶勇敢千
人自衛而用前所劫臣計執粵中命臣而入其
省其長繫陳豸欲于輿兵屠省之日拘于軍前
爲質今豸遭禁日則僅給糲食夜則嚴扃暗阱
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乃 皇上所禮使之臣而
兇璫擅執之僇辱之寀寧知有君耶夫寀剝民
一十六年富踰萬乘力贍三軍實養成其不掉
而身爲叛逆蔑棄君父因奴縉紳爲二百年未
有之事不特皇輿之內無不驚心動魄使外夷
聽聞中國有閹豎擅執王臣而朝廷不能問則
君權輕于鴻毛國事將至尾解恐因此而啓戎
心關繫非細故也今閩民榜示通衢欲殺寀以

救豸并雪殺人放火之讐寀日夜治兵欲行屠
滅寀與閩民已成不共之勢即臣等多方撫戢
論以待旨而衆怒鬱勃竊發難料儻島夷恃寀
內變五日海程揚帆卒至即閩省阽危天下響
震寧惟一時之害哉頃 皇上不以臣愚謬任
閩撫若臣貪位固祿儕俗苟同不以民瘼吏治
加意是臣負 皇上爲不忠今臣不避危險以
捋虎不愛死亡以報國乃民被殺而不能伸孤
寡號天之冤官被執而不能灑冠裳塗炭之禍
斬孫雛而忌諱叩九閽而不應是
皇上負臣而臣負此心至於目擊危亂如眉火
積薪樸之不能置之不可踈胡寔尾進退維谷
徒有痛哭流涕嘆生之不辰耳惟 皇上念陳
豸一日不釋則百姓恨深一日而釋豸以雪其
恥高寀一日不誅則國家禍深一日而誅寀以
正其刑仍弛無藝之征以甦燋悴則雷霆雨露
一時並施庶可轉亂爲治否則閩事有不忍言
者矣○第五疏爲璫變臚陳已數愚臣誠信未

孚尸位非宜循分引退事臣惟人君不能任未
信之臣志士不能受虛拘之祿若顯用其人而
陰疑其心雖忠告如藥石必以爲鴆毒而不食
矣既任以事而仍奪其權雖強顔而展采皆視
爲土偶而弗盡矣方今朝多上哲野有遺賢李
何以臣之未信具員節鉞致 皇上懲毒廢藥
一方受病浸至不救又令臣以枯叢受土偶之
媟嫚哉以稅監高寀害民賊國通外夷囚命官
具號四陳而縣置不報豈不知三諫不聽再瀆
而厭祇以捧身求退逭其愆後臣子之心不若
是悲也故終爲 皇上再申前說如下堂之婦
一數藏獲之姦夫 皇上詘臣言若不聞必以
前號枚舉未足盡信耳頷言出憑虛駕空則可
無信言出隔別浪傳則可無信如寀僇辱陳同
知四繫三月兩坎 大行皇太后詔到凡在臣
工俱出郊恭迓寀深拱不臣且怙終拘執陳同
知如故曾不得出塗炭以盡臣禮此非臣以釋
爲禁也寀造船通倭違禁之物無所不有明暨

上用黄旗大書總督閩廣使官兵不敢盤詰乘
風往來海上飛報旁午誰得稽留今二船見泊
會城船哨周桂等看守可據此非臣以無爲有
也其被殺潘六等屍親見在號寃白骨暴野被
燒鄭欽等露居見無棲託一望焦土俱鑿鑿人
有主名此非臣以生爲死以僞爲眞也且寀自
踞閩之始即勾引紅毛番 皇上允前撫臣之
奏寢遂公然以軍資禁物載輸于倭資寇召兵
禍在不遠稅既有司徵解此外即有孝順私進
皇上度不過二三萬止矣乃家假託剝奪拔各
屬訖籍及海洋商舶歲得數萬他金珠寶玩派
取無價者不可勝計在閩一十六年總得數十
餘萬金每進稅銀積數動踰百計驛遞鈔關可
查一至德州先以其半假作商貨分途竊運及
抵雄縣又以十之六七分行裝入文安厚藏私
室所獻 皇上曾不滿百中之一耳 皇上明
眷南顧念此鉅萬之數非橫奪民間從天降乎
從地出乎閩八郡多不食之土民以販鬻爲生

人人而奪之歲歲而刦之非寃殞於刑逼即自
經於溝瀆比屋而是呼號震天君門萬里雖隔
絕不聞以寀家之金銀山積即閩民無罪而死
無告訴者當以國量矣此亦事理之眞而確乎
有據者若猶以爲未信則見在拘執同知打造
海船放火殺人亦不可信耶海內方駭爲非常
之變而皇上故縱寀使行意自如欲殺人則
立斬數十餘命猝其屍使無所葬欲放火則
燬三十餘家赤其地使無所依欲逼倭則擄舊
巨艦橫行海洋而大小將領無敢置喙欲執官
則辱陳同知于囚奴而一地方之撫按目擊而莫
可誰何臣若喪節嚓守一切望寀風旨悉置不
問則皇上嚴勑臣以撫安軍民整飭庶寮者
爲何事而臣受節鉞叨居督撫而抗顏司道之
上者爲何官於此而猶戀尸位之爵祿安犬馬之
之豢養不亦羞朝廷辱縉紳哉則臣之去在情
理巳然而勢亦不容巳者矣臣當高寀脅辱之
後巳決意拂衣然猶低回遲速間者誠望皇
上以臣言除寀出閩民湯火之餘庶幾不負明
恩而後一去謝寀今皇上疑臣以義不可留
而去去等耳第不能傳寀之去稍裨地方而僅
以明巳之志臣實媿之然國體之全毀閩土之
安危實係寀之去留所關非小非斬寀無以謝
九廟神靈無以慰天下萬姓伏望皇上將臣
先賜罷斥仍將寀亟行撤回正法庶朝綱正而
亂臣不致速誅臣不勝激切○附湖廣道御史
周起元爲稅監戕殺生命要脅重臣乞速行正
法以存國紀以安地方事福建稅監高寀素行
貪殘最於別璫歷年海商貴重美麗奇巧之珍
百入於寀未必一貢于皇上臣生長之地耳
而目之久矣谿壑既盈虐聲久播入粵粵人不
受歸閩閩人震恐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狼噬剝
剝我皇上取用各行物料即一草一木莫不
按數予值而寀剝刻樓船連舸揭百尺之維檣
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浩煩槩欲白沒彼市
闤之夫挾貲何幾令一旦盡付烏有誰能甘之

相率控討自無是怖乃簡梟雄以作威陳利兵而相向揮刃放火市民驚駭圍擁賊集懲氣冲騰然不旋踵而解者豈誠畏寀哉葢撫按禁約于上司道府縣曉諭于下毋敢抗法雄行以干三尺且又慮寀造一偏之言以誣 皇上反以揮刃放火誣坐小民萬里君門不易自白是以死者駢首就戮生者含寃解散竟不敢逞于一擊也寀是時宜下罪己之詞自執殺人之私隨付之有司猶可稍逭萬分之一乃越日披堅執銳統卒驍騎秉守衛之偶撤徑弄兵于轅門撫臣袁一驥節制一方爲民造命寀不能遂其竭澤之貪夙懷憤忿輒敢按劒要挾三司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捋虎鬚以解厄寀復留而要盟 皇上試思從來稅監最貪最狠最毒曾有放火殺人劫節鉞要留方面如寀之大逆不道者乎 皇上利根未肯割斷稅使未肯全撤釀成時事至此臣讀撫按疏揭參以鄉人之見聞不覺髮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邢洪馳兵

器于禁地盧受假狐威于票擬皆漫不處分今寀又見告矣望 皇上亟行兩觀之誅用雪三山之忿非僅僅撤回墩鎖可以了事臣聞省會人情洶洶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起于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乘以生心寀粉骨不足惜 皇上豈善爲社稷計乎寀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領寀以累年括摎掖百萬蓋藏出其珍玩綺繡歌舞角觝享用作樂之剩貲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于寬政儻一遂其奸是 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昭之史冊爵累令名豈淺鮮哉臣不勝激切待命○袁中丞疏初上時周念切桑梓即中夜草疏繼之故寀恨周獨深因有講占澳頭公館之誣也○又袁中丞參駁稅監疏

○爲罪璫悖旨要挾飾詞瀆奏抗陷無憑侵盜有據懇乞早賜正法以警奸邪以全國體事先是稅監高寀激變地方種種不法蒙 皇上俯允臣疏特准撤回乃寀離閩後逗遛途次先五

越月乘傳擁衛百無顧忌所攜珍寶從浙中巳
多抵換沿途竊匿不知幾許弁髦明旨曾無天
日近閩邸報見寀四疏又復咆哮據首疏以告
病爲詞公然乞養外宅旋有回監管事之請夫
寀之在閩殺傷民命當斬燒劫民房當斬造船
通倭當斬因執命官當斬椎擊童男女至死而
吮吸其腦髓當斬　皇上日照月臨業洞悉姦
貪悖逆之狀需其至　京自有處分乃戴罪視息
之餘而自請供職覩　皇上爲何如主矣　皇
上試看內外大小臣工凡奉旨逮繫乞恩貸死
不暇曾有請復原官自求叙用者乎眞膽大包
天者至讐臣反噬試爲權門鷹犬正所謂得其
惡言不足怒臣不任受亦可無贅所可恨者身
未入都全差官以稅課餘鹽銀兩解進是明以小
利嘗我　皇上而駕言拖欠搶奪尚欲貽地方
以不結之局至樓住公館妄言變賣熒惑　聖
聰此其肉尚足食哉臣聞報後卽欲具疏駁參
矣以事關錢糧仍須覈實隨行各司道查議據

布政司署司左參政金忠士回稱福建稅額六
萬福興等府分委徵收解監完足自稅監激變
放火殺人氣燄方張何人敢搶及奉旨撤回地
方加謹防護該監在日並無搶欠之說顯是混
賴止有古田麴稅已徵在官因變後請旨未經
轉解錠無葉家包攬情由且稅銀六萬該監疏
中止五萬三千五百其六千五百明係侵匿相
應題參又據按察司署屯鹽道按察使蕭近高
回稱運鹽司續領依山鹽引四萬道除引價外
餘價鹽課該二萬四百有奇內尚有未經發賣
鹽引致課銀四百餘無出原非拖欠又據漳南
建南福州兵備道參政劉洪謨陳德元副使呂
昌期回稱該監駐劄原無額設衙門澳頭圭嶼
雖有公館已經倒塌其浦城詔安閩安等處係
民間店房因監役住宿地方量爲修葺未動該
監分毫公費何從變賣各到臣該臣會同巡按
御史李凌雲看得在外官司各有衙門開設一
二公署爲過客經臨之所建造修葺非官帑則

民費也即官有遷移而署仍其舊曾無可變賣者稅監原非常設之官其入閩之初地方有司罔敢委使命于草莽故到處擇空閑別署爲之棲止原無剏建以監署爲名止該監初年一駐海澄即狹小公署旋欲移居海口委有灣頭一圭嶼二館之建該監方借建館科歛民財而費一派十閩邑騷然幾至大變若論地方之耗費當日何止三千而脂膏入監棍之手輒石木料曾不足數百計自該監入省數年來敗垣頹瓦所存寧幾勿論變價無多即欲變賣其誰售者他如閩安詔安新港等處原非該監居住不過監棍借棲　民間何曾動該監絲毫之費而哆口千百以欺　皇上乎若省城烏石平遠圜初以來即有公會驛亭不知剏造何年至欲攘爲已有亦稱三百餘兩之費眞逢人說夢者惟該監先年烏石山曾建一閣省城風水不便前撫臣丁繼嗣勸令自行拆毀尤昭昭耳目此而可欺孰不可欺乎況自稅監以來撤囘如梁永高淮不

下五六輩當年亦必非霹靂處者曾不聞公署有變賣何獨寀而造此惡孽也又據疏稱餘價鹽課內商人洪國裕尚欠四百夫依出鹽引原剏自該監其第二次復請鹽引四萬道除引價先行解進節發各商出賣共上餘價鹽課銀二萬三千八兩有奇其滴珠在外即該監疏稱歷年解內之數尚有鹽引未經發賣該課銀四百餘緣鹽商消乏之前按臣不便行即該監在地方不能強派故遲留至今夫引尚未發銀于何出而可調拖欠乎即見在各商非止一人何他商不欠獨洪國裕敢于逋欠也猶記臨行時聲言恐嚇各商謂此番不加津貼到京必行攀害故各商有私餽至一二百金者獨國裕不應銜恨而以逋欠故入之耳最後一疏復稱搶去銀兩九千八百兩不言搶下何地搶于何日臣且就其疏折之夫該監激變地方在四月十一日火箭齊發煙燄熏天地方救死不服誰敢攖其鋒者比入臣署迫脅以百餘棍持刀衝突而另留親兵

一枝居守仍以火器兇械攔擋前後監門兩道
臣同詣其室該監張目嗔視微有混賴意兩道
臣此之云庫門封識宛然卽卓上擺設一氈不
動安得爲此昧心語渠聞之口塞此十二日事
也及奉旨差官護送地方兟兟惟恐有失而謂
其有搶劫乎至古田出水麹稅自有司徵解絕
無絲毫短少累年稅簿可查且有造麹之人卽
納造麹之稅何從包攬按籍亦別無葉姓者祗
四十一年秋冬麹稅例于次年上納起解已當
激變之後方在請旨仍收貯該縣耳崇安未解
二十七兩之數事亦類此一稱拖欠一稱包攬
駕空鑿虛欲陷害地方乃所捏搶銀之人首爲
林世吉而方塲鼻其家奴也次則張嘉謨會文
宇嘉謨係名色把總物故有年文宇係絲線經
紀原非衙門員役不知因何中傷若林世吉以
任子起家郎署向年該監交通紅毛番世吉倡
言不可遂致藁尾郎如變賣賍中蔦添御史周
起元以霸占公署爲詞所開此纍者因起元不

恐桑梓塗炭抗疏激切遂含沙以洩其私憤耳
獨不思舉朝借劍章滿公車固東西南北之人
也爲國除姦豈皆有澳頭圭與之可覩哉若臣
不自量首撲兇燄更宜有鷹犬之詈辱矣乃臣
因全疏而得該監侵盜之實不敢不直陳者蓋
福建稅銀六萬兩爲額有司奉行務足前數而
後卽安從前解內銀兩疏不發抄無從覈其虛
實今據該監之疏開福建每年稅銀五萬內一
半解進內庫二萬五千兩一半解工部助工二
萬五千兩外雜費三千兩滴珠二百五十兩加
平二百五十兩合之僅五萬三千五百兩耳其
每年六千五百兩竟無歸着此孰非民之膏脂
可竟置勿問乎有謂該監每遇取解動稱備辦
方物銀三千兩或亦在此數內竊謂方物以孝
順爲名宜其自備而亦取足稅銀于名何居然
或各省稅監通例臣亦不敢深求就方物外尚
餘銀三千五百兩未經開載將謂起運路費耶
則長途原有勘合之應付將謂解部雜費耶在

該部萬無耗羨之誅求料該監必不敢以此藉口其爲侵匿入已無疑矣每年侵匿多則六千五百少亦不下三千五百合十六年所積何止十萬而在外朘削一切無名之征不與焉皇上亦安用此盜臣爲也據自陳踈僅留二公署尚圖變賣以充國用其忠赤何如而顯行乾沒其狀若彼不一追究則有限之民財曷勝此漏卮而此輩尚復知顧忌哉故由前則種種不法當正典刑由後則飾無爲有說謊之罪不容誅也徵多解少侵欺之罪不容誅也伏乞勅下法司從重究擬籍沒其家爲姦欺悖旨之戒庶法紀修明所全國體亦不小矣

潘相江西稅監也

上旣撤宷命相兼攝閩中稅務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所奏内官高宷不諳事體以致人心不安激變地方撫按官差的當官員伴送來京定奪其原管稅課并兼攝廣東稅務俱着歸併江西潘相不妨原務兼攝督理待三殿工有次第卽

奏請停止其地方不安撫按官出示曉諭撫綏該部院知道七月十七日邸報到閩然稅進長蹄俱屬有司類解藩司轉解相僅使命時一還往不能大爲害

國初又有提督市舶内官蒞閩卓洪范士明俱宣德間遣梁著楊某俱正統間遣當查董讓俱弘治間遣然市舶之設是主貢夷及夷商來市者與今漳稅不同第以均屬稅璫故附列之

論曰以内庭執虎子之人而舌銜憲准手握刹

權則夫竊帝之威而厲蒼黔俾人之國以結夷虜彼寧復有榮名之願禍敗之虞哉阻撓足以制郡縣而橫決且至凌節鉞山頹海泣霜屨冰堅自其常勢耳此古人所以嘆鹿馬之易形而問豺狼之當道也

T 2432/1398(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4 1951
05

東西洋考卷之九

舟師考

海門以出洄沫粘天奔濤接漢無復崖埃可尋村落可誌驛程可計也長年三老鼓枻揚帆截流橫波獨恃指南針爲導引或單用或指兩間憑其所嚮蕩舟以行如欲度道里遠近多少准一晝夜風利所至爲十更約行幾更可到某處又沉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爲一托）賴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島所在與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某處礁險宜防或風濤所遭容多易位至風淨濤落駕轉猶故循習既久如走平原蓋目中有成算也舟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弓矢刀楯戰具都備倖遇賊至人自爲衛依然長城未易卒拔焉造舶費可千餘金每還往歲一修輯亦不下五六百金或調水軍戰艦其堅緻不及賈客船不知賈舶之取數多若兵艦所需縣官金錢僅當三之一耳每舶舶主爲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衛長合併徙巢亞此則財副一人爰司掌記又總管一人統理舟中事代舶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爲直庫上檣桅者爲阿班司椗者有頭椗二椗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爲舵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針者名火長波路壯濶悉聽指揮書雲有常占風有候此破浪輕萬里之勢而問途無七聖之迷者乎

內港水程

海澄港口　舊名月港隆慶六年奏設縣治此間水淺商人發船必用數小舟曳之舶

乃得行計一潮至圭嶼

圭嶼 屹立海中爲漳之鎮邑人御史周起元力請當道建塔其上弁構天妃宮文昌祠大士閣監司郡縣悉捐俸佐工諸商亦其襄盛舉濤門溯湃頓爾改觀近又以海寇徼警築復舊城弁設遊兵以固吾圉商船甫出水便過此中近議餉大夫蒞此盤驗半潮至中左所

中左所 一名廈門南路參戎防汛處從前賈舶盤驗于此驗畢移駐曾家灣候風開駕二更船至担門東西洋出担門分路矣

西洋針路

鎮海衛太武山 打水二十托宋圖經稱未有生人時太武夫人拓土以居其上有壇出大担門半更船過此用丁未針四更取大小柑

大小柑橘嶼 內是銅山所欽依把總罝寨于此船從外過內打水十五托外二十五托用坤未針三更取南澚坪

南澚坪山 南澚是漳潮接連處萬曆四年設副總兵鎮此築城周圍五百丈其外玄鍾一寨屬漳柘林寨屬潮最稱重鎮坪山者遠望只一山近有三門西南邊一派沉礁與澚相連內打水十八托外打水二十五托舶從外過用坤申十五更取大星尖

大星尖 屬廣州東莞縣其內爲大鵬所洪武間築城守之大星尖赤石甚尖故名內打水三十五托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針七更過東姜山

東姜山 對開打水四十五托其前爲亐鞋山

亐鞋山 山如亐鞋樣對開打水四十九托內外俱可過船其前爲南亭門

南亭門 對開打水四十七托用單坤五更取烏猪山

烏猪山 上有都公廟舶過海中具儀遙拜請其神祀之回用彩船送神〇洋中打水八十托用單申針十三更取七州山

七州山七州洋 瓊州志曰在文昌東一百里海中有山連起七峯內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劉深追宋

端宗執其親屬俞廷玤之地也○俗傳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舶過用牲粥祭海厲不則爲祟舟過此極險稍貪東便是萬里石塘即瓊志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脫者○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阯東京用單申針五更取黎母山

黎母山 在瓊州定安縣南四百里廣東通志曰五指山一名黎母生黎峒中五峯如人指屹立圖經云島上四洲黎毋爲主每辰巳後雲霧收斂則一峯聳翠插天申酉間復蔽不見此南極星芒所降之地又云婺女星見此山因名黎婺後訛呼黎母處衛志曰出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明見翠尖浮半空○明丘濬詩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掌遙從海外數中原○用庚酉針十五更取海寶山

海寶山 用單亥針及乾亥由塗山海口五更取雞唱門即安

南雲屯海門也

交阯東京 一統志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至古城北至思明府

又從七州洋 用坤未針三更取銅鼓山

銅鼓山 在文昌東北廣東通志曰諸猺鑄銅爲大鼓懸庭中讐殺相攻則擊此鼓到者雲集後瘞此山鄉人掘得之故名瓊州志曰銅鼓海極深險○坤未針四更取獨珠山

獨珠山 俗名獨豬山瓊州志曰獨州山一名獨珠山在萬州東南海中峰勢高峻周圍五六十里南國諸番脩貢水道視此爲準其洋爲獨珠洋○舶人云有靈伯廟往來祭獻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針十更取交阯洋

交阯洋 唐沈佺期有渡海詩嘗聞交阯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尨人遥捧翟漢將干飛鳶北斗崇山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畋月容鬢髮催年匱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打水七十托用坤未針取占筆羅山是廣南港口

廣南 漢爲日南郡隋唐爲驩州國朝爲乂

安府

又從交阯洋用未申針三更取望瀛海口入清華港

清華港漢爲九眞郡隋唐爲愛州交阯爲西京國朝爲清化府

又從交阯洋取小長沙海口入順化港

順化港國朝爲順化府

又從交阯洋用坤未針十一更取外羅山

外羅山遠望成門近看東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古老石船傍西行打水四十五托用丙午針三更取馬陵橋其內爲提夷是交阯屬縣

提夷馬陵橋打水二十五托內外俱可過船南邊有礁出水用丙午針四更至交杯嶼即新州港口

新州港國朝爲新安府

新州交杯嶼兩嶼相對如交杯狀故名丙打水十八托用丙午三更取羊嶼

羊嶼有小石塔好拋船內打水八九托外二十托南有羊角礁不可近用丙午針三更取煙筒

煙筒山此交阯占城分界處也以狀似煙筒故名雖極澄霽亦頂上有氤氣用丙午針三更取靈山

靈山星槎勝覽曰嶼占城山連接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山頂一石塊似佛頭故名靈山往來販舶於此樵汲崇佛誦經燃放水燈彩船以禳人船之災○開打水六十托用單午針二更取伽倆貌

伽倆貌山港內有三嶼潮漲則不見山遠過打水十五托用坤未針五更由圭龍嶼取羅灣頭即占城港口

占城國一統志曰東距海西抵雲南南接眞臘北連安南東北至廣東舟行可半月程至厓州可十日程○古名林邑唐名環王國後始名占城

占城國羅灣頭打水五十托用坤申針五更取赤坎山赤坎山宋時占城王常避交人徙居茲山近打水二十托外十八托用單申針四更取鶴頂山鶴頂山打水二十五托洋中有玳瑁洲宜防若往東埔寨由此分路用單庚四更取柯任山柯任山自赤坎沿山而行因風應變外任尋港用庚申針開有石欄礁在西南若行船放落巽下開頭用單庚及庚申針看風讓高收毛蠏洲毛蠏州打水六七托船頭對洲收入有三托水在淺內船恐犯洲尾淺要認毛蠏洲須見兩邊坤身頭崎便是天晷晴明潮水曉退在外任開船東風小午到淺至午進港爲妙東埔寨即古眞臘地也又名占臘將至港俱是泥地故名占臘泥國人自呼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艄人又訛爲東埔寨○一統志曰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啼北抵占城

又從赤坎山單未十五更取崑崙山崑崙山此非河源之崑崙然自海中一大名勝星槎勝覽曰節然瀧海中山高而方山盤廣遠俗云上怕七州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用單庚及庚酉三更取小崑崙小崑崙兩邊有礁出水用庚酉及單酉八更取眞嶼眞嶼看成三山內過打水十四托泥地外過打水十八托沙地遠過只七八托便是假嶼水淺不可行只從眞嶼東北邊出水礁南邊過船用庚戌針五更取大橫山大橫山到此是暹羅界外過南邊打水二十五托爲正路北邊水淺只五托水船在南邊見小橫山小橫山其山多樹打水十四托辛戌十更單戌十更乾戌十更取筆架山筆架山遠望形如筆架故云山下打水十四托開打水二十托壬亥五更取陳公嶼及黎頭山黎頭山西邊高大東南稍低其內有嶼西北一派是石排山用壬子針

五更取圭頭淺圭頭淺打水四十托用單乾三更取竹嶼竹嶼淺口打水四五托用壬子及乾亥沿山坤申尾即暹羅暹羅乃古赤土及婆羅刹地至本朝合暹與羅斛二國名暹羅○一統志曰在占城極南

又從崑崙山用坤申及庚酉針三十更取吉蘭丹吉蘭丹即大泥港口用坤申七更入港是大泥國大泥國即古渤泥也我朝貢道由福建入

又從崑崙山取眞嶼用辛酉針二十八更取六坤六坤暹羅屬國也其地與大泥相連

又從崑崙山用坤未針三十更取斗嶼斗嶼用丁午針五更取彭亨國彭亨國一名彭坑單午五更取地盤山

地盤山在彭亨港外外打水二十八托內四十四托三更至東西竺東西竺此柔佛地界也用丁未針十更取羅漢嶼即柔佛港口柔佛國一名烏丁礁林

羅漢嶼有淺宜防往來尋白礁爲準往滿剌加從北邊過船用庚酉五更入龍牙門

龍牙門星槎勝覽曰山門相對如龍牙狀中通船田瘠穀薄男女穿短衫圍稍布擄掠爲豪番舶于此防之○今人夜船不敢行以其多盜且南有凉傘礁也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入九托又過淡馬錫門用庚酉及辛戌針三更取吉里問山吉里問山打水二十七托兩邊有淺用乾亥針三更取崑宋嶼崑宋嶼打水二十五托用單亥針五更取箭嶼箭嶼打水三十四托用乾戌針五更取五嶼五嶼先時酋開鎮于此此中有眞五嶼假五嶼沿山而入爲麻六甲麻六甲即蒲剌加國也船人音訛耳在古爲

哥羅富沙地

又從東西竺 用丙午針十更取長腰嶼 長腰嶼 北邊正路打水二十六托若往丁機宜用坤申四更取獨石門 獨石門 出門用單酉針過鐵釘嶼 鐵釘嶼 其外水流急甚用單庚及庚申針四更至鱷魚嶼 鱷魚嶼 西是坤身晝南流而夜北流再進由第二港入是丁機宜國 丁機宜 辰哇屬國

又從長腰嶼 用丁午針十更取龍雅大山 龍雅山 在馬戶邊過用單午針三更取饅頭嶼 饅頭嶼 收入即是詹卑七更可到 詹卑 三佛齊人稱其國王爲詹卑其國既爲爪哇所破故王徙居于此因以名址

七嶼 從饅頭嶼駕開用丁午針三更到此又用丁未七更取彭家山 彭家山 用坤未三更取西南第二山有沉礁收坤申針收入舊港 舊港 即三佛齊故都也其先爲于陁利國初時爲爪哇所幷改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

又從彭家山 用辰巽針十更取進峽門 進峽門 用丙巳巡坤身七更見三麥嶼 三麥嶼 過嶼用單丁及丁午五更單未五更取都麻橫港口 都麻橫港口 中望一山名眞不眞假不假正路打水十七托用單午針十更取覽邦港口 覽邦港口 覽邦夷人好食人故船無維纜者外有小嶼名奴沙牙近嶼打水八九托用丁午三更取奴沙刺打水十四托又用丁午針三更遠望錫蘭山 錫蘭山港口 即梁時所通狼牙脩也今訛爲石旦隋常駿至林邑遙望見焉夷言高山爲錫蘭因名今稱錫蘭港口者亦就望見言之其實去彼尚遠○星槎勝覽曰地廣人稠亞於爪哇山頂產黃鴉鶻石青紅寶

石海旁有珠簾沙常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先世釋迦從翠藍嶼來登此足躡迹至今尚存○永樂間其王來貢旋復負固不恭鄭中貴和虜其王歸上命釋之其後貢使歲以爲常○洋中凡五嶼正門打水四五托用丙巳針六更至下港

下港 即古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社婆至元始稱爪哇今下港正彼國一巨鎮耳船人亦名順塔再進入爲咖嵧吧

又從**滿刺加國五嶼** 外路入蘇門答刺用單乾針五更取綿花嶼

綿花嶼 第三灣正好過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托用單戌針過淺辛戌四更取雞骨嶼

雞骨嶼 對開打水六十六托有淺船宜遠過用乾戌針十更取雙嶼

雙嶼 對開打水三十五托門中十托即正路所經也用[redacted]戍弃辛戌四更取單嶼

單嶼 內打水十六托外四十托用辛戌針十更認亞路

亞路 坤身打水三托洋中二十托用壬亥及乾亥針若離山用乾戌針十五更取巴祿頭

巴祿頭 其旁爲九州山星槎勝覽曰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間鄭和遣人入山採香有長六七丈者數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天朝威力若神○單亥及乾戌五更取惡水灣

惡水灣 西邊有灣沉礁打浪對開水二十五托用辛酉針五更取啞齊

啞齊國 即蘇文答刺國也其先名大食今一名蘇文達那廣東通志曰自蒲刺加九晝夜可至

又從**玳瑁洲** 用丁未針三更取東西董

東西董 從西董過船遠似石礁狀用單丁五更丁未三十更取失力大山

失力大山 近山用坤未針五更取馬鞍嶼

馬鞍嶼 用巽巳五更取塔林嶼

塔林嶼 山尖有老古石正路在西用辰巽針

三十更取吉寧馬哪

吉寧馬哪山 山上有池貯水不竭池上石壁有古篆用單巳針七更單丙六更取勿里洞山

勿里洞山 丙午十五更取吉里問大山

吉里問大山 西南坤身拖尾甚長有老古淺離山宜防用辰巽四更取保老岸山

保老岸山 山與吉里問相對俗訛呼巴哪大山一統志所謂沓船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雲覆其上者也用巽巳四更取椒山

椒山 即猪蠻地沿山取磨嶼七更取入饒洞恩

吉港饒洞 即蘇吉丹國政與爪哇王國相近而吉力石爲之主

又從保老山 用乙辰針五更取吉力石港

吉力石港 即爪哇之杜板村也所謂通蒲奔大海者也打水八九托用乙辰針一更取雙銀塔

雙銀塔 用丁未針五里取磨里山

磨里山 即星槎勝覽所謂彭里者也俗尚宼掠用單乙三更取郎木山

郎木山 山下有三吧哇嶼嶼前有老古淺用單卯五更取重迦羅

重迦羅 船人訛呼高螺是星槎勝覽曰地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內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萬人○用單卯針五更取火山

火山 內是里馬山有嶼與里馬假里馬過火山門用辰巽針二更取大惡水

大惡水 一名雙牌水深流惡出門用乙辰針三更至髻嶼

髻嶼 用乙卯十更取大雲螺小雲螺

大小雲螺 又乙卯針六更單卯針七更取蘇律山

蘇律山 有紅毛番居此不宜進泊用乙辰三更收山取印嶼

印嶼 用單卯針二更至美羅港即是池悶

池悶 即吉里地問是諸國最遠處也

又從吉寧馬礁 往文郎馬郎分路用丙巳及巽巳五更取吧哩馬閣

吧哩馬閣 即白水洋打水人托是正路近嶼有淺可防用乙卯針五更甲卯五更單卯五更取

三密港三密港用乙卯針二更取龜嶼打水六托是正路龜嶼稍開有石六七塊名猫着萬里淺用單巳三更取單戌世力山單戌世力山有淺宜防打水五托是正路用單巳及巽巳四更又辰巽收美亞柔美亞柔港口是處多盜好夜殺人前有大山是馬神國文郎馬神國古稱文狼

東洋針路

太武山用辰巽針七更取彭湖嶼彭湖嶼是漳泉間一要害地也多置遊兵防倭于此用丙巳針五更取虎頭山虎頭山用丙巳七更取沙馬頭澳沙馬頭澳用辰巽針十五更取筆架山筆架山遠望紅豆嶼并浮甲山進入為大港大港用辛酉針三更取哪哦山哪哦山再過為白土山用辛酉針十更取密雁

密雁港南是淡水港水下一灣有小港是米呂蓼下一老古灣是磨力目再過山頭為岸塘

又從密雁港幞頭門用丙午單午十更取六藐山六藐山下有四嶼用單巳針五更取郎梅嶼郎梅嶼單午四更取麻里荖嶼麻里荖嶼用丁午五更取蘇安山及玳瑁港

玳瑁港東是傍佳施欄用壬子針四更及癸丑五更取表山表山山甚高為濤門之望故名用丙午及單午五更取里銀中邦里銀中邦丙巳五更取頭巾礁頭巾礁用單午五更收呂宋國呂宋國國初貢路由福建入用丙巳及乙辰針十更取沙塘淺開是猫里務猫里

務國即合猫里國也永樂時與呂宋貢使偕來

又從呂宋取豬未山入磨荖央港

又從呂宋過文武樓沿山至龍隱大山為以寧港

以寧港山尾十更西邊取里擺翰至高藥港

又從以寧港用丙巳針取漢澤山即屋黨港口

漢澤山用單巽針取海山　海山用單巳針五更取吶嗶嗶其內為沙瑶

又從漢澤山用丙午針二十更取交溢一名班溢

交溢稍下為逐奇馬山用乙辰七更取魍根礁老港　魍根礁老港用乙辰針七更見紹山　紹山又用乙辰針十更入干子智港是米洛居地今佛郎機駐此　干

子智港對面是肩羅里稍上是紹武淡水港紅毛夷駐處　紹武淡水港此處大山凡四進入即美洛居舶人稱米六合

又從交溢對西開船取犀角嶼　犀角嶼外有三四白礁南勢開船用單坤針入蘇祿國　蘇祿國國初朝貢有東王西王峒王其後只東王來貢不絕疑是爲東王所并矣商舶所至則峒王地

又從呂蓬用坤未針五更取芒煙山　芒煙山用丁未針十更取磨葉洋　磨葉洋用單未針并丁未取小煙山　小煙山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針五更取七峰山　七峰山用單丁五更取巴荖圓　巴荖圓用丁未五更取羅葡山　羅葡山用丁未針三更取聖山　聖山自聖山東去突出二大尖兩傍皆老古石中只

一潮舟行甚險用單未及坤未針五更取崑崙山崑崙山此又別一崑崙是船人强名之耳用坤未針取長腰嶼長腰嶼船過嶼門用單午針五更取鯉魚塘鯉魚塘收毛花蠟郎文萊港口文萊國郎婆羅國此東洋最盡頭西洋所自起處也故以婆羅終焉

東番人稱爲小東洋從彭湖一日夜至魍港又一日夜爲打狗仔又用辰巽針十五更取交里林以達雞籠淡水

祭祀

協天大帝者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也萬曆四十三年上尊號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秘法預談休咎無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坐席亂流而濟人呼神女或曰龍女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厥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廸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俱溺獨路所乘

神降于檣竟無恙使還奏聞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己卯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遯其年疫大作掘坎涌泉飲者輙蘇洊封昭應崇福云乾道己丑都巡檢使姜特立以妃默佑擒反有功疏聞于朝加封善利淳熈間加封靈惠慶元戊午調舟師平大奚寇神在空中以霧障之賊爲晝昏而我師晴明如故以此賊無脫者開禧丙寅虜迫淮甸忽半漢旌旆雲集望之則妃廟號也賊披靡解圍景定辛酉巨寇泊祠下禱神不允羣肆暴慢醉卧廊廡間神縱火焚之各自躪[illegible]而斃有司以聞累封功順顯衛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國朝永樂間內官鄭和有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命修祠宇己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祭歲以爲常冊使奉命島外亦明禋惟謹

舟神不知創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以上三神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爲

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曉起率衆頂禮每舶中有驚險則神必現靈以警衆火光一點飛出舶上衆悉叩頭至火光更飛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事為驗或舟將不免則火光必颺去不肯歸

都公者相傳為華人從鄭中貴抵海外歸卒于南亭門後為水神廟食其地舟過南亭必遙請其神祀之舟中至舶歸遂送之去

靈山石佛頭舟過者必放綵船和歌以祈神貺

占驗

似可解似不可解似有韵似又無韵備波濤之望氣非委巷而徵歌也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　右占天

天外飛遊絲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

風靜鬱蒸熱雷雲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遍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片
時息
逆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
可說
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颶風連
發雨
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雲勢若魚鱗來朝風
不輕
雲鈎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鈎內出秋風鈎
背來
亂雲天半遶風雨來多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
晴了
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未
堪許　右占雲
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
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汛
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

十四

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傍船人
難避

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
亂地

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

七月上旬來爭秋莫船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
可移右占風

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

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
單日兩珥雙起

午前日暈風起此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
門處風色不狂

早白暮赤飛沙走石日沒暗紅無雨必風

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返照黃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過夜雨霶霈右占日

虹下雨雷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

斷風早掛有風不怕曉霧即收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 右占霧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

辰闕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

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右占電

鑊鲇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

海乏之沙塵大颶難禁若近沙岸仔細思尋

烏鰡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

東風可守回來暫傚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右占海

月上潮長月没潮湨大訊潮光小訊月上

水漲東北南東旋復西南水回便是水落

擊定且守船走難纜鈕定必凶直至沙岸

走花落矴神鬼驚散要知矴地大洪泥硬 右占潮

水醒水忌

每月初一卅日初二三四五五六水醒至初七平

交十五水又醒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

水俱醒廿一日水平如前水醒流勢甚緊凡船

到七州洋及外羅洋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

偏東宜扯過西自初八九十一二三四水退流

東廿三四五五六七七八水俱退東船到七州洋及外羅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西西則無水宜扯過東凢行船可探西水色青多見拜浪魚貪東則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流及鴨鳥聲見如白鳥尾帶箭此係正針足近外羅對開貪東七更船便是萬里石塘內有一紅石山不高如看見船身低下若見石頭可防可防求痕忌日忌行船裝載大月初一初七十一十七廿三卅日忌小月初三初七十二廿六日忌

逐月定日惡風

正月初十廿一日乃大將軍降日逢大殺午後有風無風則雨

二月初三十七廿七日午時有大風雨

三月初九十二廿四日有大風雨

四月初八十九廿三日午時有大風雨

五月初十十一十九日申酉時有大風雨

六月十九廿七日卯辰有大風雨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廿七日有大風

八月初三初八十七廿七日有大風

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有惡風雨

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廿七日府君朝上帝卯時有大風雨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有大風雨

十二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二廿八日有大狂風

潮汐

古今論潮備矣長為潮退為汐匪朝至夕至之

謂或以為海鰌出入或神龍變化或日出于海或天河激湧皆居中土不習見潮者之論夫天地間一氣耳海潮者地之喘息耳記云卯酉之月氣以交而盛朔望之日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此以餘月餘日論也周翠渠云海居地上地有俯仰潮因有往來氣升于北則北盈而南虛地必南俯故潮皆南趨氣升于南則南盈而北虛地必北俯故潮皆北趨此以地乘氣潮因地論也唯俯仰之形與喘息之義畧有異矣月臨

於午爲長之極歷未及申酉則極消月臨於子爲長之極歷丑及寅卯則極消此以太陰之天盤論也若每日之子午亦有潮每日之卯酉亦有潮至至於八時皆然晝刻不見太陰安得復論天盤乎余安道云海之極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因之東海南海其候各有遠近之殊豈非方之不同而氣有獨盛與君晝潮大於春夏夜潮大於秋冬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則天地之常數通四海皆

然者漳人之候潮也夜則以月晝則以時於指掌中從日起時順數三位長半蒲退半盡以六字操之無毫髮爽海上漁者於海嘯則知風海動則知雨潮退則出潮長則歸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滿正午初八廿三滿在早晚初十廿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水斷流月斜水半月落水汐盡潮則呼曰南流上汐則呼曰北流落至駕舟洋海雖憑風力亦視潮信以定嚮往或晦夜無月惟瞻北斗爲度至海外之潮已平而內溪

猶長則氣盛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廻流水是也海口以潮平爲度其穿達支流仍以百里而緩三刻不可以此而分遲速焉（見漳州志）

論曰造車室中出而合轍善舟者亦然彼夫蹋翼不分蠡測多合宜狎夷會爲鷗鳥而谷王波臣皆周周所可銜翼而濟也嗟乎望鰲冠山元無殊於戴粒問鷁左角亦何有於觸蠻所可慮者莫平於海波而爭利之心爲險耳

東西洋考卷之十

藝文考

交阯

唐降楊於陵賀安南破環王制　白居易

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者蠻夷犯疆方鎮致討克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既同於山藪勢益壯於輔車想聞捷書當倍慰愜載省所賀深見乃懷（占城元和三年犯安南楊於陵爲節度使遣兵擊走之故有此制）

宋降交州制

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外臣舉顯親之茂典爾部領世爲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風不忘內附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靡限溟濤樂輸琛寶蒞乃令子稱吾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寵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阯郡王宋史曰丁部領爲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節度使凡三年遜璉位璉表求遣使內附制以璉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朝議崇寵部領故降制

宋賜黎桓詔

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既受其倚毗爲之心膂克徇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璿爲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制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既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光崇獎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林無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盡室來歸俟其入朝便當授日降制授

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處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當悉朕懷宋史曰太平興國八年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貢方物并以丁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桓已專據其上不聽命

宋受黎桓制

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跕鳶之隅克修設羽之貢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疇勞之典權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兼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盡解三使之權以狥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疆明化越俗而咸乂尉佗恭順稟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貴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户宋史曰雍熙二年遣

牙校張紹馮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鎮三年秋又貢是歲十月降制授桓使持節都督交州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宋報交州詔

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矜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紲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覩詞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掠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宋史曰神宗即位封李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闕貢臣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爲弔贈使于所奪州縣詔報之乾順初納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示海道之遠也

御製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未堅何在物之盛今使

耆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乎然君臣之分本定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吁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煓奪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應王爵儻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出隔海遠居最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强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强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御製諭安南使臣阮士諤○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陳日㷆荒昏以致亡滅然旣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儻有小愆當自省脩德以禳則可回天意○御製安南國王陳叔明勑○前者爲入貢之禮繁所貢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見備內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致生嗟嘆爲斯止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情厚乃國王之大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

萬里神変者耶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鄙若欲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侮若泛常施以小詐則大體一失禍不招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今王不知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辯眞僞阮士諤非人國王之爲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尚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勑諭○御製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勑○使者自安南歸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彼中動以侮許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境止行人歸毋尚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巳修仁○御製諭安南來使勑○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勑諭阮士諤歸朕恐待王禮尊專命內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我內臣既達爾邦士諤罔知所在故出門入户之禮排筵席宴之問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故歟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爲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內安四夷守分何欲今安南與朕本無嫌隙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勑諭

御製諭安南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不可逃也假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

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怨而致是耶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殃民禍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若否朕命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昔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毋蹈往轍豈不美乎

○諭占城安南二國詔○朕居中國統天下每欲使四夷俱安迩者海內諸國皆來臣朕貢獻方物古城上言安南用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天地神人其憤其怨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諭爾兩國若

彼此果有所爭即當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
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阮廷檜歸省諭安南國王勑
○前者占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
爾因爾前王終古海之濵廷檜留古國思歸浮
海至於驩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侵以內臣之
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
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
王無再舉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
無窮故茲勑諭

御製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勑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遥晨進昏止吞煙服霧勞
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國
王之令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
濟舟則舟亾矣爾當中膺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
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
尾浪鰲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非誠心
無二者豈不危然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
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
如朕命吉哉故茲勑諭○御製命中書回安南
公文○安南僻在西南
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爲夷則
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
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
彼此懽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與安南往
來爾中書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自由
豈不有便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三

年來貢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致
至徵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
不在多惟
誠而已

開設交阯衙門詔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朕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
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
遑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
日煃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寵恩
封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賊臣
黎季犛子黎蒼久畜虎狼之心竟為吞噬之舉
殺其國王戕其闔宗覃被陪臣盡罹慘酷措尅
殺戮荼毒生民雞犬弗寧怨聲載路抵疑狙狡
鼠黠狼貪詭異姓名為胡一元子胡𡗗隱蔽其
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詔襲封朕念國
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俾成奸譎之
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慝不為自以聖
優三皇德高五帝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
曰大虞竊紀年為紹聖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

抗衡於中國俾奉正朔受頒曆而焚之招納逋
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
肆涵淹卵育孝有圖大之心鋒明斧螗益動侵
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之數州侵
陵遠之七寨擄其女子以備髡鉗毆其人民以
蹈湯火欺占城之屬王伐其國以遭喪奪其土
疆要其貢賦逼受偽印冠服令其從已背朝屢
被殘殃數來告愬朕矜愚昧未終絕之特遣使
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
切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狠愎稔惡弗悛未
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
來効款來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
公曾何芥帶即遣送歸國賊乃伏兵要殺於途
幷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
之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
徯蘇之旅朕以五兵戢櫜之日正萬國乂安之
時獨兹叛夷干天憲典言及此衋然傷懷志
在弔民豈恐窮武[illegible]不得已告于神祇聿興問

羆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乃
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
萬討之特勅將士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
者悉宥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尚
逞怒蛙之勇以嬰雷霆擊之威其兵纔交勢即披
靡我師躪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擣東
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
師黎賊孽黨即時殄滅其投兵乞命者即釋不
誅所至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東陳氏子孫並

之其國官吏耆老稱為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
請安南本古交州為中國郡縣淪汚夷習于茲
有年今幸迅掃攙搶剗𥻘蕪穢願復古州縣與
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
俯狥輿情從其所請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於
戲威武載揚豈予心之所欲元惡既殛寔有衆
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
外咸使聞知

為丁璿上宋太宗表　黎桓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臣族本蠻酋辟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
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閫寄謚保封畧罔敢怠
遑爰暨淪亡將隊堂構將吏者耆耋乃屬於臣俾
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俗獷悍懇請僉
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
權領軍府事願賜眞秩令備列藩干冒宸扆伏
增震越 宋史曰丁璉既死弟璿尚幼嗣立大將黎桓遷璿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太宗怒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璿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陸路兵部署自邕州路入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賈湜供奉官王僎爲水路兵部署自廣州路入黎桓遣牙校江巨湟齎方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王師進討斬首二千餘級六年春交破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候澄仁寶累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害諸將班師

平南獻俘露布　明張輔

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
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剗惡必鋤其
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蘖安南逆賊黎季犛更
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奎者僻居炎
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虺虺之遺毒戕賊國

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孥戮之憂橫歛剝民家被棓剋之害　御寇動地無辜籲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竪怙終而不悛擠過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宄甚三苗殄法豈容於原宥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鸇鵰鶚先雲氣而度于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度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羣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竄亂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蝨之聚迅掃於盤灘因牧賊黨猶燎火之然撲滅於嚕江仙侶市壓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士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押中暫爾偷生須叟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

斂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
驚報倏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悶海遣偽
將朝射仁鑑等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
督陳庵兵調驃騎將軍吳旺劉塔出游擊將軍
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横海將軍
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
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
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
勳游水之逆徒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
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
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
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纔至臣輔
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嚕江至於黃
江賊徒棄衆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悶海
聞賊首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
臣晟等率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
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
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

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勵衆議留臣旭
満御黄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
進直窮海眼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升等臣晟
調指李節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師過清華
府磊江賊衆猶舉釁尾而致毒欲遏螳臂以當
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船邀擊而夾岸奔
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虜敗衂士氣倍增
舟師至典史門涇鵝淺晴久水涸賊衆揭舟而
先遁我軍進停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

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登人力之能
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以泉流有開必
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丕應仰
聖德之格天師進演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逋
于乂安府狐疑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
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陳懷等由
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等舉厥
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蒐震慴焚舟欲竄於新
平餘黨離披援杖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黃中

等躬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榔升等舟師先於
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舸五月十一日其
所領永定等衞軍士王柴胡等生擒賊首黎季
犛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等於海口擒獲賊男黎
澄十二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於盎海畔生
擒賊首黎蒼及男黎芮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
至日南州擒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
獲賊翁季貔弟姪黎源晉等其胡杜范六才阮
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

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梳席
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
追脅招撫流離奉宣恩命獲遂更生掃魑魅於
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
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
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覆
載不容神人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於轅門
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煙瘴雨之僻
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
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玁
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
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是皆聖
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
功數百種雕題馱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
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
之禮制逾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
六處户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

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
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
奏條上今將生擒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
等獻俘闕下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
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安南夷克清大憝獻
俘而告廟社仰答神靈盛醞以賜蠻夷用昭天
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 附尚書黃福賀
再平交阯表○天地以生物爲心四時順序聖
人以安民爲德一視同仁干戈櫜戢而海宇清
平禮樂修明而神人歡慶恭惟　皇帝陛下與
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邁

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德威所加遐邇咸服聲爲律而身爲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阯之反荒敎外中華之聲敎爰稽厥土實古顓頊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爲叛服遝乎黎醜仍踵弊風負井蛙而自尊致涸魚而莫悔何篇定之餘孽復效前尤而季擴之彼童再循覆轍逞狐鼠之威蹤踐疆域恣蛇虺之毒吞噬邦人邉塵瀰漫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不聞蠱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 皇上每垂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爲不道爰興厤算用命偏師天戈指而蟻穴盡空風帆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拯救之勤式慰徯蘇之望班師振旅昭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覩武功之載戢輿圖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祲廓淸雨暘時若寔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歷代之遺恨也臣頑懦微賤幸遇聖明始開百粵之新藩遂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誓激濁以揚淸遠慕皐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霑雨露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覩詔臨之淸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傾以來朝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萬年

征南碑　明田汝成廣東提學副使

皇帝承運文敷武謐宇內熙皞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坐明堂朝群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廿有餘稔登其叛哉曷往誥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遷臣

控曰臣南裔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
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
陛下憐察
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廼命兵部左侍
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畧邊務以需大舉
蔡公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參政翁君萬達
實摠其凡廼圖山川發間諜探要領時芻粟厲
矛鏑選偏裨練卒秉義問罪乎日星威稜㧌乎
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

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
皇靈剗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纊之晨
倉[redacted]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
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
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
天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
之齒耋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
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啓方物弊不敢移易也封
題較然臣父子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

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
死罪死罪復更何言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
避跡無所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
闕下事聞
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詐以緩我師其往蹷之
適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
公鸞統握諸軍勑曰聽以軍往適即征之毛公
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乃勒兩粵勁士分爲
三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監之叅將李

榮將左軍副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泫將右
軍僉事李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
指揮胡紹將中軍副使鮑象賢監之都指揮方
策將左軍副使鄭騮監之都指揮王立將右軍
副使張銅監之幕府遂移進止機宜則惟翁君
與焉于是八蠻五谿侮食左言之長吳鉤越棘
狼纛鳥章之士佽壯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
嶽嶽僾僾脉列蜩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交
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攄褫哀

悰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儀或牽羊
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悃抱螢
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啓鎮南之關奐龍輿抗黃
幄陳兵森嚴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
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圖豕
陛下不發乘軺曳尺纆牽而對之縣首藁街以
昭誡不聽是
陛下以不忍群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群
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魂魄飄喪慺慺荒懇

又不足以感格
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臣共順之
情觳觫之狀繪圖不足爲獻剖心不能自明惟
陛下哀之臣率土編户也戮之惟命俘而放之
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蠉蠛宥之故穴
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峒之地
先朝所錫金印遣從子文明表獻臣昧死言不
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
僞還卽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

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
皇帝君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
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
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携馴至天絶莫氏宣力北
户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
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
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颺馳鼎沸矣是役也
君子以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
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
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
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嘗以藩僚分守
左江悉厥顛末昔懸其勞而今欣其靖也迺述
而銘之曰粤有交州最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
荒外嬴秦遠畧迺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
五季紛綸土會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
大明受祚陳氏奉賓
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
文皇征之梏戮鯨鯢索胤于陳絶不可得迺建

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
宣廟慈弘包荒肆宥錫爵給印樹爲藩邦三葉
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夷靡懷不請而禪
于義則乖
皇帝赫怒涣羆徵師如雷如霆岳峙海馳緯武
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
旣嚴旣明翊用翁君廉信以臣鋪敦義勇鷹揚
虎奔朱鍪日麗玄甲雲屯藉令戡之倏如畦耨
截轍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啅啅傾巢

擧落俯訴仰于蓬跣繫組蛾伏而進順放牵全
請同昇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
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
內吏輯我龍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婦子
築我室廬煒煒天威盱睫而在瀸瀸天恩含哺
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
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
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
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　附莫登庸請款

闕奏記○登庸荒徼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違瞻
北極光被南邦仰知中國有聖人久矣況天威
振動之下有陽春騐蕩之仁懼感交并曷可云
喻竊惟先國主黎氏末運迍邅相繼淪沒黎譓
攝國未幾亦遘危疾歸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
國事付之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
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
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謹遣阮文泰齎表乞降
并祈處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夙夜憂危
靡遑寧處子方瀛不幸遘疾而亡國人狃於舊
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慮前誤相
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負罪益重以此
執其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登庸
猶圈豕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
門檄間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切念登
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騈
戮羣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
於國內北望嵩呼率同阮如桂等恭候南闕組

繫出境詣幕廷而稽首輸中款以投降登庸本
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福
海力在衰次不可遠離謹遣親侄莫文明并先
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詣闕待罪
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
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
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得
內屬永世稱藩比照列藩事例歲領大明一統
曆書刊布國中共奉正朔莫大之幸也雖先國
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
之餘固知不可以再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豈敢
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廣東欽州知州林希
元奏稱如昔貽浪二都澌凛金勒古森了葛四
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本國先年
欽貢應合類補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
遽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
又登庸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
人獻上亦慮唐突惟以投降聽處實情具奏若

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鈐庸止宜謹守不敢擅
用伏望垂察

T2432/1398(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6
OCT 4 1951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藝文考

占城

劉宋勉林邑血將帥詔

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禀命攻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已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勳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揔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宋書林邑傳曰陽邁遣使上表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後頻貢獻而寇盗不已所貢亦陋薄太祖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府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略日南民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果有款誠許其歸順二月軍至朱梧戍遣日南太守姜仲基賊曹參軍蟜弘民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等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憲等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攻城剋之斬扶龍大首乘勝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

南齊報林邑詔

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懷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南齊書曰楊邁子孫相傳爲王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詔答之

梁答林邑詔

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

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梁書曰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猿詔答之

明封占城國王詔

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向慕中朝恪守臣職今朕肇承天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尚嘉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尚愼終如始永爲藩輔

明賜占城王璽書洪武二年

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發兵討之垂二十年芟夷旣平朕主中國天下乂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

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
綺紗羅絹五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
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以生業王亦永保
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寔鑒之王其勉圖勿怠御製
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勑○洪武十三年九月
十八日占城使至爲朕上書幷王誠意極專來
使奉命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者此耶覽表聞
辭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弗利朕戒爾爾國毋
得深搆仇讐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
果何如哉今再勑前去王其審之古人有云殺
莫大於好殺生莫大於好生所莫大於好殺者
好用兵也天之所惡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
之所好者仁也人能行仁有血氣者無有不生
焉曩者安南兵出陂在占城之下占城乘勝入

安南之國辱之甚矣若此之後可已而已王能
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綿長必欲驅兵連
年苦戰彼此勝負固不可知鷸蚌相持漁人獲
利悔之晚矣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眞
臘入境難之甚者也國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
歸王其脩仁惟吉故茲勑諭○御製問中書禮
部慢占城天貢勑○占城國王所進象馬至承
夫門合無發付朕居中國撫四夷若夷有誠從
者必以禮待之若肆侮者必興兵處之前爪哇非
禮所以貢物不以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因之
占城來貢甚誠王非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則當
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不令使者進獻爲何宰
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以重事視爲泛
常豈不法所難容特勑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永樂十三年戒諭占城王勑○爾久罹安南
荼毒屢請發兵除害朕既命師平之郡縣其地
爾賴以安當思感德守分用保爵土若陰蓄二
心犇違天道不撫下人不歸侵地安南侵稅在

前兩其
嗌之

遣祭占城等國山川碑記

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
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遣
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
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未聞有遣
使致祭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其享昇平之
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旣歆格必能庇
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
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
永久　洪武三年遣使往占城安南祀其山川所
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八年禮部尚書
牛諒言京都旣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
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以聞中書及禮部
奏以外夷山川附祭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
南占城眞臘暹羅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
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京城更不須祭
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旣居中南向其外
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
中書頒行

入貢表　　宋占城王陽陁排

前進奉使李良甫廻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疋
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張

及爾等戴恩感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敻遠
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
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曲加優賜然臣自
爲土長聲勢尚卑常時外國頗相侵撓況以前
民庶如芥隨風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
賜臣內閑馴駿及旗幟兵器等隣國聞之知臣
荷大國之寵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
寧流民來復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
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

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汎海
綿邈不啻數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
全而至皆聖德所及也自前本國進奉未嘗有
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益天威
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貢使
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
使李波珠副使訶散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
十株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沉香百斤夾箋黃熟
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雞二萬四千三

百雙胡椒二百斤簟席五領物固非珍奇惟表
誠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殊珍惟重良
馬伏蒙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歸願
垂頒賜臣之幸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
海曾蒙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
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
數點集兵籍以付常占令造舶船乘便風部領
歸國蓋安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
事上臣之志也宋史曰淳化元年王楊陁排自稱新坐佛逝國遣使李臻貢馴犀方物表訴為交州所攻人民財寶皆為所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三年遣使李良莆貢方物賜王白馬二兵器等本國僧淨戒獻龍腦金鈴銅香爐如意各優賜之至道元年王遣使奉表來貢上覽表還使詣廣州諭問願還者悉付彼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為常制

入貢表

宋占城王

占城國王楊會俱毗茶室離頓首言臣聞二帝
封疆南止屆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
仰瞩昌時實遵往跡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
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
聲教被於域中業茂前王功芳祖后蒼生是念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黄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爲臣妾貢風遍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懽抃臣生于邊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閣尚阻覲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隣無侵奪俗有舒蘇每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霑行葦福及豚魚特因廻人須賜戎器臣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必知多幸曷答洪恩聖君既念於賓王微懷寧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禰參龍加副使臣陰達麻瑕珈耶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寔懷魯酒之憂虔望睿明甫覺謹發專信臣等廻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重加賜賚益念忝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于冑冕旒不任死罪宋史曰咸平二年王楊普俱毗茶逸施離遣使朱陳堯副使蒲薩陛婆以犀象玳瑁香藥來貢賜堯等冠帶衣褥有差景德元年又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等賜之四年遣使布祿參地加等奉表來朝表函藉以文錦布祿參地加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佛逝北之舊所七百里使還賜物甚厚

暹羅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御製諭暹國王詔 洪武初年

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爲人上能體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給世世無間矣爾哆囉祿内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隣之方數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可謂賢德豈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奮撫邦民永爲多福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附洪武二十八年諭祭暹羅國王勑○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最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懌兹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勑至其罔失法度罔淫于樂以光前烈其敬之哉○永樂十七年諭暹羅國王勑○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爲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鬭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況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爲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爲所惑輯睦隣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明禮部移暹羅國王檄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信使肆行巧詐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胗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 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蕞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儻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徙義彼三佛齊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喻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三十年六月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商賈便之凡三十國胡惟庸謀亂三佛齊生間紿

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我飭禮送還朝是
後使臣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
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庭我
待諸番國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
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三佛齊係爪
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轉
達爪哇知之於是
禮部咨暹羅王

爪哇

明賜爪哇國王璽書洪武二年

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隳冠履
倒置朕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
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
已行聞王國人捏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
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久離爪哇必深懷
念今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本王知正朔所
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
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勿怠永樂十一年諭爪哇
國王都馬坂勅○前內官吳賓等還言恭事朝
廷禮待勅使有加無替比聞王以滿剌加國索
舊港之地而懷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
有勅諭今旣無朝廷勅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
愼勿聽之今賜王文
綺紗羅至可領也

奉劉宋太祖表

闍婆國王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敎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楊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慈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遥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宋書

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蓋是時甫通中國云

大泥

宋入貢表

勃泥國王

勃泥國王向打稽首願皇帝萬歲壽今遣使人貢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商人蒲盧歇船

洎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國來比詣闍婆遇
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大
喜即造船船令導達入朝貢所遣使人只願平
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貢每年修貢慮風吹
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
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

舊港

宋賜三佛齊國使者詔

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夫忠義而

來者莫不錫之以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
慕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
忠義之勸 宋史曰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羅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賜詔寵之

奉梁武帝表 干陁利國王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
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
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
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
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

逼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廕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梁書曰跋陁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圓跋摩奉表

麻六甲

勞滿剌加國王還國勑永樂九年

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師坦然無虞益王之忠誠神明所祐朕與王相見甚驩固當且留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維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以副朕眷念之懷

啞齊

上宋太宗表　大食舶主蒲希密

衆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賡歌

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顧惟殊俗景
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頗爵朝天之願昨在本
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奉盛稱
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商阜
通遠物臣是以一乘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
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雖届五
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念衰老病不能興遐
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
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

千八百斤賔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
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名
異一塊薔薇水百瓶宋史淳化四年李亞勿來貢船主蒲希密至南海者
病不能詣闕以方物附之上表來獻詔賜希密
勑書錦袍銀器束帛至道元年舶主蒲押陁黎
賫希密表來獻引對崇政殿云父希密泛舶廣
州五稔未歸毋令臣遠來尋訪具言前歲蒙聖
恩降勑賜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
對綾絹二十疋令臣來謝以方物致貢上賜襲
衣冠帶被褥令閤門宴犒就館延留數月遣回
降詔答賜黃金準其所貢之直

呂宋

折呂宋採金議　明高克正邑人翰林院檢討

最爾敝邑介在海濵頻年驛騷民困日甚迺採金使者又見告矣澄民習夷什家而七問機易山未有能舉其處者有金與否果可望氣而知乎白艸使四出所得金幾何可按籍計也輙云海上開採歲輸精金十萬白金三十萬將取之寄抑輸之神乎夷德亡厭好利更甚安有尨鑠黃白坐錮以待我者耶之能必夷之不攘臂爭乎能必我之取不爲大盜積乎明命已頒奸商已揚揚乘六而來要若曹亦未知澄事耳採金海上非餘皇十餘艘卒徒千餘人不可行而是十餘艘千餘人者非可空手而具亡米而炊也誰爲備之而誰爲給之至計窮而欲奪商船以應上命歛民財以應上供則土崩之形成而脫巾之勢見吾所慮者不在風濤之外也桑梓之地疾痛與俱惟台臺爲萬姓請命以杜亂萌澄邑幸甚

第二議○有問不佞者曰奸商以採金爲名力能勾引富民以與夷市前哨探一開應者如響往事可鏡愚以今日之事與哨探不同哨探公行藉此闌出私貨迺番獲利細載而歸盡入私槖而官弗問也採金則歸必輸金於朝罄敝邑富民家藏與每年通夷所入不

足當黃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數其誰肯以身委風波而金輪朝廷故斷謂敝邑商人不敢與奸商比而爲此也○第三議○太約奸民之雄其能出貲以通番勾夷而構釁者必大力量者也張嶷幺麽小人未必辦此不過以虚詞厚利聳動主心幸得一聽必遣貂璫貴臣與之共事藉此恣睢道路騷擾地方既至則以利啖愚民以勢抗官府惟所欲爲或可如意賴主上[redacted]見萬里內使不遣責其自備船隻工本毋致煩擾則張嶷之膽寒矣奉命置郵迅速可至且疏云以十十一月往以四五月歸則造船備貨當在數月之前乃今遲遲其行姑待來年則伎倆亦自可見矣今兩臺章疏已上猶藉嶷至省嚴加約束以待明旨一精嚴有司足制死命於戲拔珠抵璧之風既難望於叔季轉圜投水之喻又難必於朝廷以杷包瓜令其自潰至計無所施金無所出朝廷責以欺罔之罪始見封疆之臣爲國討誠忠而羣小果不足信也

日本附

魏報倭女王詔 景初六年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

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
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
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荅汝所獻貢直又特
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
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
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
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
好物也附宋永初二年詔○倭讚萬里脩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宋大明六年詔○
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脩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

元與日本書

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
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
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
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
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
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
麗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
好恐知之未審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

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
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
王其圖之又命趙良弼往使書○蓋聞王者無
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
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
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賫牒以還復寂無所聞
繼欲通問屬高麗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
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
不然日本素號知禮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
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
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
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
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
樂爲也王其審圖之

御製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
易俗華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
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
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
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
釁今年人來否眞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
負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臧澥居滄溟罔知
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
詔諭想宜知悉洪武三年諭日本國王良懷○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

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漠北虜夷竊主中國汚壞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番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少入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御製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致意專答日本國王嗚呼王居知上帝賜音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縣黎不守已告但知環海爲險限嶺頭石角爲奇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爲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鳴蛙仰鏡觀天無乃搆隙之源乎恐王大畧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自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始號日倭後惡名遂改日本其通使中國上古勿論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方物生日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賜以親田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

上宋順帝表 昇明問年 倭國王武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

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隷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

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強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宋書曰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上宋太宗表　　僧奝然

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一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僧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
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
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妄以下
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宜旨頻降恣許荒
外之跂涉宿心克充協粗觀寰內之瓌奇況乎金
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
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禀學巡數寺而優游遂
使蓮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
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

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
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
高五岳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
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
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
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泪伸紙搖魂不勝莫
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喜因等
拜表以聞　僧奝然來朝還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請計處倭酋疏 [illegible] 明許孚遠　福建巡撫都御史

爲偵探有據廷議紛紜懇乞審定大計殄滅狂
酋事臣入境之初據指揮沈秉懿史世用稱奉
石尚書密遣打探倭情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
可使令還報石尚書史世用貌頗魁梧才亦倜
儻遂遣取海商許豫令世用扮作商人同三薩
摩州二十二年三月許豫回報舊年七月船收
日本莊內國內浦港距薩摩州尚遠探得州酋
滕義久同許儀後隨關白去名護屋地方史指
揮分別潛去尋覓同伴張一學等密往關白居

住城郭探其動靜趣居八月關白同義久幸侃
儀後等回九月初三日豫備禮物以指揮作客
商進見幸侃幸侃曰恐非商取儀後答曰亦大
明一武士也侃將自穿盔甲送豫有大隅州正
興寺倭僧玄龍來問曰船主得非客探我國之
官耶豫權答曰是因爾侵伐高麗
皇帝不忍發兵救援近遊擊將軍來講和好福
建許軍門欲發商船　未審虛實先差一船人
貨來此原無他意倭僧將信將疑十一月義久

會幸侃等差倭使黑田嘆豫覆試前情倭僧玄
龍與豫面寫對答喜爲足信仍奉文書一封旗
刀二事付豫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
意延二十三年正月豫始得回斉倭僧所上文
書旗刀幸侃送豫盔甲一副又莊内國倭僧滕
一雲送豫倭刀一把根占國倭僧平重虎送豫
鳥銃一對逐一呈報一探得關白平秀吉今稱
大閣王年五十七歲孚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平
日姦雄詭許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侵入

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許其數病死亦不計
其數弓盡箭窮人損糧絕詭計講和方得脫歸
一關白造船千餘大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八
十枝中船長七丈濶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枝諸
倭云倭和婚不成欲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點
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姦巧機謀者雖七
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番
每年至長岐買賣透報大明消息仍帶倭奴假
作佛郎機潛入廣東覘伺動靜一關白姦奪六

十六州必拘留子弟為質令會長出師以侵高
麗實置死地各國暫屈雖恨不忘察義久等甚
有惡成樂敗之意一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
被虜日本生長雖居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識
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籌策令其回歸
又據商人張一學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
報一平秀吉有三帥名石田淺野大谷大小謀
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自備乾米絡繹接應
處處含冤一豐後州會首野柯蹉聞大明助兵之
喪膽逃回吉剿殺一家一兵入朝鮮內湧港拙
遜七十人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國大船裝倭三
百回者止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船隻
慣泊之處今發往呂宋船四隻交趾三隻東埔
一隻暹邏一隻佛郎機二隻興販出沒此為咽
喉也一器械不過黃硝烏鉛硫黃日本產出焰
硝隨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大明所出香山
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一日本有罪不論
輕重登時殺戮壬辰吉兒病故妄殺乳母十餘

人癸巳吉在名護屋回聞女婢逼姦將男女四人燒大堺野中究殺七十餘口一吉自擅政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天正二十年改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閤王將關白付與義男孫七郎字見吉年三十智勇不聞一虜掠朝鮮良家子女糠飧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被虜厚給衣食欲拜爲軍師謹等萬死不願一此臣又屢閱邸爲一封貢一事本兵經略大臣與臺省諸臣持論不決朞月於此臣在封疆不

容無言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思攘奪者甚衆陰謀伐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佯爲降順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妻女充塞臥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其不勝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遠道輸糧原無與大兵動大衆之舉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日事殺人而虞其噬多

行不軌而慮其姦故出則蒙面昨則移徙彼彼亦自知不免于禍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寘死亡之地此神明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憑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怒臂當車豈可久長且彼雖數十萬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勝算在我而又絕其嚮導乖其所之彼未可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數萬計日須數

百石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不久困斃立至曩時倭犯浙直閩廣間雖受荼毒卒就殲滅昨入朝鮮不下一二十萬死亡過半倭倆可知矣莫爾東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有韓白之畧又或懷豫讓之謀故以臣策之必不能得志於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顛蹶亦理勢之必然今中外洶洶畏蜀如虎者皆過也君若封貢之說諸臣言之甚詳無容復置喙竊謂山城君雖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

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寘山城君何地祟玄蘇佔亂乎紀綱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與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機會偶有可乘今非若此也秀吉無故興兵陷我屬國君臣蹢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君謂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封貢則進要卽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

賊於金海釜山築城造屋運真種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尚可謂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名號以讋服諸夷益以恣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僨於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死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則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紿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苟且之謀得行其間我經畧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而過信行長諸會又因行長諸會而錯視秀吉不知秀吉

豺狼之暴狐兎之狡必不可信義處者也觀請
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
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
貢求市朝廷將何以處之今當事之議欲令倭
盡歸島不留一兵朝鮮以聽命顧彼方肆無忌
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帖然順從臣恐不能得此
於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
將誰責耶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不知
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

遲速之間耳伏乞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
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諭日本諸酋以擒斬
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
之夫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
然後姦雄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不久當殄滅
無難也臣以為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
備禦莫重於征剿何者倭酋倡亂惟在秀吉一
人諸州酋長面降心異中間有可義感者有可
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

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故曰莫妙于用間備禦之策屢奉申飭亦嚴矣臣惟遼陽天津密邇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踈虞震驚宸極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各省直兵防更於今日嚴為整備使其入寇或犄或角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而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彼膽

於我臣以為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
皇上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會師上游直擣倭國此堂堂正正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剿或者謂興師遠涉為費不貲臣計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二百萬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征剿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海防又可息肩

各處餉銀可坐省其半一勞永逸未有若斯舉
矣又聞元世祖舟師討倭溺十萬衆五龍山下
談者恒爲口實臣料世祖雖雄其實虜人不諳
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
不識風汛之人顛倒沉溺百萬何用今東南舟
師必習波濤必知風汛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
民與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
日也夫人情畏倭而慮其衆來又株守而憚於往
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誠知備禦之策攻伐之

謀不忠其來復制其往兵志謂未戰而廟算勝
者此舉是也臣非不知諸臣值時勢之艱從權
變羈縻之術何敢輕爲撓阻但灼知封貢非利
不封貢非害敢效愚忠仰贊廟畫惟
皇上斷而行之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久
安長治之計從此可得矣

論曰文告表狀古今之所馭夷大率盡此蓋睽
則聯之以信服則懷之以仁硬則威之以兵行
遠惟文傳信乃數讀此者愈以悟一張一弛之

道而凡同軌同文之徵矣

東西二洋考卷之十二

逸事考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秦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七郡置交阯刺史督領之時又建朔方郡已開北垂遂辟交阯於南爲子孫基阯也交阯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主交阯九眞二郡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

討越王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為交阯九真太守見水經註○按後漢書男女同川而浴故稱交阯

蜀王子將兵三萬討雒王服諸雒將因稱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他舉衆攻安陽王有神人名皐通下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見水經註

馬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群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為羣又分兵入無編至居風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鑿南塘者九真路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年馬援所開○俱見水經註

馬援所過輙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見後漢書

任延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眞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移書屬縣各使男

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賑助之同時相娶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見後漢書

永和二年區憐攻象林交阯刺史樊演發兵救之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御史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幷力討之不利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以爲憂召公卿問方畧拜祝良九眞太守張喬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嶺外復平 見後漢書

李進中平間代賈琮爲刺史請交阯依中州例貢士其後阮琴以茂才任至司隸校尉人才得

與中州同選蓋自進始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攻燒縣邑扇動九眞與相連結交阯刺史夏方招降之後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攻殺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眞太守倪式戰死都尉魏朗討破之渠帥猶屯日南衆轉盛延熹三年詔拜夏方交阯刺史方威惠久著日南相率詣方降 見後漢書

周乘爲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絕域習俗貪濁彊宗聚姦長吏肆狡侵漁萬民臣欲爲聖朝掃

清一方時屬城解綬者三十餘人
士燮拜交阯太守氣宇寬厚謙虛下士天下喪
亂不廢職貢詔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吳孫權遣
步隲刺交州燮奉節度脩貢不欽封龍編侯水經
註曰龍編初名龍淵立州之始蛟
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改龍編
交州治羸𨻶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
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
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見王範交廣春秋
漢交阯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
黃武中交阯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蔕以
為瑞異羣臣畢賀見南方草木狀
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為虎數月還作吏見交州記
呂岱為交州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以燮子徽
領九真太守以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為交
州以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
史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拒良岱督兵三千晨
夜浮海與良俱進徽不知所出率兄弟六人肉
袒迎岱斬送其首徽將甘醴等率吏民攻岱岱

奮擊大破之復進討九眞斬獲萬計遣從事南宣國化林邑諸王遣使奉貢（見吳志）

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耶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見水經註）

越人鑄銅爲船在安定江潮退時見（出交州記）

王機遣使乞爲交州會杜弘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謀反陶侃擊破之又遣別將討機斬之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但一函紙足耳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加都督交州軍事（見晉書）

日南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白裸袒無衣襦（見博物志）

盧循冠交州刺史杜慧度以火攻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赴水死傳首京師封龍編侯見水經註按晉書盧循勢屈先鴆妻子又召伎妾問曰我今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自投於水慧度取尸斬之與此不同

虞國爲日南太守有惠政田則雙鴈隨軒及還會稽鴈亦隨焉既卒猶棲墓不去孔曄會稽記

高駢爲安南都護時南詔陷交阯駢擊破之進靜海軍節度使唐書曰駢大破南詔收所獲監軍李維周匿捷書不奏劾駢玩敵更命王晏權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會還首京師見艨艟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匿島中間關至京天子覽書群臣皆賀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改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

交州有鳥王如鵲頭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純黑色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三兩枝以膠掃着取鳥王置其下鳥王鳴呼衆鳥鬪聲爭集其處或銜果實或送虫蟻皆送鳥王諸鳥著膠猱子下收之見寰宇記

胡盧笙者交阯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嶺表錄異

宋太宗遣李若拙以玉帶賜黎桓桓出郊迎然詞氣悖慢曰向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非交州兵否若交州兵則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曰上初聞寇雖未知所自然以足下拔自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大臣僉議朝廷建節帥以寧海表今蠻賊寇害是交州力不能獨制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剪滅之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當漸清謐今不復會兵也桓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聖君容貸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謝 見宋史

黎龍廷遣黃成雅來貢會含光殿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宰相王旦旦曰子產朝周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固辭受下卿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 見宋史

李天祈遣使入貢詔館懷遠驛安撫使范成大
言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陪臣豈得與中
國王官亢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報謁
宜遵舊制詔從之見宋史

元遣柴椿再諭陳日烜來朝若不能自覲則積
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以
代其土民不然脩爾城池以待審處見元史

交阯道士年九十九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
庵于金仙水石上養一雞大如倒掛于日置枕
喃間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
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
金盒中時使出戲衣褶常以詩自娛云流動乾
坤影花沾雨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
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污禪
床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列道神也後莫
知所之見廣州志

莫登庸本東莞蛋民交流寓安南宜陽縣社長
名之曰莽蓋無定跡之義也以漁爲業登庸有

勇力黎瀅以爲都力士竟至篡國而終爲義子
阮敬所鴆（見月山叢談）○以上交阯

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
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
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
逕（見水經註）

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咸驩咸
一邑南屬鹿蒲岡鳴咆命噅警嘯聒野孔雀飛
翔蔽日籠山渡治口至九德（見林邑記）

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一
至老南移之嶺崒不踰仍倉庚懷春於其北翡
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
遊俗姓塗分故也（見林邑記）

林邑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塹流浦周繞城
下東南塹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
邊兩端廻折曲入城周圍入塼城二丈上起塼
城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門上架屋
屋上構樓飛觀鴟尾迎風拂雲騫翥嵬一但制

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為前門當兩淮渚濵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壍北廻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壍對溫公壘交州刺史溫放之征林邑今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濵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合堂庑殿南壁不開書牖冊墀檼題桷椽多諸古法廻廊曲掖綺牖紫窻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逕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

丘連甍接棟檐宇如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見水經註

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故以比影名縣闞駰曰比讀蔭芘之芘影在巳下言為身所芘也見水經註

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陽邁見南齊書

阮彌之征林邑楊邁出婚不在阮謙之領七千

人先襲區粟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
海岸遇風楊邁攜婚部伍三百許船夜於壽
泠浦相遇闇中大戰謙之手射楊邁柁工以風
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見水經註按宋書曰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克引還
宗慤隨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王傾國來拒具
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謂獅子威服
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遂克林邑見宋書

小水⿰山非纍歷常出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
分溪別壑津濟相通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
創落象即是處也見水經註
隋煬帝時常駿使赤土還入海見綠魚群飛水
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並山而行海水色黃
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見北史
范頭黎死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
於玄闕之外見舊唐書
大中祥符四年占城貢獅子詔畜苑中留二蠻

人以給豢養上憐其懷土給資糧遣還 見宋史
占城交阯素仇後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
詔遇朔日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交人入
垂拱殿占城趍紫宸殿大宴則東西坐 見宋史
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囷
頂上一孔大如甕俗以爲珠穴 見寰宇記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鬬人登樹取衣掛樹
枝綠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
樹枝倒不見人踏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

死肉麁連皮煑易熟牙筭足掌肉稱佳 見安南志
占城犯姦者男女共入牛贖罪負國王物者以
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 見宋史
占城野水牛甚狠是人家耕牛走入山自生長
年深成羣但見人身穿青者必趕來抵觸而死
見華夷考
占城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爲異與家人
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
即活如舊若封固其頂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

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見星槎勝覽）
林邑山楊梅大如杯椀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
人重客不得飲（出林邑記）
海棗身無閑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生十
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大如杯盌味極甘
美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出南方草木狀）○以上占城
赤土豪富之室恣意華靡惟金鏁非王賜不得
服用（見隋書）
赤土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
美（見隋書）
勘合號簿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以後漸及諸
國每國勘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暹字
勘合一百道及暹羅字底簿各一扇送貯內府
羅字勘合一百道及暹字號簿一扇發本國收
塡羅字號簿一扇發布政司收比遇朝貢塡寫
國王使臣姓名年月方物令使者賫至布政司
先驗表文次驗簿比號相同方許護送至京每
紀元則更換給○（見廣東通志）以上暹羅

訶陵有三十二大夫大坐敢先爲最貴見唐書
闍婆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黄金以贖
惟寇盜者殺之見宋史
爪哇港口一州長尾猢猻萬數一黑色老雄猴
爲主一老番婦隨側婦人無嗣者備菓酒往禱
老猴喜則食物餘諸猴食盡即有雌雄二猴來
前交感婦回家便有孕否則無孕見華夷考
爪哇國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
髮生子百餘常食啖人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

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遂爲國主即領
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復一齒安業至今國
之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
時至我大明宣德七年見星槎勝覽○以上爪哇
眞臘城皆疊石郤無女墻亦有監門者惟狗不
許入門城甚方整四方各石塔一座曾受斬趾
刑人亦不許入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中有卧銅佛
臍中常有水流出
眞臘惟國主打純花布大臣打踈花布惟官人

打兩頭花布新唐人打兩頭花布人亦不罪以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國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皆國戚爲之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二柄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又次之止一金傘柄又其次也下者止一銀一柄而已亦有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呼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呼廝辣的傘用中國紅絹其裙直拖地油傘以綠絹爲之裙卻短人知蠻人醜黑不知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府第也婦女多有其白如玉一布經腰之外皆露胸酥國主之妻亦如此國主凡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嬪婢三五千番主與正妻同坐金窗中諸宮人次第列兩廊供出入之役者呼陳家蘭不下三千御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額門前削去其髮塗以銀硃及塗兩鬢傍以爲陳家蘭別耳番婦產後作熱飯抹之以鹽納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夫適遠從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直臘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大小盡與中國不同閏歲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開建除之類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

鹵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與中國同但呼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雞爲欒豬爲直盧牛爲箇之類

眞臘爭訟雖小必上聞初無笞杖但聞罰金重事亦無絞斬止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次有斬指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夫或知之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資與之方免人家失物疑人爲盜以鍋煎油極熱令伸手於中果偷則手爛否則皮肉如故又爭訟莫辯曲直國宮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無理者必生瘡癤或咳嗽之類有理者畧無纖事以此剖判謂之天獄

眞臘地苦炎熱日非數次澡洗不可過初無浴室盂桶但家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男女皆裸形入池或三四日城中婦女至城外河中漾洗河邊脫去所纏布入水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踵頂皆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有病多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

眞臘糞田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
不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爲所鄙登溷旣畢必
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飯按隋書曰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開
成版凡要木成段亦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上
以茭蔁葢覆卻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
新拏所粘之油魚油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卻
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
頭尖可載數人名爲皮闌以上俱眞臘風土記

三佛齊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自
備兵器糧糗見宋史

治平中三佛齊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入貢遇
風船幾覆禱天有老翁現雲端浪旋息時冦瓔
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囉囉覩之郎
向所見也及還告地華伽囉遣人詣廣鴆工重
建施錢十萬置山田於黿塘以充常住鑄大鐘
覆以樓明年地華伽囉潑剪其爪髮送道士葬

之鼉塘至今祭焉見廣州志

神鹿高三尺許前半甚黑後半白花毛純可愛止食草木不食腥出舊港國見華夷考以上三佛齊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晳出輒鄣面日五拜天神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法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男子闘見唐書

大食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其手脚頭着樹枝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見舊唐書

大食國出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月割取脂再縫合之不取則脹死見方國志按大食有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一二十斤行則以車載之唐書謂之靈羊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司禮監傳諭戶部取龍涎香百斤檄下諸藩懸價每斤償一千二百兩往香山澳訪買僅得十一兩以歸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眞者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

兩褐白色問狀云褐黑色者採在水褐白色者採在山皆氣不賡而客地山商周鳴和等再上遍前十七兩二錢五分馳進內辦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太監孫順為備東宮出講題買五斤司禮監香把總將俊訪買二十四年正月進四十六兩再取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買進四十八兩五錢一分二十八年八月買進九十七兩六錢二分自嘉靖至今夷船聞上供稍稍以龍涎來市始定買解事例每兩價百金然得此甚難見廣東通志○以上龍涎

成化間撒馬兒罕使臣枉道至廣東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布政使陳選言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旨入海宣索驚擾域中貽譏海外見昭代典則

紅毛鬼抵澳夷拒不納蒲剌加何其舟回遮殺殆盡見廣東通志○以上麻六甲

人到吉里地悶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淫汚之故也見星槎勝覽○右池悶

佛郎機在爪哇南二國用銃形製同但佛郎機銃大爪哇銃小國人用之甚精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一掌一臂嘉靖初佛郎機遣使來貢行使皆金錢其人好食小兒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之其法以巨鑊煎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去苦皮其兒猶活剖腹去腸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兒被掠益衆海道汪鋐以兵逐之不肯去又用銃擊敗我兵乃使善水者入水鑿沈其舟盡擒之汪鋐由此薦用後為吏部尚書曾北虜入寇鋐建議請頒佛郎機銃於邊鎮詔下所司施行三邊頼其用然鋐既語諄復可厭兵部郎中吳縉見而笑之鋐怒黜為銅仁知府或戲之曰君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見月山叢談然今在呂宋者卻不聞食小兒之事

呂宋最嚴狡童之禁華人犯者以為逆天輒論死積薪焚之以上呂宋

裴清使倭東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

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見隋書

貞觀五年日本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龍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未幾初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見唐書

唐日本王子來朝王子善棋勅顧師言爲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有集眞島島上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生玉棋子冬溫夏冷故謂冷暖玉又產如楸玉其狀類楸琢之爲局光潔可鑑師言與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廻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

倭國有天王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國王受國事掌兵馬盛衰疆弱更替不常續文獻通考

元豐時明州言得倭國太宰牒遣仲回等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仲乃海商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並從之見宋史

日本人善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見續文獻通考

肥前州島酋村山等安者受彼武藏總攝之命監主市易交關唐人者也明石道友乃領倭出販渠率舊舟送偵探官董伯起來還旗書單冀凱旋四字海道副使韓仲雍馳至海上召倭目譯審情實問渠何故侵擾雞籠淡水稱自平酋物故國甚厭兵惟常年發遣十數船挾帶貨本通販諸國經過雞籠頻有遭風破船之患不相救援反掠我財乘便欲報舊怨非有隔遠吞占之志也問渠何故謀據北港稱通販船經由駐泊收買鹿皮則有之並無登出久住意或漁捕唐人見影妄猜或恐別島生端啟害問渠外海商販何故內地劫掠稱國王嚴禁不許犯天朝一草一粒緣各商趨風飄入浙閩不得已沿途汲取出身官兵既劫賊相待因而格鬬未免殺傷且各商去國遠不必謹守國法有信附舟唐人恐嚇起釁者有被劫海唐人教誘取利者國王寔不知聞聞則必根查之而

極誅之董伯起親見舊年同道友來擄去漁人
張上春歐達老船衆五十餘輩今盡監繫待回
報行戮是也問渠何故挾去伯起稱上年彼國
發商船十一隻阻風失綜其二船係島酋親子
至今未還其七船與浙兵纏住厮殺推道友二
船先到東湧遇小漁船逸代樵汲弁作眼目詢
知軍門黃都爺多撥船兵火器係是韓海道新
行訓練十分精利於漁船叢中覺察伯起有異
質問係是海道中軍官人禮請過船同到日本
一則欲待官兵追及央其分剖一則藉此歸報
國主明非遑留寔不敢輕慢問渠今又何故送
還伯起稱總攝嗣立未久每念四夷皆得自通
天朝而彼獨隔絕先世亦常列名職貢而後乃
棄捐心中時常以爲耻債今因送到伯起詞氣
敢介愈仰　中華人物始悟每年輕舟遞販我
寇進謗或稱　衙門差官以來與饋萬貨互市價
值竟至脫騙皆詭濫刻民使小國慕化之心有
負而　天朝字小之恩不洽今幸撥雲見日自

願輸忱春信風柔始差道友等整船送回至恭
進表文經沈參將諭以不合體式原帶繳回矣
問渠何故侵奪琉球使吏治其土宇稱係薩摩
酋陸粤守恃强擅兵稍役屬之今歲輸我王不
過銀米三千收利幾何而不忍剖出但須轉責
該島耳本道隨諭汝弁琉球皆吾　赦前事當
自向彼國議之又問渠來意何求稱送還華官
得一公文回報圖好體面傳好名聲別無他求
但願自後鑒我倭人船衆止是通販不是行刼
官兵相遇莫輙鬬殺本道諭汝來西販先經浙
境乃　天朝首藩也適南爲臺山爲礵山爲東
湧爲烏坵爲彭湖爲彭山皆我閩門庭之內豈
容汝涉一跡此外溟渤華夷所共窮兵芰雜漢
過不先汝或飄風暫時依泊不許無故登岸或
爲曠日所誤望山取汲不許作意淹留我兵各
有汎地防圍驅逐自難弛縱但汝自取方便明
聲稟而遠颺去可矣渠又請歸島酋知國主先
犯料羅大金之人係何島商倭則請官蒞殺之

國中如唐人撥置則差倭縛送于境上以表効
順本道諭使命往來非疆吏所得擅議本省
奏聞發落尚延日時汝船經由港澚或招猜釁
汝國中一動一靜我院道悉見悉聞果不食言
自汝國長利也旋又諭上年琉球來報汝欲窺
占東番北港傳旨盡妄 天朝因汝先年有交
通胡惟庸之事有擅遣宋素卿在驛閧殺之事
有誤信汪五峯頻年入寇之事近年有平秀吉
侵擾高麗之事疑汝嫌汝懸示通倭禁例益嚴
其實遠與窮棍挾微貲涉大洋走死騖利于汝
地者弘綱濶自尚未盡絕汝若戀住東番則我
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望過番兵交之利鈍未
分市販之得喪可覩矣歸示汝主自擇處之明
石道友等各指天拱手連稱不敢不敢因量賞
花紅布絲復椎牛釃酒大饗之仍頒布旗大書
福建發回日本効順夷目俾懸桅上給糧遣回
○見款
倭詳文

倭自言爲泰伯之後見梁書

論曰逸事非盡稗官之殘簡流俗之瑣談也或
臚列于正史而事近迂緩或參考于國故而事
近纖屑或謏傳于前籍而事近荒唐本傳所不
勝載者咸彙而存焉分之則碎金屑玉合之皆
珠船寶出固麈談所必資抑狐掖之竝採云爾